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15**冊 宋代《崇文總目》之研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代《崇文終日》之研究/景圖東著一初版一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民94]

序 1+ 3 2+146 面: 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第15 胎)

ISBN: 986-7128-00-1(精菜)

1. 崇文總目 - 研究與考訂 - 觀書目錄 - 中國 - 宋 (960-1279)

018.12

94018949

ISBN: 986-7128-00-1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 編 第十五冊

宋代《崇文總目》之研究

作 者 張剛東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幾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 02-2923-1455 / 傅真: (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ct

初 版 2005年12月

們 初編 40 冊 (特集) 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宋代《崇文總目》之研究 張園東 著

作者簡介

姓名:張圍東 籍貫:山東省蓬萊縣人 出生日期:民國 48 年 12 月 7 日 現職:國家圖書 館編輯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文學士,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中國文 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經歷:中國技術學院圖書館館員,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助理 編輯、編輯 著作:專書有《山中樵傳》,論文有〈日據時期南方資料館之研究〉、〈圖書館 與口述歷史〉、〈圖書館與地方文獻〉等三十餘篇文章。

提 要

研究歷史者在觀察目錄學所著重的,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成為學術史的重要參考工具。 []錄是書的歷史:而[]錄學的發展,就是學術史的發展。

宋代政府的官修日錄是在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需求下,以及雕版印刷逐漸發展的情況下和唐代日錄工作的豐富經驗累積下編成。宋代將三館祕閣做為培養學術人才和高級官吏的文化機構比唐代更為突出,其學士、校理、校期大多是從科第中選出來的優秀人才,能有較充裕的時間和較高的學識,從事補充圖書、整理圖書。

宋代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每隔三朝兩朝就纂修一次國史,便將政府機構各庫藏目錄集中整理一次,編成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就是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下編纂出來的。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決定編製國家的藏書目錄 《崇文總目》時,便在崇文院內成立了獨立的機構,以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及秘閣中有圖書目錄專才之人做基礎,任命王堯臣、歐陽修等,合併利用四館的藏書,經過七年的時間,於慶曆元年(1041)編成《崇文總日》六十六卷、敘錄一卷,共著錄圖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

《崇文總月》是北宋官方一部重要的藏書日錄。它的纂修,是對北宋前期,主要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大力收集歷史文獻的總結。此日上承《開元群書目錄》、下啟《四庫總日提要》,其書雖已遺佚,然就其殘存者視之,頗是為後世編製日錄者所效法。

《崇文總日》編成以後,受到許多目錄學家的讚許;也得到一些人的抨擊,但它對宋代 圖書的補缺、辨別圖書存亡、真偽等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它的分類和著錄的方法對後世圖 書分類和著錄,以及目錄學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在我國日錄學史上應給予應有的地位。全 文凡分六章:

第一章〈緒論〉:首先敘述宋代官修日錄的發展及其特色。逐一說明本論文研究之目的、範圍與研究取材及方法,並確立研究之方向。然就相關文獻做一探討,瞭解當前所研究的成果,並加以分析與補充。

第二章〈宋代官府藏書〉: 共分三節,敘述官府藏書的體系與特色,圖籍的蒐集與整理, 以期瞭解宋代圖書的來源、詔購圖籍及整理圖書的情況。

第三章〈崇文總日與館閣制度〉; 共分二節,分述宋代三館一閣的建置目的,以及分析 館職的設置情況,並且說明宋代館職的特色,以期瞭解館閣在宋代所佔的地位及其所扮演的 角色。

第四章〈崇文總目之纂修〉: 共分三節,分述《崇文總目》的纂修過程; 並對纂修作者逐一介紹,最後對於《崇文總目》卷數及傳本的記載與流傳,詳加分析與說明,並對錢輯釋本的得失作一番探討,以期瞭解《崇文總目》卷數及傳本流傳經過。

第五章〈崇文總目之分類與體制〉: 共分三節,旨在分析《崇文總目》的分類及其特色,並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比較分類之異同,最後對於《崇文總目》的體制加以探討與分析。

第六章〈景文總目之評價〉: 共分三節,首先對《景文總目》本身的優缺點加以分析,並對《崇文總目》的功用分項探討,也針對《崇文總目》對後世的利用情形加以敘述,以瞭解《崇文總目》在目錄學上的功能;並總結及重申各章節的考察與心得,並綜合筆者的意見,說明《崇文總目》在目錄學史上的意義與地位。

自序

目錄學是以圖書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無論在過去或現在,對於深入進行某門學術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目錄學對於學習、教學和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知識。懂得運用有關目錄學方面的各種工具書,也是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

宋代是我國封建經濟發展較快速的時期,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爲社會經濟的繁榮奠定堅實的基礎。我國雕版印刷在宋代非常發達,而活字印刷也發明於宋代。手工業書坊的興盛和商業交通的發達,爲書籍的刻印與流傳,創造有利的條件。因此,宋代官私藏書超越前代,達到我國中世紀的高峰。

宋代政府的官修目錄是在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要求下,在雕版印刷逐漸發展的情況下和唐代目錄工作的豐富經驗下編成的。宋代將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及秘閣作爲培養學術人才和高級官吏的文化機構比唐代史爲突出,其中的學士、校理、校勘,大多數是從科第中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能有較充裕的時間和較高的學識,從事補充圖書、整理圖書。另外,宋代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每隔三朝或兩朝纂修一次國史,便將政府機構各庫藏書目錄集中整理一次,編成國史藝文志。而『崇文總目』就是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之下編纂而成的。

《崇文總目》爲現存最古的宋代公藏書目之一。記一代流籍甚備,敘釋亦多, 甚具識見。對於瞭解當時的政府藏書事業、檢驗古籍的完缺存佚,有著重要的參 考價值。因而,對《崇文總目》值得去做一凡徹底的磨勘,來分析古籍的種類及 分類方法;針對其編纂過程及其影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發揮占籍日錄 的功用,進而分析當代目錄學發展的特點及其影響,找出日錄學產生和發展的一 般規律,這正是本文所探討的目的。

本書的內容,可以提供宋代目錄學研究者參考,惟因本書撰寫倉促,且筆者 學識有限,恐多有疏誤之處,尚祈同道,不吝賜正,無任感謝。

> 張圍東識於國家圖書館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



卢 序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及範圍7
第二節	研究取材及方法9
第三節	文獻採討10
第二章	宋代官府藏書
第一節	官府藏書體系13
第二節	官府藏書之蒐集20
第三節	官府藏書之整理
第二章	《崇文總日》與館閣制度41
第一節	館閣機構41
第二節	館職設置47
第四章	《崇文總日》之纂修 57
第一節	《景文總目》之纂修經過 57
第二節	《崇文總目》之作者64
第三節	《崇文總目》之傳木 78
第五章	《崇文總目》之分類與體制91
第一節	《崇文總日》之分類及其特色 94
第二節	《崇文總目》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
	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
falls and the	分類之比較 104
第三節	《崇文總日》之體制111

第六章 《崇文總目	》之評價121
第一節 《崇文總目	1》之特點123
第二節 《崇文總旨	1》之功用126
第三節 《崇文總目	I》對後世之影響 ······ 128
附 錄	
書影 ・:(清) 四庫輯	本《崇文總目》「二卷〈儒家類〉 133
書影 :(清)四庫輯	本《崇文總日》十二卷〈總集類〉 133
書影三:(清)錢侗等	輯《崇文總目輯釋》五卷〈詩類〉 134
書影四:(清)錢侗等	輯《崇文總目輯釋》五卷〈正史類〉…134
參考書目	135
圖表目次	
圖一:宋汴京宮城圖	45
表一:北宋館閣殿	覺表 ~~~~~ 17
表二:宋代獻書賞賜	·覽表 ······ 23
表三:兩宋時期國家	敬書統計表
表四:宋代館閣職官。	表50
表五:《崇文總日》與	艮《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
	『志》、《新唐書・藝文志》分類比較-・
覺表	107

第一章 緒 論

歷史上各個時代的目錄學,都反應在各時代文獻全貌中。唐代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目錄工作和目錄學研究的成就,爲宋代目錄學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宋代是我國日錄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由於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而促進書籍的流通,爲日錄學的發展提供了客觀物質條件。日錄學本身的發展,到了宋代,也已經進入成熟的階段。無論是官修日錄、史志日錄還是私藏日錄,在宋代都要比前代豐富得多。因此,宋代日錄學以不同於其他時代的獨特風格,在目錄學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爲我國日錄學的演進與發展也有若干新的貢獻。

漢劉向、歆父子所創的七略分類法,由魏晉時期所創的四部分類法所取代, 在宋代官修日錄,大抵皆遵循《隋書·經籍志》以來的四部分類法,而無所更張, 僅在類日方面略事增訂而已。在體制方面,尚能沿襲盛唐時期的目錄,有小序與 敘釋。

宋代三百多年間,許多學者在前代的基礎上進行努力和深入探討,取得了引 人注目的成就,使宋代日錄學發展出多元化的方向。

宋初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藏書僅有萬餘卷,宋代在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的同時,就十分注重整理國家藏書。梁啓超也曾說:「北宋整理官書,歷世不怠(註1)。」依據汪辟疆《日錄學研究》一書統計,宋代官修藏書目錄就達十五種左右,這是以往各朝代所無法比擬的。在宋代官修目錄中,尤以《崇文總目》最爲突出,可以作爲這一時期官修目錄的代表。除此之外,比較有影響的還有《中興館閣書目》和《中興館閣續書目》。

《崇文總目》仿唐代《群書四部錄》而編成,爲我國現存最早的官修目錄。

⁽註 1)梁啓超著,《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臺北市:臺灣中華,民國 47年 6月臺一版), 頁 22。

在宋代現存的工要目錄中,唯有《景文總目》能反映北宋國家藏書的情況。《景文總目》的另一成就是在前代奠定四分法的基礎上發揚光大,建立更爲完備的分類體系,對後來的官私目錄產生很大的影響。《崇文總目》的成就,還突顯在解題上, 清朱彝尊在其《曝書亭集》卷四四中指出其解題寫的「辭不費,而每書之本末具見,法至善矣」註2

宋神宗時將崇文院館閣改名日秘書省。據《文獻通考·經籍考》卷 七四得知,宋徽宗時,原《崇文總日》所收之書,已頗有散佚。經過求訪,到宋徽元政和七年(1117)、於原有書籍之外又增加了數百家,超過萬餘卷。將《崇文總目》更名爲《秘書總目》、此日今亦不傳 註;。高宗南渡後,依據搜訪圖籍,於孝宗淳熙四年(1177 ,秘書少監陳騤仿《崇文總目》類次,編纂《中興館閣書目》七七卷、序例一卷,著錄圖書四四、四八六卷和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秘書丞張攀等校理館閣藏書,將,享熙以後所續得的書籍,加以纂輯而成《中興館閣續書目》七十卷,著錄圖書一四、九四一卷,此 目也不傳 註4 。現有民國 21 年,1932)趙土煒輯《中興館閣書目輯考》五卷和《中興館閣續書日輯考》一卷 註5。

依據工應麟《王海》卷五二和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一等書所載,其目凡分四部五十一門,比《崇文總目》增多七類。它們皆仿《崇文總目》之例,有敘錄及小戶,陳振孫批評此目考究疏謬、草率尤甚,遠小及《崇文總目》 計61。僅管如此,此二目可作爲反映南宋國家藏書狀況的官修目錄,並爲宋代國史藝文志奠定了基礎,在宋代目錄學發展上有一定的貢獻,對後來工應麟《王海、藝文》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採用輯錄體解顯的方式有所啓示。

宋代的官修司録・有以下兩點值得注意:

·、闕書目錄的編製

闕書目録乃用以搜求遺書之目録。又稱永遺目錄。就史志所載者考之・是類

EF 2) 清 朱舜尊撰,《曝書亭集》卷四四 崇文書日版 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 57 年, 頁 733。

五 3 元 馬端臨撰·《又獻通考》卷一七四 經籍一 臺北市 新文豐,民國 75年 , 負考 1509。

^{27 4} 采 王應麟撰,《玉海》卷五二 淳熙中與館閣書目,嘉定續書目 收入《景印 又開閉四庫全書》第九四四冊,卷北下 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415~416 ~

紅 5 趙七煒輯《宋史藝文志附編》 中興館閣書目輯著序), 收入《書目類編》,臺北市 成文,民國 67年7月,頁 592~594。

IE 6 宋 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卷 \ 臺北市:廣文·民國 56 年 。

目錄當以《隋書・經籍志》著錄之《魏闕書目錄》一卷為最早。其序云:「孝文徒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註7。」則此錄或以孝文帝向南齊明帝借書之用矣。

唐曾有搜訪圖書的目錄,據《宋史·藝文志》載有《唐四庫搜訪圖書目》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載。而宋代的國書目錄具有兩大特點:

- 、一)北宋曾多次編製闕書目錄,除宋初太平與國、嘉祐時,編有搜訪書目己見 著錄外,到北宋末期的宣和時期,還曾下令搜訪募獻館閣缺書,則自應編 有闕書目錄。
- 、1)編製闕書目錄,不僅參校館閣藏書目錄,往往還參驗上度私人和州郡藏書 目錄,擴人搜訪範圍。

搜缺補遺的前提是清點藏書; 訪求漸備的目的是補充庫藏, 進而為土正訛謬 善本異本。為校而求,求到必校。校前清點,有缺必錄。宋代人量編製搜訪書日, 構成當時圖書校勘整理事業和目錄編製事業繁榮的一面。其意義和作用,都是不 能低估的。

1、編月與圖書審查相結合

宋代整理藏書時,編目往往是第一道工序,因爲當時所謂的編次圖書,是同時包含圖書審查在內。一書是否需要整理,在編目時就要定下來。例如:《崇文總目》的編製過程,同時就是審查資料的過程,要求主其事者將正副本看樣,定其存廢,僞謬重複,並行刪去,內有差漏者,令補寫校對。所以,《崇文總目》的編製,本身就是對當時國家藏書的一次全面審查。編製《學文總目》,並不意味著整理工作的結束。恰巧相反,由於圖書審查,引起新的校理任務。因而,編目與圖書審查相結合,是校書的準備階段。被《崇文總目》編者刪去之書,後世固莫之見。不過,《崇文總目》中確有定存廢的痕跡可尋。在《崇文總目》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春秋龜樂》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远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 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次敘,今存以備討閱 至 8. c 這應是介於存廢之間而勉爲登錄的例了。

審查並著爲目錄而不讎正的例子,也在北宋昌現。寶元二年(1039),學上院、

可大監同定《禁書日錄》一卷,便係如此 計9 。先編後校,編目與圖書審查相結合,透過編目發現圖書中存在的問題,編目與校讎在一個機構中,這些都是日錄學還沒有完全獨立的表現。實際上,編目是一個獨立環節。以《景文總目》爲例,又是將崇又、秘閣四館書合併著錄,這又超出諸館校定文字的範圍。這種統 編目的現象,正是目錄學獨立的趨勢之一。

宋代十分注重修撰本朝歷史,就是所謂國史,而每種國史又都有藝文之,這 就在日錄事業發展史。開創了寫當代史 5日錄的先例。

末代的史書目錄,除了傳統的記 代藏書之盛的《新唐書·藝文志》外,首次出現了在中國目錄學史上自成一體的當朝國史藝文志,並且產生了一部通史藝文志 鄭樵《通志·藝文略》。

歐陽修等撰《新唐書·藝文志》時,曾依據當時的具體情况,對史志目錄的編纂方法做了 些變通,首創未著錄方法。由於劉昫等撰《舊唐書·經籍志》只依據《古今書錄》、對開元以後新出的著作則以「不欲雜其本部」爲藉口,不予著錄 私 10 一雖因《古今書錄》已佚,對保存其原貌是有貢獻的,但卻抹殺了問元至唐末近二 1年的著述,不能完整的反映唐一代的藏書和著述概況,參考價值卻因此而降低。梁啟超斥之曰:「諸史志中體例尤窳劣者無過本志 和 11 。」歐陽修等人爲懶補《舊唐書·經籍志》的缺失,在編纂《新唐書·藝文志》時,爲保存《古今書錄》的原有著錄的情況下,變通了《漢書·藝文志》時,爲保存《古今書錄》的原有著錄的情況下,變通了《漢書·藝文志》時,爲保存《古今書錄》的原有著錄的情況下,變通了《漢書·藝文志》時,爲保存《古今書錄》的原有著錄的情況下,變通了《漢書·藝文志》時代的反映唐代的藏書和著述概況,從而提高其參考價值。這爲後代補史藝文志提供了方法,也可以說是後世補史藝文志的開端。不過,歐陽修在《新唐書·藝文志》中對日錄體例所做的改進工作,在日錄學史工有著重要意義,它繼承《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的傳統,又對宋、元時期《國史經籍志》和鄭稱《校臨略》等日錄學名著的編纂有定的影響。後來的《宋史·藝文志》就採用這種方法在四部宋代國史藝文志的基礎上補錄宋寧定以後圖書,計補錄一八六部、四千六三卷。

宋代史志 目錄的另一大貢獻, 就是在我國目錄學史上首創編撰當代史 吉日錄 的先例。宋代的官修日錄上分發達, 為史志日錄提供良好的基礎。宋代的國史藝

証10 (後唐 劉垧撰、《舊唐書・經籍志》序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0 年 1 月臺五 版 。

all 门註1,頁20。

文志據記載只有七種,其中 種南宋時已廢佚,僅餘四種,分述如下:

- ·) 呂夷簡等撰·《『朝(太祖、太宗、真宗)國史藝文志》, 著錄建隆至 大中祥符年間(960~1016)的政府機構藏書一八、「八〇卷
- 、 1) 珪等撰,《兩朝(在宗、黄宗)國史藝文志》,它係神宗熙寧土年至 元豐五年間 1077~1082,宋徽术等依據《景文總目》和崇文院新補 充的圖書資料,餘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編修而成,著錄《三朝、太 祖、太宗、真宗)國史藝文志》未收的新書八、四九四卷。
- 、·) 李燾等撰,《四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 國史藝文志》,凡著錄 、四四二部、「五、二和四卷。
- (四) 不蓄撰人、《中興(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國史藝文玉》 計12 。

上述國史藝文書,在《宋史・藝文志》中亦有記載:

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 次仁、英字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 徽、欽宗四朝一千九五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錄,則兩 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者,四朝於兩朝亦然 3213 。

這些史志日錄今已亡佚,但尚能依據其他記載略知其人要:

- (·) 每類有小序,每書有解題。據余嘉錫所著《目錄學發微》中說: 不人所修國史藝文志,皆有部類小序,與漢、隋志同,亦頗有所發 明,同時每書有解題,此異於歷代正史藝文志。 ## 14
 - 元、陳志錄均曾著錄宋國史 註 15 。可見並非僅由官藏,民間也有副本流傳,則各種史志日錄也隨之傳佈。
- 各志可能都以國家藏書目錄爲主要依據、《「朝志》所據當爲咸平 年 1000)由朱昌、杜鎬等編撰之《咸平館閣書目》、《兩朝志》所據 當爲慶曆元年 1041 E. E堯臣、歐陽修等編撰之《景文總目》。《四 朝志》所據當爲政和七年(1117)由孫觀、倪濤編撰之《秘書總目》。

豆12 來新夏著·《古典目錄學》 北京市 中華·1991年3月 ·頁206。

註 3 元 脱脱等篡,《宋史·藝又志》序,頁2~3

正14 余嘉錫著·《月錄學發微》 臺北市·藝文,民國 63 年 4 月 ,頁 63

五151 宋 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卷四 臺北京·臺灣南務,民國 26 年,長99~100。

宋 晁公武撰·《郡肅潰書志》卷二下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57年 · 頁 110 ~111。

而《中興志》則據陳、張正續《中興館閣書目》詮次而成 計 16 。 (四) 三朝、兩朝、四朝各志均不重複登錄,而僅登錄前未有者,即《未史· 藝文志》所載歷朝《國史藝文志》登錄圖書卷數雖有差異,然出入不人。 唯獨《中興志》因係內渡後重收圖書所編,所以重複登錄者多 計 17 。

另外,這些國史藝文志從主持其事者及所登錄的藏書來看,具有國家藏書目錄 的性質,但它附于各朝國史,又可算作一種當代史志目錄 計 .s 。雖然上述四種國 史藝文士已亡佚,但《王海·藝文》和《文獻通考·經籍考》都有所徵引。在《宋 史·藝文志》序中對這阿部國史藝文志聞去重複、合爲一志有所說明,其序云:

自太祖至寧宗,爲書凡四。志藝丈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有異同,今刑其重復,合爲一志。 註19

其序雖云己「刪具重複」,但是重複顚倒者,不可枚數。依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厥後托克托等作《宋史·藝文志》,紕漏顚倒,瑕隙百出,於諸史中最爲叢脞 註 20 。」雖然如此,這四部國史藝又志爲《宋史·藝文志》奠定了基礎,但由於它們各自爲書、編類不同,這又增添《宋史·藝文志》在編纂上的困難。至於南宋鄭樵所撰的《通心·藝文略》,是我國第一部通史藝文志,首創十二大類完備的分類體系,沖破四分法的束縛,對這類藝文志的收書範圍、力法等力面,都有獨到的見解,對後世產生很大的影響。

宋代政府的官修目錄是在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需求下,在雕版印刷逐漸發展的情况下和唐代目錄工作的豐富經驗下建成。宋代將三館祕閣做爲培養學術人才和高級官更的文化機構比唐代更爲突出,其學士、校理、校勘大多是從科第中選出來的優秀人才,能有較優裕的時間和較高的學識,從事補充圖書、整理圖書。宋代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每幅「朝兩朝就纂修一次國史,便將政府圖書館各庫藏目錄集中整理一次,編成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就是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下編纂出來的。

《崇 人總日》是宋代官方重要的一部藏書白錄,它的纂修,是對北宋前期, 主要是太祖、太宗、真宗、朝大力蒐集歷史文獻的總結。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

紅 6 趙士偉 宋國史藝又志輔本序 ,《圖書館學李刊》第七卷第二期,民國 22 年 6 月, 頁 340。

^{# 17} 阿上註。

王18、杂新夏著、《古典目錄學》、頁207。

註19 · 尤 脱脱等暴,《宋史·藝文志》序,頁3。

曾命振觀、宋祁等審查 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和秘閣的政府藏書,進行 刪謬補漏的工作,另命工堯臣、歐陽修等仿照唐代《開元國部錄》的體例詳加著 錄,於慶曆元年 1041)編纂修成,賜名爲《崇又總目》。此日共八十六卷,冉將 所收錄的一萬六百六十九卷圖書,分爲四部四十五類,包含經部九類、史部十二 類、子部 土類、集部一類。

《崇又總日》元初已無定本,明代及清初八有簡目,一直到清修《四庫全書》時,才開始從《水樂大典》中輯日上一卷;清嘉慶四年(1799),又有錢侗等人從《歐陽文忠全集》、《王海》、《文獻通考》中輯成輯釋五卷、補遺一卷。

《学文總目》對於瞭解當時的藏書事業、檢驗占籍的完缺存佚,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以、分述本論文之研究目的及範圍、研究取材及方法、相關文獻探討。

第一節 研究目的及範圍

我國的目錄學淵源於漢代劉氏向、歆父子的《別錄》、《七略》。依據《別錄》、《七略》撰者也宗旨,則可以知道著作 部目錄,必定先要通盤瞭解一代學術的大勢,及各學派與各書的宗旨,而後乃可以將雜亂無序的圖書部次類居,才能免除凌亂失紀、雜而寡要的弊端。使人一讀目錄,就可以知道某項學術屬於那一家,某書屬於那一派。而對於古今學術的興衰隆替,作者的得欠優劣,都可以從目錄中考索而得。所以,日錄學是以圖書爲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亦是註分類例來部次群書,並進一步推闡各書的旨要。辨學術的源流本末,誌版本的異同優劣,便閱者能夠即類而知道學問,因學問而知道求書,求書時知道選擇版本的一種專門學術。因而,在古代這門學科稱爲校讎學,舉凡圖書的採訪方法、選本、校勘、分類及編撰目錄等,都是它的研究的對象。

目錄學的功用甚爲廣泛,無論是初涉門徑或研究治學,都需用藉以取資,所以歷代學者,尤其是清代學者十分強調對目錄學的重要性。清代史學家主鳴盛在《十七史商権》序中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人 且 21 。」同書卷七人說:「九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 且 22 。」此古治學之上,無不先從目錄學以窺學術堂奧,較之其他學科,九爲重要。宋翔鳳有云:

[「]註 22 清 玉鳴盛撰·《十七史商権》卷七。

自月錄學興,而占今載籍存亡之數,可得而參稽。凡師儒學術盛衰之原,亦有所考鏡 ¥23。

此乃目錄學之汎義、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略例》中說:

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宣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任功千 至 241 。

目錄學就像一提鑰匙,通過它,才能打開書籍實庫的門徑。目錄學無論在過去或 現在,對於深入進行某門學術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當代史學家陳垣有云:

懂得目錄學,則對中國歷史書籍,大體上能心中有數,目錄學就是歷史書籍介紹,它使我們大概知道有什麼書,也就是使我們知道都有什麼,在遺產,看看祖遺的歷史著作倉庫有什麼存貨,要調查研究一下...,目錄學就好像一個賬本,打開賬本,前人留給我們的歷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占人都有什麼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鑽研時,才能有門徑,找自己所需要的資料,也就可以容易找到了(55.25)

他將日錄學的功用說得簡明扼要。因此,懂得運用有關目錄學方面的各種工具書, 也是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中國目錄學的始祖劉向、劉歆父子在編《別錄》、《七 略》時能推闡人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田委溯流。這也就是要熟知目錄,成爲 治史六要之首的重要原因。

《崇文總月》爲現存宋代公藏書日之 。記一代流籍基備,敘釋亦多,甚具識見。對於瞭解的宋代政府藏書事業、檢驗占籍的完缺存佚,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因而,對《崇文總目》本身值得去做深入的探討,並且分析體例及其分類;針對其纂修過程及其背景做一詳細的敘述,從而瞭解宋代官府藏書與《景文總目》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而分析研究宋代目錄學發展的特點及其影響,並找出来代目錄學產生和發展的一般規律,這正是本論文研究的真正目的。

在其研究範圍中,本論文係就兩部分來探討《崇文總目》,第 、先行瞭解《崇 文總目》本身產生的背景及分類體制;第 、研究分析《崇文總目》對學術研究 的影響;並側重以下數端,作爲研究的重心

、末代官府藏書的體系及圖籍的蒐集整理。主要分析宋代藏書體系 昭文 館、史館、集賢區、秘閣合為一體及宮庭殿閣藏書情形,並深入探討宋代

註25 陳均「與畢業同學談談我的一些讀書經驗」,《中國青年》第十六期,1961年,頁3。

帝三對圖籍的整理與重視,透過宋代政府對圖籍的蒐集與整理,以期瞭解 宋代館閣藏書與《學文總目》之間的密切關係。

- 1、《景文總目》與館閣制度。分別敘述景文院及四館的人員,瞭解宋代館閣機構及館職設置的目的,透過纂修機構的運作,分析其重要性。
- .、《崇文總日》的纂修。分別叙述《崇文總日》纂修的過程及其作者,而依據 末代各家藏書目錄及清代《四庫全書》、清《錢輯釋本》等,對《崇文總目》 的卷數與輯本作。探討,廣解總括宋初書籍狀況及古籍的完缺存佚。
- 四、《宁文總目》分類及體制的 考釋。透過類目的調整與增減,以及解題的編製, 足以得知分類體制的專業化。
- 五、《学文總目》的評價 透過各家藏書目對《崇文總目》之糾正與批評,並據 所評來探討《崇文總目》在目錄學上的價值與地位。
- 二、《崇文總目》的價值甚多可作爲今後治學的途徑,從其本身的整理及筆者可 資利用之資料價值,可究明今後的參考研究,可供今後研究的 大方向。

上學八端,前四項係就《定文總目》成書的背景及其館閣制度作 探究,就 其纂修的過程及任者加以敘述,並對其卷數及傳本加以考證,針對其分類體制加 以分析,並補充前人未竟之意;後一項則對《崇文總目》在學術研究上如何發揮 其實用價值,以便達到學術研究之目的。

第二節 研究取材及方法

前代學者對於《是又總司》之研究,或考其纂修,或訪其殘卷,或開列輯本, 皆有獨到之處,然而人都無法深入觸其核心來探究,本論文依據《四庫輯本》及 《錢輯釋本》,並參照各種更料加以探討及研究,以期瞭解《是又總目》的重要性。

本論文所採資料來源,以輯《水樂大典》本(四庫本)《崇文總目》 卷及 魯雅堂本清錢侗等輯釋《宗文總目》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爲主要依據,此 外;宋至清人文集、筆記、史傳及藏書史中有關於《崇文總目》之記載,並引用 宋至清各家書目,或爲所考書目,以及民國以來日錄學專著、並蒐集整理臺灣、 人陸學者仁此方面之論述資料,皆蒐錄採用,並加以分析與探究。

本論文之撰寫,首先蒐集《崇文總目》研究的相關文獻資料,以永掌握研究 《崇文總目》之資源,並瞭解前代學者研究的情形。文內多爲書目引徵,皆屬目 錄學整理方法之運用。篇內採歷史研究法,以目錄學理論爲基礎,並運用採集之 文獻資料,加以歸納佐證、統計分析、比較;衡證諸史學方法參酌使用,深入對 《崇文總目》作 番探討與研究,作爲今後日錄學研究參考之依據。

第三節 文獻探討

宋代因學術昌明、雕版印刷盛行、校勘基力、公私藏書多,除了圖書外亦有 金石、書畫、花蟲、酒茶、器物等非書資料目錄,此諸多因素致使宋代公私所撰 的書目,文獻可考者近百種,然實際「應數倍於此,可情今多」供,所幸尚有傳 本或輯本者將近四十種,這些資料或單行、或收入叢書、或自一書中裁出,都有 助於考證,爲圖書文獻、學術研究之重要資料。

宋世之公私藏書目錄,今仍見載者有《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等諸書,宋人目錄雖多,但傳世者無幾。官書《宗文總目》,已非完本。私家藏書日錄,僅存《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三種,尚可藉此考見宋時典籍之存佚,故爲考證家所重視。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五、〈史部〉、〈目錄類一/載:

《崇文總刊》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王堯臣等奉敕撰。…… 宋人官私書目存於今者四家,晁氏、陳氏二月,諸家藉爲考證之資, 而九衰《逐初堂書目》及此書則若存若亡,幾希湮滅,是亦有說無記 之明效矣 註26 。

然《四庫全書總日》謂「宋人官私書日存於今者四家」,其說未盡諦,不備論。而 宋歐陽修之《新唐書·藝文志》、鄭棋之《通志藝文略》,也都是至今尚存的宋人 日錄、

由宋末以迄今世、前人對《景文總目》之研究、多偏重於分類體例方面、對於其體例以外的著述,則寥若無幾。而言及研究並撰成專著流傳,可供研究與討論,則更鳳毛麟角,屈指可數。但是詳細研治《崇文總目》宋末以來均無其人,只有在談論到宋代日錄學時附加一提,但在歷來與籍中仍保存有珍貴的史料,如(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宋)程俱《麟臺故事》、(宋)王應麟《玉海、藝文》、(宋)鄭維《通志·藝文略》、(元)脫脫《宋史·藝文七》、(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清)母沉《續資治通鑑》、(清)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等,都可直接提供參考與研究。

在筆記、小說及文集中,也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如(宋,楊萬里《誠齋揮塵

^{.£ 26} लि €£ 20 °

錄》、(宋)上動清《揮麈錄》、(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宋)洪邁《容齋隨筆》、(宋)歐陽修《文忠集》、(清)朱蘩尊《曝書亭集》、(清)杭世駿《道古堂天集》、(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和《十駕齋養新錄》等。

另外在藏書目錄中,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清 《四庫全書總目》等,皆可提供研究的資料。

現今國內學者研究《京文總目》者,首推喬衍珀教授。在專書部分,《宋代書 目考》於民國 79 年 4 月由文史哲田版社出版,此書專門考察宋代之圖書日錄,除 了緒言與結論之外,分爲四章,第一章官錄,第一章史志,第一章學科書目,第 四章私藏書目,書末附有主要參考書目,本書在第一章中論述《學文總目》,對於 其目有簡略的探討。

在输文部分有:

喬衍珀〈崇文總日考略〉於民國 74年12月刊載《國立政治人學學報》 第五十一期,文中主要敘述《崇文總日》的傳本(《四庫輯本》、《錢輯 釋本》),並對其體例及功用加以簡述。

1. 喬衍珀「景文總日輯本勘異」於民國 76 年夏刊載《故宮學術季刊》第四卷第四期,主要分述簡日社本、《四庫輯本》和《錢輯釋本》,並作 12 相校對勘異,本文著重於校勘,針對《景文總目》沒有太多的敘述,但頗有獨到之見

另外,國內學者對於《崇文總日》的相關研究有:

- () 陳樂素先生〈宋初〔館考〉於民國 25 中 9 月 t. 載《圖書季刊》第〔卷 第〕期。
 - 1 黃潮宗先生〈宋代的國立圖書館〉於民國 62 年 2 月 f.載《大陸雜誌》 第四十六卷第二期。
- (三)周駿富教授〈北宋館閣典校圖籍考〉於民國 62 年 6 月刊載《國高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二一期。

大陸學者對《學文總日》的研究有:

- (一)倪上毅的《北宋官修目錄 宗文總目》刊載於《宋史研究集刊》1986 住 4 月,本文也著重在分類體例方面,對其目的分類體例加以採討, 但內容過於簡略。
- (二) 邱進友的(對宋代《崇文總目》的探討》刊載於《圖書館學研究》1997 年,第四期,本文著重在分類體例方面,以討論的方式來瞭解《宗文

總目》的體例,以及後人對它的評價,但這些探討太過於簡略,並沒 有觸及核心。

其他大陸學者在這方面的相關論述有:

- (一) 李婷《兩宋時期的館閣藏書機構》十.載《北京圖書館通訊》1989年,第一期、《略論宋代館閣藏書的基本來辦》刊載《汇蘇圖書館學報》1997年,第二期、〈談談宋代館閣藏書的詔求之道〉十.載《津圖學刊》1998年,第二期。
- 一. 李岡〈歐陽修與《完文總日》修撰考〉fu載《晉圖學刊》1986 /1 ,第 - 即。

故前人與喬衍琯教授已言之詳並且允恰者,本文則不言或少言之;前人與喬教授所言如有所疏略,本文則詳言而補其所闕,甚至欲能對前人之著述有以拾遺補闕,刊謬糾誤也。

因此,本論文重點有以下幾項:

- (一 對於《崇文總目》的編纂背景因素 考求,以詳其行事,則所用資料預編及四部,其目基本 反映了宋代政府收藏的書籍數量,從中瞭解宋代整理書籍的狀況及概貌,也更能掌握中國古代書籍的發展過程。
- 解析《崇文總目》的體例,較前人之考論體例者,作有系統的、全面的考求,分析其組織結構、體裁及分類方法,從而檢視其全貌和特點。
- (三)分析瞭解宋代館閣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前人任這方面的研究有所缺失, 金對其缺失加以補寫,深入研究,提出不同的見解。
- 上述三項撰作重點,如能分章 寫就,則本論文庶幾具其體系而又能作深入之研討。歷代研治《崇文總目》者所遺留下的若干真空領域;倘本論文能有所發皇,繼前賢之所就而突破,是本文之願也。

第二章 宋代官府藏書

宋代是我國式建經濟發展較快速的時期,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爲社會經濟的繁榮奠定堅實的基礎。我國雕版印刷術在宋代非常發達,而活字印刷也發明於宋代。手工業書坊的興盛和商業交通的發達,爲書籍的刻印與流傳,創造有利的條件。因此,宋代官私藏書超越前代,達到我國中世紀的局峰。

第一節 官府藏書體系

我國歷代政府的藏書,都有固定的藏書所在地。漢有石渠、天禄、麒麟諸閣; 東漢有東觀、蘭臺;隋有嘉則殿、修文殿;唐有二館;至於宋,就更多了。宋代崇 文院、秘閣及秘書省在歷史上統稱爲館閣。館閣又是来王朝中央政府藏書機構,透 過藏書的收集、整理、典藏和利用,確立了館閣在宋王朝政府機構中的重要位置。 除了崇又院(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及秘閣外,還有太清樓、龍圖閣、天章閣、 寶文閣、顯謨閣、徽猷閣等處。其中大章、寶文、顯謨、徽猷等諸閣,均專門收藏 而王御製,而太清樓、龍圖閣多是学文院所錄副本,形成宋朝藏書的特色。

北宋是我國中古社會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的重要朝代。我國的官府藏書體系, 在北宋時期發展到 個新的高峰,出現了許多前未有的特點,分述如下:

- (一) 北宋改變了唐、五代集賢院、昭文館、史館分散藏書的體制,合三館 爲二體,創建了與北宋相始終的國家圖書館、公文院。
- 、) 北宋在学文院 館藏書的基礎上,建立了秘閣專藏,提高了國家圖書 館收藏與管理的層次,並豐富了藏書的類型。

宋太宗重建 館,隨即設置秘閣。 館、秘閣藏書是有組織的,它們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藏書體系 而其中史館爲基本書庫、昭天館爲普通書庫、集賢院爲借本書庫、秘閣爲特藏書庫。

史館作為基本書庫是有基礎的,也是一館秘閣藏書自我完善的必然結果。唐 五代時,政府修史都在史館進行。由於修史需要人量聚書,編成的史書和搜集來 的圖籍一同人藏史館,史館正是由於修史和藏書的因素,地行日益重要。北宋時 期,史館設在崇文院中,但修史必須另外設修史局,史館不再擔負修史任務,而 為崇文院中的一個基本書庫。神宗儿豐改制隸屬於門下省的編修院改屬秘書省史 館,但史館作為基本書庫的方針一直永變。

昭文館, 同崇文院其它兩館一樣, 也收藏經更予集四部群書。從所見文獻資料, 來看, 搜集到的藏書總是按照類別先入史館或秘閣, 說明昭文館的藏書是崇文院整理過的圖籍, 作爲一個普通書庫具有收藏圖書的功能, 構成崇文院藏書的組成部分之一

集賢院・作爲崇文院的借本書庫的說法是毫無疑問的・依據《宋會要輯稿》 第七十二〈職官〉一八之九、〈宋會要・秘書省〉載:

秘書首言《管文總日》內書籍,是將四館分書併合著 錄。...集 賢一本, 充諾處借取外,其餘更不得借出 註, 。

「館、秘閣中只有集賢藏本可借取,集賢院作爲借本書庫的用意十分明顯不過了。 秘閣設置的目的决定了秘閣爲特藏書庫,由於秘閣是特藏書庫,不僅決定了 秘閣在景文院中的特殊地信及收藏範圍,而且秘閣收藏本與其它「館有所區別。

未太宗端拱元年 988, 五月, 又仁崇文院增建秘閣。秘閣所藏圖書均是經過校定的香本,其代表了宋代國家圖書館藏書的精華 註 2。哲宗時, 秘閣成爲收藏唐代以前古本的書庫,更加強了它特藏書庫、善本書庫的功能, 北宋的秘閣, 不僅代表宋代國家圖書館的最高層次, 而且使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內容更加豐富, 還使官府藏書的類型得到充分的發展。它使官府藏書的管理層次有了極大的改進, 它又在圖書事業發展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廷! 清 冷松轉,《宋會要轉稿》第七十冊 職官,一、之九《宋會要 秘書省》 臺 北市,世界、民國 66 年 5 月 再版 , 頁 2579 。

ほ 2 青 | 徐松朝、《宋會姜輯稿》第七十冊 職言 一て八四七 宋會要・私閣 貞 2778。

宋,程俱撰、《麟臺故事》卷一 沿革篇 收入《景印支淵閣四康全書》第五九 五册、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72年,頁306。

1) 宫廷的殿閣藏書及政府機構藏書與崇文院藏書相配合,構成了一個有 主次、互相補充、互相配合的龐大官府藏書體系。

北宋的官府藏書,體系龐大,藏書處所眾多。除了三館、秘閣外,宋代還建立了一些紀念性殿閣,也藏有圖籍。大多是前朝皇帝的遺物和遺作,包括皇帝的詩文、紹令等御製書籍;經史了集等常用書籍;圖書墨跡、瑞物。在殿閣中地位比較重要的,首先是殿閣藏書 殿閣藏書設立在內廷,主要爲皇帝服務。

建立較早的是太宗太清樓藏書。其是宋太宗爲自己修建的一個收藏機構,專門 收藏其御製及四部群書、太平興國四年(979),太宗於迎陽門後苑建立了太清樓。

據《王海》卷五二載:「初興國四年,建太清樓于迎陽門後苑,真宗藏太宗御 集墨跡石本,4.3。」又據《玉海》卷一八四載:

太清樓藏太宗御集及墨跡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軸,四部群書三萬三千 七百二十五卷,其後群書增及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書 又七百五十三卷 #4 。

因之,太清樓收藏有太宗御集文集、墨跡、石本、眞本等。眞宗時,太清樓 得到了快速發展,太清樓四部藏書已達二萬二千七百一十五卷。北宋前期,太清 樓藏書在官府藏書體系中發揮極大的作用。它是崇又院的複本書庫,直接保障了 國家圖書館的存在與發展。

殿閣藏書中第二個建立的是真宗時的龍圖閣。龍圖閣人約建於人中祥符初 年,是宋真宗爲紀念太宗皇帝而設置的一個紀念性建築。據《F海》卷一六一載:

閣在會慶殿两偏北連禁中,東日資政殿,西日並古殿。閣上藏太宗 御集御書并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軸册,又有御書亭扇數十。其下 列六閣日 經典閣,總三千二百四十一卷:史傳閣,總七千三百五十八 巷、予書閣,總八千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閣,總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閣, 總二千五百六十一卷;圖書閣,總七百一軸卷冊;圖書閣一本作瑞物閣, 奇瑞二十三、瑞木十六、眾瑞一百一十三、雜寶一百九十五、又占賢墨 跡二百六十六卷 至5。

據上引資料:總計,龍圖五閣藏書有二萬九千四百二十卷,再加上太宗御集御書和文集,共有藏書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五卷,瑞物一百四十七件。龍圖閣的藏書經

^{〒 3} 宋 平應麟撰、《王府》卷五 1 收入《景印文馮閣四庫全書》第九四四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頁410。

ほ 4 ·宋 王應麟撰·《玉海》卷一、四·頁 293°

正· 宋 王應麟撰·《玉海》卷一八二·頁 272~273 ^

過不斷搜集增加,質量甚至超過至文院及太清樓等殿閣藏書,成為北宋中後期收藏最 為完備、書籍質量最高的藏書處所。

天章閣,宋真宗時修建,專藏真/御集御書文籍等。其閣址及建築情形,據 《職官分紀》卷十五載:

天槽四年建、關在會慶殿西,龍圖閣之北,以藏真宗御集御書。閣東曰群玉殿,西曰藥珠殿,北曰壽昌閣 一本作殿 。壽召東曰嘉德殿,西曰延康殿,殿即凡林之所,皆以桃花又石爲之,環以清泉,植以松檜,壘石爲山,莊麗巧妙,悉臻於極勢焉 益 6 。

閣中所藏眞宗御集御書,據《職官分紀》卷十九載:

俄認近臣、館閣、三司京府官觀御籍御書於閣下,遂宴於群玉殿, 時輔臣集御製三百卷,凡頌銘碑文十八卷、贊八卷、許三十七卷,…… 取至逋元年四月記太中祥符藏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史館日歷、起居汪 善美之事,錄爲聖政記凡一百五十恭,並命工鏤椒。又以御書石本爲 九十編、註7

寶章閣,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六月設置,安置太宗、真宗御集 計 8 寶文閣,爲紀念仁宗皇帝而建,據《王海》卷一六三載:

在天章關西序群王、藥珠殿,之北即實文閣。舊日壽昌閣、慶曆元 年改今名。……嘉祐八年十二月乙亥,詔以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 學士王珪記立名 any 。

據此可知寶文閣之位置和藏書情况

其它如顯謨閣,紀念神宗皇帝而建,熙明閣,崇寧元年十 月改此名;徽猷閣,紀念哲宗皇帝而建,大觀二年建,閣在顯謨閣北,藏哲宗御集。(詳見表一)

[、]自 6 宋 孫逢吉撰·《職官分紀》卷一 丘 收入《景印文凋閑四庫全書》第九二三冊,臺北市 · 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364 ~

計 7 同上註,頁365 ^

it 8 宋 王應麟撰·《玉海》卷一六三·頁 277。

^{# 9} 刷上誰, 負 276。

表一:北宋館閣殿一覽表 110

館閣名稱	建置年月	藏書性質	備 註
崇文院 昭文館、 史館、集賢院)	太宗太平興國 年九月 修建,一年 月成 貞宗人中祥符八年四月 大大,五月於右掖門外 元遺崇文外院。 仁宗天聖九年 月遷 上館於崇文院。	綜合性四部群書	東廊爲昭文書庫,有 廊爲集賢書庫,五廊 分經史了集四部爲 史館。
人 凊 樓	太祖建降年五月重建。		樓上藏太宗著述。樓 下設經、足、子、集、 天文、圖畫六閣。
秘閣	太宗端拱元年五月建, 淳化。年11月增修。	古書、墨跡、大文、 方技等。	就 学文院中堂建秘 閣。
龍 閩 閨	寬宗咸上中建, 云大 耳符符中建,	太宗御集御書及綜 合性四部群書	閣上藏太 () 御集御書、閣下分經典、史 傳、子書、文集、人 文、圖畫八閣。
天 章 閣	質定人標刊年十二月至 五年二月建成。	真宗御集御書。	此為真宗自我奉安 御集之建築。 慶曆 中為輔申議對 之所。
資 文 閣 《舊名·壽昌閣》		(字、英字、神宗 等御集御書。	. 帝御集御書同藏 此閣,非英宗御書附 於閣上。
類 謨 閣 (舊名:熙明閣	哲学元符元年四月建, 建印靖國初改為此名。	神宗御集。 熙寧元豐功臣圖形 於閣。	
	徽宗人觀「年建。	哲六御書。	
上炭殿		終史	原爲退朝蟲息之所

紅 101 周駿富 北宋館閣典校圖籍考 ·《國王臺灣大學又史哲學報》第二十二期·民國 62 年 6 月 · 頁 334~ 335 ·

另外,南宋時期有數文閣,紹興 中年以徽宗皇帝御集成,詔特建閣藏之,以 數文爲名。

烦章閣,爲紀念高宗皇帝而建,厚熙十五年建,藏高宗御集、

華文閣、爲紀念孝宗皇帝而建、慶元二年建、藏孝宗御集。

寶謨閣,爲紀念光宗皇帝而建,嘉泰二年建,藏光宗御集。

顯文閣,咸淳元年建,藏理宗御集 註 1 。

這些紀念性建築也都藏有皇帝御集及其也圖籍。宮廷藏書除了諸閣藏書之外,還有于宸殿、四門殿、觀文殿、宣和殿等也藏有四部群書。依據《宋史・藝文書》序云:

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

玉宸殿、四門殿各有書萬餘卷。 註 12

以上所述殿閣均爲宮廷藏書之所,其目的一是供皇帝經常使用,即所謂退朝之遐,聚圖書以自娛; 1是保存前皇帝的檔案和遺物; 1是爲了表示紀念

因此,它們雖然藏有御書及四部群書,但藏書整理工作都在是文院、秘書省進行。它們在管理制度、收藏、使用等諸方面,與三館、秘閣、秘書省相互聯繫,共同構成了 個龐大的中央政府藏書系統。這一藏書體系得到皇權的直接支持,發展迅速,並擁有崇高的地位。它與景文院藏書相配套,使得北宋的官府藏書進入到繁榮興盛的發展階段。

在宋代發達的官府藏書體系中,另一支與宗文院藏書相配合的藏書體系是政府機構藏書。政府機構藏書中,尤以國子監、學士院、司天監、御史臺、各府州學藏書最爲完備 註 13 。國子監是國家主要的學術機構,又是中央官府刻書的主要機構。所以藏書特別豐富,一方面用以輔導諸生的學業,另一方面更作爲刻書的參考。其書籍的來源有四:

- 1) 御賜・又可分爲自動頒賜、疏請嘗賜或用公款購贈
- (2) 向各官書局徵集。
- 3) 官吏捐贈。
- 4)私人捐贈。

註11 凊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一八七冊 方域 二乙七、八、頁 7347。
宋 F應麟撰、《玉海》卷一、二、頁 277~278。

ほ13. 凊 食松輯,《宋會要輔稿》第七十册 職官,一へて八《宋會娶,秘書省》,負 2758。

宋初太宗時,爲了刻書及教育學生的需要,於淳化五年(994)國了監就建五了書庫。眞宗時,國了監刻書已十分可觀,經版達上餘萬。據《宋史》回二一〈邢昺傳 載:

景德二年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罵經版幾何?渴曰 · 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314 ·

由此可見,政府機構藏書在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上發揮了與景文院館閣藏書相配 合的作用。

、四,在國家圖書館及一些政府機構藏書中,圖書可以外借,並首次建立了 專門的借本書庫。

宋代官府藏書建立後,由於書籍全面精,朝臣及諸士等經常借出閱覽、抄寫或刻印,圖書的散失非常嚴重。哲宗元祐四年(1089),依秘書省的建議,規定內集賢本,充諸處借取外,其餘更不得借旨,確立了借本書庫由集賢書庫擔當的制度,這是我國圖書事業發展史上首次建立的借本書庫。

一館藏書各設類似總管的孔目官主管,每館經史子集四部又分設書庫官、字當官分別管理,每一藏書房又由書直官負責書房內的檢點、保護工作,而另山兩名庫了負責接待、辦理取書借閱手續。景文院藏書原可借出使用,但在哲宗元祐以後,規定人准集賢院藏書可以出借。借書有一定的手續。

依據《宋會要輯稿》〈職官〉 八之 七記載:「書籍出入,並監門具單了搜檢出入等。」。。」這說明當時借出書籍需經「監門」根據單子放行。此與集賢書庫相類似,國子監、地方官學的藏書也可以出借。

北末借本書庫的建立以及有專人按照專門的制度進行管理,無疑說明了北宋 官府藏書的成熟,甚至已標誌著官府藏書管理層次的提高。

[「]証14 元 脱脱等纂修,《术史》卷四二一、列傳 一九 (儒林一 邢昺 臺北市: 鼎义,民國 67年9月,負 12789。

ほ151 清 徐松輔·《宋會晏輯稿》第七十冊 職官 一八乙一七《宋會要 秘鲁省》· 頁 2763。

第二節 官府藏書之蒐集

北宋有天下,雖然僅有 白六 七年 但對於圖籍典藏及校理工作,似有獨樹 風格的特色。宋朝承五代之後,雕印書籍,己具有良好的基礎。宋代收藏圖籍,似 本前代作風;或借書繕寫,允實館閣的典藏;或校理群書,訂了舊本的謬誤。但其 收藏數量,雖不及前代之富,唯有其遍設館閣,使藏書處所林立,確爲前代所不及。 其校理工作,雖屬因襲前人故智,唯其校定者,雕印流傳,影響後代頗鉅。

宋初的國家藏書,其基礎係爲後周原藏和創平諸國所得。不言而喻,由於五代 的戰亂和割據,在這個基礎上顯然較爲薄弱。但宋初二朝非常注意訪求和保存已有 的歷史又獻,使宋代的藏書不斷趨於豐富。

宋代崇文院內的昭文館、集賢院、史館是中央政府的藏書之所,史稱二館 後來又分日秘閣,專藏重要圖書。

宋代館閣藏書,依據《宋史.藝文書》序記載:

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而唐之藏書,開元嚴盛,爲卷八萬有奇。其問唐人所自爲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者,至是蓋亦鮮矣。陵遲逮於五季,干戈相尋,為宁鼎弗,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版。學者無華札之勞,獲睹古人全書,然亂離以來,編帙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宋初,有書萬餘苓;其後則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五.6。

述所記載宋初藏書,以楊萬里、程俱說得更爲其體。此後平定列國,所得

旺 6 元 D.脱等篆修、《朱史·藝文志》序,頁1。

註 17 宋 杨萬里撰,《诚齋揮麈錄》卷上, 收入《百川學為叢書》,臺北市 新興, 民國 58 年 7 月新 - 版 , 頁 3314。

ā.x, 宋 程俱撰,《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中 書籍篇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55 年 、頁1,

漸廣 白宋太祖乾德四年(966 起,屢下詔令,訪求遺書。於是館閣始群書稍備, 校理漸備

北宋對於圖籍蒐集工作,似乎已達到「開購賞之程,以廣獻書之路 計19 。」 然其接受前朝及五代「國藏書,也爲其取藏來源之一。因此,在敘述宋代圖籍蒐集之前,當就以下 者分別敘述:

·、 接受前朝及割據政權藏書

在宋初戰爭紛擾時期,宋太祖就派人四處搜集圖籍,以建了新上朝的藏書。宋 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奪取後周政權,建都開封。宋朝政府理所當然地接收周朝皇 室藏書。而五代諸國的分據,凡據富原之地者,都能聚集興籍,惟吳、蜀爲多。

宋朝的建立結束五代主國的分裂局面,但長期動亂卻使圖籍遭受到比較嚴重的散佚。宋初的昭之館、史館、集賢院三館國家藏書的總數不過一萬一千餘卷, 主要係繼承五代後周的文化遺產,所以在恢復社會經濟的同時,宋朝政府採取聚 集圖籍的具體措施,如將南方諸國的圖籍收歸政府收藏。

依據史書記載接受割據政權藏書,共有五國。太祖有一,太宗有二,其中以 孟蜀及江南所得者爲最多。現就按宋滅其國年代先後,分述如下:

- 、 · 荊南高氏圖籍、宋朝取得高氏圖籍,數目不詳。依據《宋會要輯稿》第 五十五十〈崇儒〉四之一五、〈宋會要‧求書〉記載:「太祖乾德元年, 至荊南,詔有司盡收高氏圖籍,以實三館 註20 。」
- (1) 後蜀孟氏圖籍。蜀地刻書,始於唐末,至五代而漸盛。後蜀孟氏從毋昭 裔之請,刻印九經,尤爲促進圖籍勃興之舉 註 21 。宋朝滅其國,並收 其圖籍。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冊〈崇儒〉四之 五、〈宋會要, 求書,記載:

乾德 三年九月,命右拾遺孫逢吉钰西川取偽蜀法物圖書經籍印 篆赴闕。至四年五月,逢吉以偽蜀圖書法物來上。其法物不中度,悉命 毀之;圖書付史館 == 22 。

註19 宋 程俱撰,《麟臺故事發本》卷二中 書籍篇, 頁8。

[、]EE 20 宋 程俱《麟毫故事殘本》卷二中 書籍篇 、 亢 馬瑞臨《又獻通考·經籍考 一》文论與此司^

^{· 121} 李致与蕃·《座代刻書考述》 成都 巴蜀書社,1990年4月,頁35

³E 22, 宋 李蠡《續賞台诵鑑長編》卷七又與此同:宋 程俱《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中書籍篇 作「三年平蜀,遺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併書萬二千卷。」,宋 王應麟《玉每》卷五二 祥符龍圖閣內部書 條法、 兀 馬端臨《又獻道考,經

(上) 在南李氏圖籍。宋初取得 | 國之書最多者,僅南唐而已。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冊〈崇儒〉四之一五、〈宋會要、求書/記載:

開寶九年, 江南平,命太子冼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 送史館。偽國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積,亦多修並 ↔ 23 °

- 四 吳越錢氏圖籍。宋朝取得吳越之圖籍,數字不詳。依據《麟墓故事發本》 卷二中〈書籍篇〉記載:「兩新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 m. 24 ° 。
- 五 北漠劉氏圖籍 此為太宗時所取得,然方語為不詳。依據《宋會要輯稿》 第五十五冊〈崇儒〉四之一五、〈宋會要‧求書〉記載:「(太平興國)四 年五月,太原十,命左贊善大天雷德源入城,點檢書籍圖畫 註 25 。」 太原是北漢之都城,太祖時屢攻不破,太宗親征,攻下太原,得以沒收 圖籍。

總之,除了南漢圖籍禁燬外,五代十國圖籍得精華部分,皆歸宋朝所藏。其中又以西蜀、南唐、吳越爲多,且版本價值也高。宋代館閣之藏,也循此而漸豐, 並奠定良好的基礎。

1、 詔求圖籍

韶永圖籍,是種利用政權力量,採取適當的獎勵方法徵集圖籍的方式,即所謂「勒之以天威,」之以微利」。在這種情况下,私人收藏家追於無奈,也願意獻出自己的藏書 來可以得到入仕途徑,爭取功名,甚至可能由此得到皇帝的賞識。來獻書也有政府賞賜,無論得到何種賞賜,對某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極大的榮耀。賞賜的豐薄,主要依據當時的財力和圖書本身的價值而定(見表二)。

籍考一》並本此,似較會要為詳。宋本《皇朝編年綱目備要》稱四年五月次蜀圖書, 亦能補其遺漏,據此,是得夢斷之書,時在乾德四年五月, 清 畢沆《續資冶ূ 鑑》卷內所述,似甚下確。

正 23 宋 程俱《麟豪故事竣本》卷二中 書籍篇 、 元 馬鴻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一》作「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冼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卷付史館。」 宋 王應麟《王海》卷四三作「閒實九年,得江南圖書二萬餘卷。」 得奎唐之書二萬餘卷,諸書所敬略[],似無異議、

表二:宋代獻書賞賜一覽表 註26

年 代	獻 書 情 況	賞 賜 情 況
大祖乾德四年 966)	九獻書者	这學士院考試,堪稱館職者,具以聞名。
太大太平興國元年(984	.广卷以	全學 ±院考試・選任館職;不堪任者・量 オ安排
太宗淳化四年	母苍	賜給千錢・
(993	- 直卷以上	量才求用。
太宗至道元年 (995)	凡獻書者	進納入官,優給價值;若不願得官與錢, 賜給御書石本。
真宗咸下 .年 1000	. 广卷以上	量才試問,賜給!'身、酬獎,若不親儒墨, 則與研行內安排。
真宗人 / i / i / i / i / i / i / i / i / i /	五百卷以	優其賜,能可採者,別奏候旨。
1.宗嘉祐五年	毎 巻	· 文約壹匹·
1060)	五百卷以上	特與文資安排。
徽宗宣和四年 (1122	凡獻書者	優與支賜,分等給賞或以官或酬以 帛。
高宗紹興三年 1133	凡獻書者	酬以厚賞
高宗紹興十六年 1146)		取旨優異推恩有宣、人與轉官, †與水免 文解 或免解, 北類增減净賞如願給者, 總計「墨紙, 優與支給。

工表基本反映兩宋時期的獻書賞賜情況 田表一可見、上朝建立初期更爲重 視圖籍的搜求工作。這是因爲了一個王朝滅亡、圖籍散失嚴重、新王朝要建立自 己的藏書機構、必須搜集散亡在民間的圖籍、這一方法是很有成效的。

北宋訪求圖籍的工作,由於帝王對文教的重視,故能做的普遍而深入。自太 祖乾德四年(966),下語訪求遺書後,繼太宗、真宗、仁宗、徽宗等,都能倣效

E 26 李婷 略論宋代館閣藏書的基本來界,《江蘇圖書館學報》1997 年,第二號,頁 47。

太祖而爲之。北宋詔求遺書,就史籍所載,分述如下:

(一) 太祖詔求圖籍

宋太祖除了廣泛地搜集民間藏書,充實館閣藏書外,並於乾德三年(965),開始徵集圖籍,四年又詔求遺書。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五 五冊〈崇儒/四之五、〈宋會要,求書〉記載:

乾德 四年間八月,詔購亡書,凡進書者,先令史館點檢,須是館中所闕,即與收納;仍送翰林學士院引試,驗問更理。堪任職官者,官得具名以聞。是歲三禮涉弼、二傳彭翰、學究朱載,皆曆詔獻書,總千二百二十八卷,命分置館閣,賜弼等科名。 \$127

此爲北宋詔求人下遺書的首次記載,然而此詔書奠定了宋代獎勵獻書基本原則。雖然各朝具體的獎勵規定有所差別,但其總原則是一致的。

(二)太宗詔求圖籍

宋太宗繼太祖搜集的藏書, 並廣開收書之路, 擴大圖書來源。太宗崇儒, 尤 好文雅, 對於右文之事, 光爲顯著。太宗詔求圖籍, 主要者有:

1、先賢墨跡

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五 五冊〈崇儒〉四之 五至 六、〈宋會要・求書〉 記載:

太平興國 二年十月,詔諸州搜訪先賢筆跡圖書以獻:前湖獻晉 張芝草書及唐韓幹畫馬三本,潭州石殿載獻唐明皇所書道林寺王喬觀碑,袁州王幹獻朱之問所書龍鳴寺碑,昇州獻晉王義之、王獻之、桓溫二十八家石版書跡,韶州獻唐相張九齡畫像及文集九卷。

六年十二月,詔開封府及諸道轉運遍下營內州縣搜訪鍾繇墨跡,聽於所在進納,優給錯貫償之。並下御史臺告諭文武臣僚,如有收者,亦令進納。是歲鎭國軍節使錢惟廣以鍾繇、王羲之、唐明皇墨跡,凡七軸獻。八年,秘書監錢呈又獻鍾繇、羲之墨跡八軸,並優詔答之。八年十月,越州以王羲之畫像並其石硯來獻 anx 。

[、]註 27 宋 程俱《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中、書籍篇〉、 清 畢 元《續資 台通鑑》卷四· 文意略 门、 性語 句 前後 錯 舉

[·] 九 馬瑞臨《又獻通考 經籍考一》本 (宋 程俱《麟臺故事殘本》,故问。 、日 28 清, 伶松輯·《宋曾要輯稿》第五十五册 (崇儒 四之一五、一六 宋會要 本書 ,頁 2237~2238~案 宋 王應麟《玉海》卷四三節錄其又, 意同。

此連年語水墨跡,可始補 館之闕。

2、四部圖書

太宗對於四部圖書的韶購,除《宋史·本紀》稱太平興國六年 981)十二月 癸四購求醫書外,另有二次大規模的詔購。

第一次紹購是在太平興國九年(984)九月正月,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五十 五冊〈崇儒〉四之一六、〈求會要·求書〉記載:

太平興國 九年正月詔曰、國家勤求占道,啓迪化原,國典朝章, 咸從振舉,遺編墜簡,宜在詢求,致治之先,無以加此。宜令三館所有 書籍,以開亢四部書目比較,據見闢者,特行搜訪:仍具錄所少書於行 屬院榜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二館闕書,許上之。及三百卷以上者, 其進書人达學士死引驗人才,書刊試問公理。如堪任職官者,與一子出 身,或不觀儒墨者,即與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據卷帙多少,優給金 帛。如不願納官者,借本繕寫畢,卻以行之 和24 。

太宗深悟「教化之本,冶亂之源,句無書籍,何以取法 au 30 °」故大力搜訪,廣求天下遺書。至道元年 995 ,又有第二次的詔購 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冊〈崇儒〉四之 七、〈宋會要·木書〉記載:

至道元年六月十日,命內品監秘閣三館書籍,裴愈、葉傳往江南、兩所諸州購募圖籍。願述官者,變給其直,不願者,就所在差能書史繕寫,以舊本還之,仍齎御書石本所在分賜之。愈還,凡購得古書八十餘卷,名畫四十五軸,占琴九,王羲之、貝靈、該懷素等墨跡,共八本藏於秘閣 武川。

太宗又於淳化四年(993 月,詔『館所少書,有進納者,卷給千錢,百 卷以上,量才錄用。132 然僅次於太平興國六年(981)上 月購求醫書,恐其

註29. 宋 程俱《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中 書籍篇 、宋 王應麟《玉海》卷四二、 元 馬瑞臨《文獻項考·經籍若一》等並作九年正月,與此文司。

at 30 清 徐松輯《宋會要報稿》第五十五册 崇儒, 四之一、、、宋會要 求書 · 頁 2238。

⁽宋 李燾《續資台通鑑長編》卷二五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二一四冊, 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72年。

年刊 宋 程俱《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中 書籍篇/又问,宋 王應麟《玉舟》卷刊二節其又,宋 李燾《續資冶通鑑長編》卷二八、清 徐乾學《資冶通鑑後編》卷一七、清 畢元《續資治通鑑》卷一八等,節其文較《玉舟》爲詳,惟正缺葉傳其人,可補諸書之缺

注 12 宋 程俱撰,《麟豪故事殘本》卷二中 書籍篇〉,頁3。

影響不及下述。者之大 總之,太宗在行 + 年,其得五代十國之書者 ,詔 末遺書者四,又搜訪先賢墨跡不遺餘力,對於館閣之藏,影響至鉅。

(三)真宗詔求圖籍

真宗宗儒,乃有父之風。對於訪求圖籍乙事,不遺餘力,據《麟臺故事殘本》 卷二中、書籍篇〉載:

成平二年閏三月, ····時京師藏書之家,惟故相王溥家爲最多,每 借取傳寫既畢,即遭中使迷還。先是,上謂輔臣曰:國家搜訪圖書,其 數漸廣,臣庶家有聚書者,朕皆令借其錄目參校內府及館閣所有。其關 少者,借本抄填之,頑來所得甚多,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也 [433]。 記是私人藏其目錄被徵借的最早記載

真宗即位後,因直集賢院李建中言:

太清樓群書,恐有謬誤,請選官重校,上因閩書目,見其闕者尚多, 仍詔天下購館閱遺書、# 34 。

依據《麟臺故事殘本》卷一中〈書籍篇〉及《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冊〈崇儒〉四之一七、〈宋會要・求書〉記載:

成于 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詔曰:國家設廣內石渠之署,訪羽陵汲家乙書,法漢氏乙前規,購永雖至,驗開元之舊目,亡逸尚多,庶醫簡以畢臻,更懸金而示賞,式廣獻書之路,且開與進乙門,應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到一卷給千錢,仰其館看詳,委是所少之書及卷帙,另無差誤,万得收納,其所追書如及三百卷以上,量材試問與出身酬獎,如或不親僑墨,即與莊行內安排。宜令史館釣出所少書籍名目,於待漏院張懸及遞諸路轉運司散行告示,申太平興國之詔也 且令杜鎬、陝彭年因其時編整籤帙,區別真偽,仍令宋綬、晏殊參之。又命三司使丁謂及李宗諤搜補遺調。其36。

年331 同上註,負3~4。

話 14 見 宋 李歳《續資台通鑑長編》卷四九・作《續資冶通鑑長編》不錄詔、此詔僅 見 青 冷松輕《宋會要輯稿》及 宋 程俱《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中、書籍篇/、 下又錄べ、爲真宗求天「遺書極重要又件。

st 35 案 宋 王應麟《玉海》卷四三作「咸平四年十月甲子」與 清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同。

宋 王明清《揮麈前錄》卷一 皇朝列聖搜訪書籍 條、(宋 楊萬里《揮慶錄》卷上,並作「咸平二年」誤。

宋 李歳《續資治诵鑑長編》卷四九、 凊 食乾學《負冶诵鑑後編》卷二一、 凊

這種「小則償以仓帛,大則授之以官」的獎勵辦法,雖然帶來。此人偽了名目、 妄分卷帙的弊病,但畢竟進納並多,也得到了蒐集歷史文獻的作用。 16 。這便 爲仁宗時纂修《景文總目》做了先的準備的條件。

全人中祥符年間,館閣之藏,依據《又獻通考、經籍考一》記載:「自建隆 全人中祥符,著錄總一萬八千 百八十卷 計37 。」但在大中祥符八句 (1015 夏,榮王宮火災延及館閣,藏書所存無幾。得崇又外院於皇城外別建外,陳彭年 主持以太倩樓本重寫外,於是獻書者,大有其人。依據《麟臺故事殘本》卷一中 〈書籍篇〉記載:

人請募人以書籍鬻于官者,驗真本酬其直,與顧 疑作雇 筆工庸 等,五百卷以上,優其賜,或藝能可采者,別奏候旨。於是獻書者十九 人,悉賜出身及補三班,得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卷 註 18 。

此後續獻書者,《麟臺故事殘本》卷 中〈書籍篇〉續載三則:

天禧元年八月,提舉校勘書籍所言、學究劉專、侯惟哲獻太清樓無 本書,各及五百卷,請依前詔甄錄,從之,

二年五月,長樂郡主獻家藏書八百卷,賜錢三十萬,以書藏秘閣。

5£ 39

獻書之事,雖始於乾德四年(966),然其數了不及萬,而《楓窗小牘》卷下, 以宋朝開獻書之路者,舉「祥符中獻書者十九人」爲首 註 40 ,是真字時獻書, 宋人視爲詔永圖籍之要事。

母凡《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二等從《宋會要解稿》說,即其明證。《續資冶通鑑長編》、《資台通鑑後編》、《續資冶通鑑》節錄詔又並作「詔天下購館閱遺書,每卷給千錢,及二百卷者,當量材錄用。」 宋,王應麟《玉海》節錄其前後又,與此稍異

註 36] 引叉見 清 徐松輔,《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冊 崇儒 四之一八 宋會要·求書 之 王欽若上奏語,頁 2239。

註37 元 馬端臨攤,《天歐邊孝·經籍一》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一四冊,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72年,頁21。

正 38 清 伶松《宋會要輔稿》第五十五册 宋會娶·求書/作「萬七百五十四卷」、 朱 不著撰人《楓窗小牘》卷下亦问。案十九人獻書,其人姓氏,諸書欠載。

註 40 宋 不著撰人,《楓窗小牘》卷下 收入《景印又悶闍四庫全書》第一个三八册,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224

(四)仁宗詔求圖籍

仁宗承先人之餘緒,也有訪求遺書之舉。惟此時訪書似不及太宗、眞宗、朝 積極,此時館閣藏書重點在於典校與編錄。仁宗即位後,始有卜詔訪求遺書之事,據《宋史・仁宗本紀》載:「景祐三年五月庚辰,購求館閣逸書 ま41 。」此後歷 寶元、康定、慶曆、皇祐、平和、嘉祐等二十一年。至嘉祐四年(1059,正月, 因秘閣校理長及之言,又求遺書,依據《麟臺故事殘本》卷一中〈書籍篇〉記載:

嘉祐四年正月,右正言秘閣校理吳及言:祖字更五代之弊,設又館 以行四万之士,而公相奉蘇由此而進,故號令風采,不减莫、唐。近年 用內臣監館閣書庫,借出書籍,亡失己多。又簡編脫落,書吏補寫不精, 非國崇郷儒學之意。請選館職二兩人,分館閣吏人編寫書籍,其私借出 與借之者,並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 並42 。

但五年八月,下詔永書,確因長及之言所起。依據《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中〈書 籍篇〉記載:

嘉祐五年八月壬申詔曰:國家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建隆初、三 電聚書才萬卷。祖宗平定列國、先收圖籍、書分遣使人、屢下詔令、訪 募異本,稱輯漸至。景祐中、嘗詔儒臣、校定篇日、偽謬重複、並從刑 去。朕聽政之暇、無廢覽觀。以今秘府所藏、此唐開元舊錄、遺逸尚多、 宜開購賞之科、以廣獻書之路。應中外士庶之家、並許上館閣所闕書、 每卷支緝一疋、及五百卷、特與文賞安排 註43.、

宋 王應麟《王舟》卷四三及五二文極簡要,惟與《續資冶通鑑長編》稍異。 元 馬端臨《又獻通考 經籍考一》所錄詔又與 宋 程俱《麟臺故事》同,惟 缺載年月,與吳及之言相混。

宋 王明凊《揮麈前錄》卷一及 宋 楊萬里《揮麈錄》卷上,所錄較《宋史》

此次搜訪餘波、兼及六年。據《王海》卷五十二〈嘉祐編定書籍〉條注云:

嘉祐 八年六月,開獻書之道,詔諸道搜訪。中興書目有《嘉佑 搜訪調書目》一恭,首蓺八年六月求遺書詔書 1244 ,

同年八月・ス詔訪七史。據《宋會要輯稿》第五_{十五}冊〈景儒〉四之 九、〈宋會 要・永書篇〉記載:

嘉祐 六年八月·詔二館秘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 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 at 45.0°

此七史之能傳於今而不滅,其功有益於後世者頗大。

(五)神宗詔求圖籍

神字記訪圖籍・其績不優・此或由於變法所致。神宗即位後・有識之士・曾 建議朝廷訪書・其搜訪計劃・似較前代精密。據《未會要輯稿》第七十冊〈職官〉 八之 ¹、〈宋會要・秘書省〉記載:

熙寧 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判秘閣宋敏求言: 休見前代崇建册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觀而化成天下。今三 能私閣各有四部書,分經史子集,其書類多訊好,雖累加校正,而尚無善本。蓋離校之時,論者以逐館幾四萬卷,卷數既多,難爲精密,務在速畢,則每秩止用元寫本一再校而已,更無兼本限對,故藏書雖多,而 未及前代也。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內所有書,廣求本令在館供職官,車瓊校正,既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緣戰國以後及于兩漢,肯是古書,文義簡堅,多有脫誤,須要諸本參定。欲乞依昨來校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轉寫,送官俟其完精,以次方及魏、晉,次及宋、齊以下,至唐。則分爲數等,取其勘者則校正,餘皆置之。庶幾秘府文籍,得以完善、5至46。

惟熙寧七年(1074)有人獻書。據《文獻通考·經籍考》記載:

熙寧 七年,命三館秘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有直及其子

詳,但較《玉每》簡。由上远諸家記載看,是此次下詔來訪遺書,備受後世所注意。 註44 宋 王應麟《玉每》卷五二收入《景印文淵湖內庫全書》第九四四冊, 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72年,自413。諸書缺載,此又可補史籍不足。

at 46 元 馬瑞島《艾獻通考·經籍考一》所用文字·與此略问。

大亨·所藏書二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太亨為將 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 2至47 。 神宗元豐以後,忙於官制的改革,故訪書之事頗少。

(八)徽宗詔永圖籍

徽宗訪求遺書,頗爲殷勤。下詔求募者 ,建議訪求者 ,獻書者 ,故自 興寧以來,搜訪納輯,至宣和而極盛。

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 ll (崇儒) 四之一九、〈宋會要・求書〉記載: 崇寧二年五月四日,詔兩斯、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奇書,令漕司取 索,送秘書者 3248 。

第二次下語訪求者,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冊〈崇儒〉四之 九、〈宋 會要·永書〉記載:

宣和四年四月十八日詔: 朕惟太宗皇帝底定區字,作新斯文,屢下詔書, 訪本亡逸, 册府四部之藏, 展幾乎占, 歷歲溪久, 有可翫習, 多致散缺, 私室所閱, 世或不傳; 可令郡縣諭 言訪求, 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 不以卷帙多寡, 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 聽旨遞進, 可備收錄, 當優與支賜, 或有所秘未見之書, 有足觀采, 即命以官議以崇獎, 其書錄垂給還, 若率先奉行, 訪求最多, 州縣亦具名聞, 庶稱朕表章闡釋之意, 令禮部疾速過牒施行(註44)。

據此,則此次下詔訪求,僅爲校對,不在異本的搜訪,故異於學學的詔末。

建「清防水者爲秘書省官員・此亦有二次。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冊〈職 官〉一八之一四、《宋會要‧秘書省》記載:

大觀四年五月七日,秘書監何志问言,《漢書》、《七略》凡爲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亦不下八萬九千六百卷。 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爲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八百八十九卷、

註 47 諸書不數此事、唯獨 元 馬鴻臨《又獻通考·經籍考》存之,必別有所據 清 徐松《朱會要報稿》第五十五册 職官 八之四《宋會要 秘書首》·「七 年詔嚴補寫所,以月二十二日監三館秘閣言看詳 崇又院孔日官孟壽安陳詔書內求 訪到書籍只各一部。」此可作《文獻通考 經籍考》又稿來原之旁證。

註 48, 占代益州鏤板,向稱發達 元豐五年官先行,崇文院為秘書省 是此又稱近秘書省, 亦即取鏤板奇書於係閣沒藏、

at 49 元 馬瑞臨《又獻通考·經籍考一》有此韶·又同。

[·]朱 程俱《廨臺故事殘本》卷二中 書籍篇,· 凊 冷乾學《資治通鑑後編》卷一一一有明又可核對。

慶曆距今未遠也,試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爲全備本者,不過二萬餘券;而脫簡斷編,亡散關逸之數寖多,謂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曆舊錄有未備者,順其名數於天下,委逐路曹臣遊又學博雅之士,加愈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成官給筆札,即其家傳之,就加校定,上之冊府。此外,更有諸處印本及學者自著之書,臣僚私家又集願得藏之秘府者,皆許本省移文所屬,印造取索 每50 。

第一次建言訪求者,也爲秘書省官員。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五 五冊、崇傳》 四之一九、〈宋會要‧求書〉記載:

政和二年七月十七日,秘書少監趙存誠言:諸州取訪遺書,乞委監官總領,庶天下之書,悉歸秘府 紅川 。

北宋末期獻書者有一、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冊、崇儒》四之一〇、〈宋 會要、求書〉記載:

官和五年二月二日,提舉秘書省言;奉旨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 这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近榮州助教張頤進五百四卷,開封 府進士李東進六百卷,與三館秘閣參校,内張頤二百二十一卷、李東一百 八十二卷,委係嗣遺,乞加褒賞。詔張頤賜進士出身,李東補迪功郎。

七年四月九日,提舉秘書省言:取索到王麗等家藏書,與三館秘閣 見管帳目比對,到所無書六百五十八部、一千五十一冊軸,計二千四百 一十七卷。及集秘書省官校勘,得並係善本看詳,逐人家藏書籍,比前 後所進書數稱多,詔王闡補承務即,張宿迪功即 至52。

依據《文獻通考・経籍一》有 段總結記載:

自熙率以來,搜訪補緝,至電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 兒於著錄,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萬五千二 百五十四卷 32.53 。

紅50 清 冷松《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册 宋會要·求書 文與此略问,惟《漢書》 作「漢著」,應從之。

宋 王應麟《玉舟》卷五二懂節錄其又共二十九字。

青 涂乾學《資台甬鑑後編》春九七、 青 畢亦《續資台通鑑》春九 缺載,可 橘其缺。

據土, 熙寧至宣和的詔募, 略與宋初同。北宋館閣藏書, 其所得者, 諸書記載, 尚能考見; 然其所失者, 卻無法從諸書中考見其原委, 甚至也無法得知其遺佚之情形。

至於私人獻書,不僅量人,而且可能獻出珍本。一般說來,獻書價值高、數量多,實賜也就優厚。宋代獻書者所得賞賜各不一樣,或賜銀兩絹匹,或賜進上 日身,或賜書籍,或賜紫章服,或轉官、補官,或差遣、免解,或臧少磨勘年銀。 據《宋會要輯稿》第五一六冊〈景儒〉五之二四、〈中興會要〉記載:

高宗紹興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認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王銓上《太 元經解義》等,令尸部賜銀三百兩,其後又進祖宋八朝《聖孝诵紀論語》, 轉一官 # 54

E銓因獻書出幾部珍籍,就賜銀一百兩并轉一官,這種賞賜是很高的,可見政府 對詔求之道的重視程度。

依據《宋史・藝文志》・兩宋國家藏書的數量詳見表 :

表 : 兩宋時期國家藏書統計表 4.55

朝6	數量	部	數	苍	數	總	部	數	總	卷	數
11.	太祖 太宗 眞宗			.九、	·阿 :						
末	仁.	·생년 —		✓ ` ▷	ᆈᆺ	人、	L´ F.		L:	八亡	t.
	世 哲 数 欽宗	· J. //		`\`	1.九						
 * ·	孝芸	(缺)		四四、四	四八六					hrrd .	,
术	寧宗	缺)		M > 2	1,74 ∶	(缺)		/n九、 	四:	九

at 54, 凊 徐松輔·《宋會要輯稿》 崇儒》五之三四、、中興會要,,頁 2263。

這個統計,副本並未計算在內、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載:「崇文院建成時, 「館藏書正副本有八萬卷 註 56 ~」熙寧四年(1071) 中月 | 九日集賢院學 中、 史館修撰判祕閣宋敏求云:「一館、祕閣各有四部書,分經、史、子、集,……逐 館幾四萬卷 計 57 ~」這就是說神宗初年,一館藏書上副本約有十六萬卷

ス據(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 ・〈經籍會通 〉 載:

考諸史藝文志,往任與當時書目相左。……宋《崇文總日》四萬, 《中興日》五萬,而史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蓋史或會萃一代,志 但紀錄一時,故不無異问,而《宋史》則深可疑也 # 58 。

又諸史藝文志所引的藏書數目,往往和當時書目所引的有差異,可能是被此記錄 的年限不同之故。

自北宋初期建立崇文院,至南宋政權滅亡,雖然歷經自然災害、戰亂和人爲 損壞,但館閣藏書卻歷久不衰,這與宋政府長期堅持館閣藏書的基本典藏是有密 切的關係。

第三節 官府藏書之整理

我國古代山政府主持對官府藏書進行整理而編製目錄。印刷術發明之前,周書多爲寫本,只有政府才有條件抄寫和收藏大量圖書。而官府藏書目錄便成爲我國古代目錄中最早山現的形式。

從西漢劉司、歌父子所編的《別錄》、《七略》開始,以後各朝大都編有官府藏書日錄,存宋代尤以《崇文總目》爲代表。官府藏書日錄以官府藏書爲依據,因而大多收錄範圍廣,收書量多,體例也較完備,其多採用四部分類法,對收錄的圖書著錄項目也比較齊全,所以,官府藏書目錄對瞭解我國古代圖書的基本概貌,如圖書的編著、流傳、眞僞、存佚以及歷代學術概略等,都有足資考證的作用。

末代在文化事業方面,尤其是對官府藏書的整理,也有很多不同於或超越前代之處。因而宋代在校理圖書的規模,遠超過前代。在校刻圖書方面,也遍及所

at 56 宋 李熹《續資冶項鑑長編》卷一九·頁 280。

は57 清,冷松軒、《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冊 職官 - 、こ二《父會要・秘書省》、頁 2756。

註 58 明 胡應麟撰,《少室山房筆叢》卷 - 經籍會通一 (收入《景印文/扇閣四庫全書》第八八、冊 ,頁 174 ^

有的學科門類。在建立起官書整理中心的同時,也建立了一支龐大的校勘工作者, 並訂定了細密的制度,其校勘整理的方法也比較全面而先進。

唐以前藏書之府和校讎之司,即官書整理機構,是互相一致的。所以,依據《舊唐書‧經籍志》總敘記載:「仏以與籍國之大經,秘府校讎之地」 is 59 。 丈據《唐六典》、《唐會要》等書記載,唐代的藏書機構都設有專職校書,即整理人員。如弘文館(宋代稱昭文館)有校書郎、校理;集賢院有校理;秘書省有校書郎;著作局有校書即、正子;崇文館(太子學宮)有校書郎、上字 it 60 。

北宋的情形則不可,藏書之府雖有多處,然而整理官書的人員,卻僅僅設於 景文院。當然,具體從事官書整理工作者,不正有修撰、檢討、校勘、校理、直 館、直院以及龍圖閣學士、直學士、侍制等,有時兩制學士及其他官更也被調來 做整理工作。而其地點則一律在景文院。景文院掌管秘閣圖籍的整理和校勘,並 負責內府藏書的整理。所以,景文院既是當時國家的藏書中心,又是國家的官書 整理中心。因此,北宋內府藏書的整理,是在景文院進行的「註61」。

在我國圖書發展史上,如果說,劉向、劉歆父子等的校書,是對東漢以前書籍 的 次定形;那麼,北宋時期的校口書籍,也可算對北宋以前著作的 次定形。從 這個角度而言,崇文院校書是有深遠意義的,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七載:

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參維。至五代官始用 墨版摹印六經,誠欲一其文字,使學者不感。太宗朝又摹印司馬遷、班 固、范蔚宁諸史,與六經皆傳。於是世之寫本悉不用。然墨版訛駁,初 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它本可以刊驗 和62 。

此語恰好說明印刷術發明以後,尤其是印刷術盛行的初期,校勘圖書的重要意義。

據《宋會要輯稿》〈崇儒四〉記載,崇文院於在日常工作中大量校勘藏書之外,為雕印而進行校勘的書籍內容也是多方面的。如真宗咸平工年招直秘閣黃夷簡等校《一國本》、《晉書》;六年詔崇文院檢討直秘閣杜鎬等校《道德經》;景德工年

^{¥49〕} 後唐 劉嗣撰,《舊唐書 經籍志》總敘 收入《中國歷代藝文志》臺北市、遠東 圖書,民國 45 年 11 月 ,頁 199 ^

至60 唐 張九龄等撰、《唐〈典》卷八至十、二、 收入《景印又凋以四庫全書》第五 九五冊,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 頁 92、98、103、105、252。 宋 王專撰、《唐會要》卷、四至八五 收入《景印又凋閣四庫全書》第八 、 册、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822~829

³¹⁶¹ 宋 李泰撰,《續資冶通鑑長編》卷一九 收入《景印文凋陽四庫全書》第二一四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頁279~280。

註62 宋 李熹撰·《續資台通鑑長編》卷一一七·頁802·

又韶景文院校《列子冲虚真經》等,均先出崇文院校勘定本,然後送國子監雕板 戶戶 註63 。地方請刻的書,也往往先出館閣校勘,然後鏤板頒石。如天禧四年四 月,利州轉運使李昉請雕印《四時纂要》及《齊民要術》,付諸道勸農已提舉勸課 註 64 。即是 例。其它如醫書、韻書等也往往經景文院校勘後,再下國子監或其它地 万十五1 也有由其已機構校定送崇文院刻戶的,如仁宗天聖中校刊李善社《文選》、 《律文音義》,先山國子監校定序本,送一館雕戶上註65 。這畢竟是很少數。

南宋初年,程俱曾說:「昭文館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修寫校讎之事;集賢院同昭文;史館掌修寫國史日曆及圖籍之事 rate (6) 。崇文院為北宋整理官書,作日子巨人的貢獻。

北宋九帝,除欽宗外,其他帝上都很重視官書的整理。西元 960 年,宋王朝建立。宋太祖在平定四方諸國的同時,不忘文治,每消滅一個國家,必籍其圖書,收歸三館或分配到其他政府機構,其時從後蜀、南唐及吳越得到的圖書較多,質量也較高 太祖朝於三館中尤重史館收藏。太祖讀書,其書取自史館 1671 ,語求亡佚之書,也是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 1168 。這說明史館在當時是一館的核心

據《宋史·藝文志》著錄有《史館新定書目》四卷,又據王應麟《王海》卷五二引《國史志》云:「乾德六年,史館新定書目四卷 at 69 。」這說明「館圖籍的整理,自太祖時已經開始。

太宗繼位後,宇內基本統一,其注意力轉向內部,除新建一館外,又興建秘閣。 而興建秘閣的目的,除了與 館有相同目的之外,是要在一館之外,建立 個持藏 書庫。據《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冊〈職官〉一八之四七、《宋會要‧秘閣》載:

太深端拱元年五月,詔號崇文院中堂建秘閣,擇二館真本書籍萬餘 卷及內出古畫、墨跡藏其中。凡史館先貯天文、占候、讖諱、方術書五

証 h5 清 徐松輔·《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册 崇儒 四之二《宋會要·勘書》、頁 2231 ~2232。

of 681 尺 程俱撰·《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中 書籍篇 , 頁] 。

註69 宋 王應麟撰,《玉每》卷五二,頁414。

千一十二卷、圖畫百四十軸,盡付私閣 至70 。 可見秘閣初建時的收藏圖籍範圍共有三人類:

- 、·) 原藏三館的真本書籍,所謂「真本」書籍,即經過校定的本子,今日 稱爲「善本」。
- () 內殿的書畫眞跡。
- (一)大文、方術書籍,即宋代的禁書。

又據《麟臺故事殘本》卷 (官聯)載:

瑞拱二年八月,秘書監李至言,自唐世陵夷,中原多故,經籍又物,楊然充離,近及百年,斯道幾廢。國家承弊之末,復與經籍,三館之書,訪求漸備。館下復建秘閣,以藏奇書,總群經之博要,資己夜之觀覺 至111。

秘閣「總群經之博要」,藏書最爲完備。雖詔次一館之後,實居四館之首。由 於秘閣是特藏書庫,不僅决定了秘閣在景文院中的特殊地位及收藏範圍,而且秘 閣收藏本與其它「館有所區別。

據《宋會要輯稿》第五十六冊〈崇儒〉五之一九《宋會要·獻書升秩》載:「宋 真宗咸平二年,將金紫包裝本孝經藏於秘閣,而另外再抄三本入藏三館 rat 72 。」 秘閣收藏為黃本,在崇又院整理的黃本書籍首先入藏秘閣保存。據《宋會要輯稿》 第七十冊〈職官〉 八之一二載:

哲宗元祐七年十二月,秘書省言,高麗國近日進獻書冊,訪聞多是 異本,館開所無,乞暫賜頒降副本省主限,謄本乞即時進納,元本別裝 寫秘閣黃本收藏 12173. 《

田於秘閣黃本爲崇文院定本,所以崇文院藏書的補寫工作也以秘閣爲先。藏書爲了進御,校讎亦目精湛。秘閣,事實上是當時的版本書庫和善本書庫。因此,宋代整理官書,一般都要請秘閣本對校。

館豐富的藏書和佖閣所藏珍本、善本,爲崇文院成爲國家官書的整理中心, 提供了乙不可缺少的物質條件。太宗一代,整理官書很有成效。真宗御集《冊府

廷70. 青 徐松鲜,《宋會要輯標》第七十册 職官 一八之四七《宋會要·秘閣》,頁 2778。 至71. 问註 64。

至73 清 徐松輯,《宋會娶輯稿》第七十冊、職官 -八之一二《宋會娶·秘鲁省》, 頁 2760。

元龜》序云:

始見編小說而成《廣記》,纂百氏而著《御覽》,集章句而制《又苑》, 聚方書而撰《神醫》。次則刊廣疏于九經,校缺疑于三史,修古學于篆籍, 總妙言于釋老。洪賦不顯,記事畢陳 註 74

除了最後八個字「洪猷不顯・能事畢陳」、應該說、基本上是合乎實際的。

北宋整理官書,始於太宗朝。而且是以校勘補抄內府藏書的方式出現。從真 定朝起,館閣藏書(即國家藏書)開始轉化成內府藏書。所以,真宗朝前期較爲 重視內府藏書的收藏。《宋史·藝文志》曾簡略的提到真宗時館閣藏書轉化爲內府 藏書的情形:「真宗時・命」館寫四部書「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 時爲成小「年、999」。按凡言宋代館閣抄寫書籍,都不是一般的傳錄,而是先校 勘整理定本而後謄錄。所以到景德元年(1004)一月,直龍圖閣黃夷簡等上書「 萬四千一百六十二卷 註 75 ,稱校勘新寫御覽書籍。景德二年(1004)四月,真 宗說:「龍圖閣書屢經校讎,最爲精詳・已復傳寫一本、置後苑太清樓 ఓ 76 。」 太清樓的傳寫,約成於景德四年(1007)三月之前 註 77

[館精華,歸於秘閣。龍圖閣、太清樓書,又是依據[館秘閣圖書精加讎校整理而成,所以其版本價值是很高的。內府藏書,諸處都在 萬卷左右,這差不多已是當時所能搜羅到的全部典籍。

真宗抄写書籍置禁中之後不久,在大中祥符八年 1015,崇文院藏書幾乎被 火燒盡,賴有龍圖閣、太清樓等內府藏書,得以保存和流傳下來。此後,宋朝政 府以極人的人力、物力來補輯校勘整理館閣藏書,其所用的底本就是太清樓本。 真字朝致力於內府書籍的收藏,使得太清樓藏書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成爲補馬 二館秘閣書籍的底本。

補寫三館秘閣圖籍之事,自真宗大中祥符八年開始。但終真字一代,雖盡全力而未能使二館圖籍復全。仁宗在位四十年,也盡最大的力量整理館閣書籍,其中有不少是用存補回祥符八年火災造成的損失上。天聖三年(1025)以前十年成書一萬七千六百卷,歸於太清樓。景祐二年(1035)以前十年成書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一卷,也僅爲當時經過審查可以作爲一館秘閣正本者。直到嘉祐四年(1059),以蘇頌等四人編定四館書籍,才標誌著三館秘閣書籍的補校接近尾聲。因諸館書

sa 741 宋 F欽若、楊億等奉敕撰、《册府元龜》 戶 臺北市:臺灣中華,民國 56 年

註75 宋, 王應麟撰·《玉海》卷五二,頁410 个

注76 宋 王應麟撰、《王每》卷五二、頁411。

至77 宋 王應麟撰、《玉海》卷五二「景德四年,召輔臣登太清樓觀新寫四部群書。」

籍大備,自成體系,力可編目登錄。兩年後,又選曾鞏、沈括等編校四館書籍, 則是屬於館閣工作的正常範圍。

仁宗朝整理官書的支果,有些在當時並沒有立即顯現出來,如劉攽校《後漢書》,在英宗治平年間才完成;歐陽修校《漢書》,在神宗熙寧年間才出版 註78 。 英宗、神宗時,除了繼續搜訪、補充、校勘整理館閣書籍外,還出版大量經過校 勘整理的書籍,如刘宗校勘和頒定《武經七書》 計79 ,在校勘學更和重事學術 更工,都有重要的意義。

哲宗朝整理官書,在於補充秘閣圖書和補充一館藏書同時並舉,重點是校勘補充秘閣藏書。依據《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冊〈職官〉一八之一四《宋會要‧秘書省》載:

徽宋崇寧二年, 户部言 秘書省見騰寫三館秘閣書籍元秘閣收藏, 至今十七年, 裝遞成書共二千八十二部 註801。

這是哲字。代整理的秘閣書籍。另外,整理的三館圖籍也當不少。據《宋史·藝文志》載,北宋。代藏書計八千七日五部,那麼上七年中校定成書二千部也不爲少。且就當時而言,藏書的。分之。已得到整理 (a. 8)。

哲宗朝整理官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充分利用當時已經十分發達的印刷術。宋 館閣一直收藏印板書,而明確記載通過印刷途徑牒取出版物,則見於元祐二年 (1087):

館園無本及不勘者,許于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太清樓及諸官司關告。合要印本書,下國子監用黃紙印造 3182 。 近京朝的努力,圖書的精革部分再次集中於秘閣,秘閣具有的版本書庫的單

通過哲宗朝的努力,圖書的精革部分再次集中於秘閣,秘閣具有的版本書庫的職 能被保存下來。

徽宗在文化事業方面,卻有不少貢獻。據《宋史·藝文志》載: 徽宗時,以三館書多遠逸,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

^{12 7}k 宋 王應麟撰·《王海》卷四三·頁 191~192。

ai 79 清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冊 停儒, 四之八《宋會要 勘書》, 頁 2234。

註 80 清 徐松祥·《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册 職召 一八之一四《宋會要·秘書省》, 負 2761。

至81 據 凊 徐松賴·《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册 職官 一八乙一四《宋會要·秘書省》 記載「據:館帳籍,猶有一千二百一十三部及閱卷者二百八十九恭未寫。」帳籍即 書目。

官繕寫,一畫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自興寧以來,搜訪補輯 至是爲盛 註xx 。

相對於哲宗朝,徽宗更重內府藏書。

北宋末期徽宗宣和初年,曾在秘書省設置補完御前書籍所。據《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中〈書籍篇〉載:

科訪天下之書以資校對。以侍從官十人為參拜官,餘官為校勘官, 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事未畢而國家多故矣 # 84 。 令人南下,欽宗請康二日 1127 北擴 帝, 館秘閣以及太清樓等處藏書全為 金人所取,數量達七萬 千 百七十七卷 # 85 。

南宋偏安,朝不慮夕,但藏書事業仍然得到進一步發展。高宗紹興十一年 1143 重建秘書省,面臨藏書極為匱乏的情形下,故而詔置補寫所。南宋補寫 所的建立,對補充南宋館閣藏書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宋人不僅在查明 書的版本源流、著錄沿革和藏棄情形方面超越前代,而是 在校書方法上也將本校、對校、他校、理校綜合運用。如林億等校定《黃帝內經》、 劉攽《東漢刊误》等 tat 86 。

北宋官書整理事業爲豐富校勘方法作[兩項貢獻,一是在前人的基礎],找 到比較完善和先進的方法,具運用到占籍整理事業中;另一是雖沒有系統的理論, 但已在著手探索校勘理論、校勘方法中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如《新唐書糾謬》歸 納《新唐書》之失,就可視爲探索校讎則例最早的努力。

另外,宋朝政府選入和校勘都有一定的程序和規則。在入選方面,一館、秘閣都設有校理官,進行經常性文獻整理工作。此外,又命吏部從州、縣地方官中選拔有文化修養的人,加以考核,並選送「館、秘閣充任校勘」作。從宋人江夕虞的《宋朝事實類苑》卷,一中可以了解當時校勘官的設置情況:

命吏部銓選幕職州縣官有又學者,先試判策,擇可取者,又送學士院、試詩賦論,命赴三館私閱校勘。又令翰林學士李维、晁迥、王曾、錢惟寅、知制誥盛度、知陳知微於館閣京朝官,令各舉服勤文學者一人,爲覆勘官。迥等逐以集賢院校理宋綬、晏殊,直集賢院徐奭、麻溫,直

^{、383} 回註 16 0

年84 宋,程俱撰《《麟臺故事绶本》卷二中 書籍篇 ,頁 9。

至 85 清 陳夢雷撰、蔣廷錫等奉敕編板,《古今圖書集成》 經籍典〉卷五〈經籍總部臺北市: 鼎丈,民國 66 年 ,頁 26。

[、]至 86 蕭魯陽 此宋校書的万法 ,《河南圖書館季刊》1982 年、第二期,頁44。

奈文院檢討馬元充選。凡校勘官校畢,透覆校勘官覆权。既畢,遂送主 判館閣官檢點校勘,又待制三人覆加點校。皆有程課,以考勤情焉。至87 。 從這 記載中,可以看到北宋政府校勘官的挑選是很嚴格的。當時的一些著名學 者如上堯臣、歐陽修、宋綬、晏殊、張觀、宋祁等,都先後擔任此職、當時設校 勘官、覆校勘官、點檢官等,山校勘進行初校,校畢送覆校勘官覆校,覆校後再 山主判館閣官點檢校,最後再擇官又加以點校,又獻校勘要經過四道程序,可稱 是相當嚴格了。

總之,北宋統治者組織力量,聚書、校書,的確做了許多工作。在聚書方面,使用徵集、募獻、抄寫等多種力法,將能網蘿到的五代以前的圖書都收歸國家藏書中心,並多次下求書之詔和公布缺書目錄。在校書方面,成就更爲突上,其表現在對國家藏書的多次全面整理,而且一直沒有間斷過。其整理官書,幾了與整個土朝相始終。其校理圖籍門類之廣、數量之巨,都爲前代所罕見。對於北宋的官書整理事業,上如梁啓超說:「北宋整理官書,歷世不怠。」這句話,是比較合乎實際。

^{〒87} 宋 バツ虞撰、《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一(收入《別印又凋閣四庫全書》第八七 177冊 、員 266。

第三章 《崇文總目》與館閣制度

宋代館閣是國家藏書機構,兼有國家典籍的編校和收藏兩種職能。宋人不僅 在重書籍的編撰、校勘與雕印,同時朝廷亦重視館閣的興建,委重臣加以執掌, 並隆遇各種館職人員,使得館閣成爲宋代重要文化設施之一。

第一節 館閣機構

宋代學文院通稱一館秘閣。「館是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的合稱, 為國家圖書事業的主要機構。學文院既培襲了唐、五代以來中央政府藏書舊制, 又成爲宋代在官藏史「百次獨立建置單一的國家藏書中心。

唐代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爲之所,因此逐館命修撰文字,而宋朝一館合爲一, 並在景文院中(註)。據《唐六典》卷八注載:

武德初置修文館,武德末改爲弘文館。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爲昭文。二年又改爲修文。景雲二年改爲昭文 開元七年人改爲弘又,隸明下省。…… 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置詳正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貞觀初,褚無量檢校館務,學士號爲館主,因爲故事 st2 。

又卷九注載:

開元五年,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乃令右散騎常侍褚

日 1 宋 山夕虞撰、《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五 二館 俸 收入《景印艾周閣四庫全書》第八七四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頁213 °

王 2 唐玄宁御撰、 唐 李林甫等主·《唐八典》卷八 收入《景印又凋闢四庫全書》第 五九五冊,臺北市:臺彎商務,民國 72 年 , 頁 92。

無量、秘書監馬懷素總其事。……七年於麗正殿安置,爲修書使。…… 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於集僊殿,於是改名集賢殿,修書所爲集賢威書 院,五品已上爲學士, 公品已下爲直學士,以說爲大學士知院事 註 3. √據《稱與》称 1. ·截:

武德初, 內隋舊制, 宫史屬秘書省著作局, 至貞觀三年移史館於門下省北, 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 及大明宮初成, 貞觀八年, 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開元二十五年, 宰相李林甫監史, 从中書地切樞察, 記事者宜其附近史館。諫議大夫尹愔遂奏移於中書省北, 註4, 。

唐之「館屬中書、門下兩省,各有其所,各有其務,所以有相當之名稱,弘 又館、昭文館)有四部書,設學七檢校;集賢殿負責修書;史館則修史。因爲二 館位尸清要,所以由次相兼領,此與宋時三館不同。所以,昭文館在唐武德初建 方時稱修文館,後又改稱弘文館 後梁未帝貞明、915~920)年間,始置一館於 汴都禁中。據《職官分紀》卷一五載:

唐昭文館隸門下省,史館寓集賢,尚未合為一: 衆禮都於汴,舊年, 未備,至貞明中始以今右長慶叫東北小屋數十間爲二館 # 5 。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门户、因避自祖弘殷諱,下詔將弘文館易名爲昭文館。at 6 。

宋初,一館在右長慶門東北,亦稱西館,即後梁建館的舊館,僅有小屋數上間,建築上分簡陋,是不適宜於做圖書館的。當時設置的原因可能爲了修史,那時圖書不多,不需要像唐代分地收藏,於是因陋就簡,仍然襲用唐制一館之名,但無一館之實。據《末會要輯稿》第七上冊〈職官〉 八之五○《末會要・景文院》記載:

註 3 唐玄宗连撰、 唐 李林甫等注,《唐八典》卷九,頁98。

日 4 · 唐 杜佑撰,《通典》卷二一 收入《景印支川閣四庫全書》第八 三册,臺北 · 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 頁 259。

a 5 宋 孫逢吉撰,《職官分紀》卷一五 收入《景印文淵湖四庫全書》第九二三册,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366 °

宋 王應麟撰,《玉海》卷一八五「建隆元年二月,昭改弘又館爲韶文館」、

[[]註 7 清 徐松輔·《朱會要輯稿》第七十册 職官〉一八乙五 `《宋會娶·奈文院》 臺 北市:世界,民國 66 年 5 月 再版 ,頁 2779。

太宗繼位後,命有司別建一館,太平興國三年(978 三月,以二館新修書院 為崇文院,盡遷西館之書入藏。據《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冊〈職官〉 八之五〇 《宋會要,崇文院》記載:

太平興國二年,太宗本三館,顧左右曰:是豈以蓄天下圖書,待天下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命內侍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楝字之制,皆帝所親授自舉,車駕凡再臨幸。三年二月丙辰朔,成 有司奏功畢。乃下詔曰:國家聿新崇構,大集群書,宜錫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館新脩書院,宜爲崇天院 ## 8

景文院建成後,採取了下招徵集圖書,並公佈關佚書目錄,搜集公私新撰圖書和政府出版品,充實館藏等方法,使收藏圖書無論在數量和質量方面,都有明顯的提高。有關宗文院的建築和內部的設備,記載不多,但宗文院在宋代朝廷建築中是很突出的。據《王海》卷一六八稱:崇文院「輪奐壯麗,冠乎內庭,近世鮮比。計9。」其佈置概況,據《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冊、職官〉一八之五〇《宋會要,宗文院》記載:

既成、盡遷西館之書,分爲兩廊貯馬。以東廊爲昭又書庫、南廊爲 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凡六庫書籍,正副 僅八萬卷。初乾德中平蜀得書萬三千卷,開寶中平吳得書二萬卷,參以 舊書爲八萬卷,凡八庫書籍,皆以類相從 註10 。

太宗又下韶開敞御苑,廣植花木,引溝水築池、灌花。院內分東、南、西 · 廊 六 庫藏書 · 用雕 木做書架 · 再用 青綾爲簾幕 at n 。

太宗瑞拱元年(988,五月·下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一館書萬餘卷藏之。 有關秘閣的宏麗,有兩段記載。據沈括《夢溪筆談》卷 四〈雜志 〉:「內諸司舍 屋,惟秘閣最宏壯。閣、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木入》 al 12 。』又據程俱《麟臺

of 8 1] Lift a

[、]注 9 宋 王應麟撰·《王存》卷一六\ 故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九四七册,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年 ,頁 356。

其10 (清 徐松輔·《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冊、職官 一八乙五 《宋會要, 苧文陀》, 頁 2279 案 宋 李歳《續資冶通鑑長編》卷一九、宋 孫逢吉《職官分紀》卷 一五、宋 王應麟《玉海》卷五二及一八八、 兀 馬瑞臨《又獻通考·經籍考一》 等,所述略引。

主1 清 怜松朝,《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冊 職官 一八尺五 《宋會要,崇文院》, 頁 2779。

五12 (宋 沈括著·《夢溪筆談》卷二四 雜志一 長沙市 岳麓書社·1984年4月 · 頁199·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 然刊在崇文院 = 14 °

秘閣既爲特藏書庫,在政府藏書中甚爲重要,兩宋時期曾多次詔令增修秘閣。 第一次增修秘閣,是在太宗真化三年(992),據《「海》卷一六一載:

淳化三年五月、詔增修秘閣先是度崇文院之中堂爲秘閣,而址曆宁 末工,書籍止置偏廡内,至是始命修之,八月閣成。……以衡製秘閣費 刻石,詔其贊并序,朕兼爲親書并篆額,以旌秘省 註15 。

第二次增修秘閣,是在真宗景德四年(1007),據《玉海》卷 六一載:「景德四年五月,幸館閣周覽圖籍,以秘閣地狹分內藏西庫,以廣之 註 16 。」秘閣設置至此已有二十年,政府藏書愈來愈多,秘閣原建在崇文院之中堂,位置狹窄,不能滿足藏書的需要,有必要擴充館舍,於是有第二次的增修。

第四次增修秘閣,是在南宋寧宗嘉定六年(1213),據《南宋館閣續錄》卷 「載:

嘉定六年夏·三館以積久頹弊,中蒙朝廷峰錢。委工部并本省長貳計置修益,以六月十八日興工,八年七月畢,共約費錢九萬餘貫,中外一新馬 it 18 。

第五次增修,是任南宋理宗紹定四仟(1231),據《南宋館閣續錄》卷 載: 紹定四年秋,三館因居民遺漏延燎,僅存著作庭及後園。 本省具 申朝廷锋錢,委轉運司臨安府計置起造。以十一月一日興工, 上紹定 十月畢工,共約費三十五萬餘貫,中外鼎新規模一如舊式 註19。

註 3 宋 程俱撰·《麟臺故事》卷一 省舍篇 收入《景印又淵閣四庫全書》第五九 五冊·臺北下·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309。

狂14 (宋 沈括著,《夢奏筆談》卷一,頁6个

E 15 宋, 王應麟撰,《玉舟》卷一六三, 頁 271~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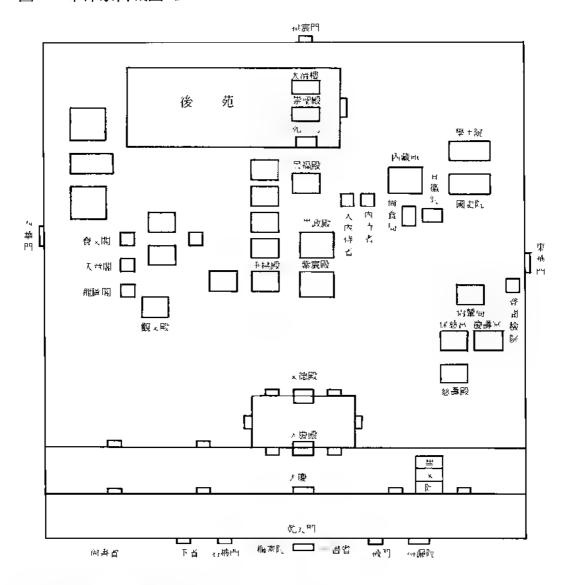
至16 宋 王應麟撰、《王海》卷一八二、頁272。

at 17 10 E 11 "

註 18. 宋 不著撰人,《南宋館閣續錄》卷二 省舍, 收入《景印又淵閣四庫全書》第 五九五冊,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 72年,頁 469。

at 191 宋 不著撰人、《南宋館閣續錄》卷二、省舍),頁 470。

秘閣新建後, 館、秘閣均在崇文院中,合稱「館閣」或「四館」。(如圖一) 圖一:宋汴京宮城圖 計20



完支院歷經四十年後,不幸於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囚榮王宮火災,而 延及崇文院。依據《麟臺故事殘本》卷 中〈書籍篇〉記載:「(真宗天中祥符)

^{32 20} 黄朝宗 宋代的國上圖書館 ·《大陸雜誌》第四十六卷第二期·民國 62 年 2 月· 頁 79。

八年夏,榮王宮火延燔崇又院秘閣,所存無幾 註2. 。」

依據《玉海》卷 プ、八記載:

翰林學士陳彭年上言,唐制中書、門下兩省,宮城之內,有內省: 宮城之外,有外省。請於左右披門外建外院,另置三館書庫 壬辰詔 於右掖門外,別置崇文外院, 至27

但原址仍舊重修,作其他収藏之用。依據《職官分紀》卷 五記載:

今欲據秘閣舊日屋宇間數重修,奉安太宗聖容及御書,頓置供奉書籍 -天工、禁書、圖畫,其四廊並充書庫及史館日曆庫,應館閣直閣、 校理、宿直校勘及抄寫書籍雕造印板,並就外號 ≥ 23 。

天禧元年、1017 · 詔崇又外院以「館爲額。至仁字天聖九年(1031) 十 月 · 仁字以追近市囂,非多士討論之所 註 24 。於是復遷「館於崇文院。依據《職官分紀》卷 五記載:

天聖九年,認從二館於崇文院,舊在左掖門內右昇龍門外,前列三館,後構秘閣,分藏群書。自大中祥符八年宮城延燔,以寫錄編籍權徒右掖明外道北。至是仁宗以逼近市蠶,非多士討論之所,命還舊所爲 4625 。

據此,崇文院二度沿車,頗爲明晰。但仍非最後定址。仁這樣一個非常時期, 宋政府能夠這樣有計劃的遷移藏書,以圖百年之安,由此可見其對圖書典籍的重 祝程度。

神宗元豐五年(1082),政宗文院爲秘書省。依據《麟臺故事》卷 《省舍》記載:

[、]至 21 宋 科俱撰、《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中、書籍篇 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 55 年 ,頁 5。案 宋 王應麟《玉海》卷一、八、 元 馬端臨《又獻通考、經籍考一》、,清 畢沈《續資治通鑑》卷三二所記略问,惟 宋 王明清《禪麈前錄》卷一、 宋 楊萬里撰、《禪塵錄》卷上並言:「八年榮王宮尺、延三館、焚芸殆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傳寫。」所謂就館閣傳寫、即《玉海》卷一六八注所謂「借太清樓本補寫」。

註 22 宋·王應麟撰·《王海》卷一八八·負 357。

第23 宋 孫逢吉撰·《職官分紀》卷一五、頁 366~367。秦 宋 孫逢ち《職官分紀》卷一五、宋 王應麟《玉每》卷一六八王、清 畢元《續貪冶通鑑》卷二二、元 馬端臨《又獻逋考 經籍考一》又簡意同。

ほ 24 語本 父 玉應離《玉海》卷一八五及一、八、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第七十 冊、職官,一、乙五二《宋會要·奈定院》

[「]注 25 宋 孫逢吉撰、《職官分紀》卷一丘、頁 367。案 凊 冷松《宋會要輕稿》第 七十冊 職官 一八乙五二《宋會要 奈文院》作「九年十一月八日」,之與此同へ 是孫氏本會要、 宋 王應麟《玉庵》卷一八五及一六八,屯節錄會要文。

嘉祐四年,還崇文冗于禁中内藏庫、請以前十三間與三館、詔:從之。元豐六年,復以還内藏庫。元祐二年,既復置館職,在省凡二十餘員,遂以大慶殿中朝服法物庫與內藏庫,而嘉祐所廣十三旬,復以歸秘書首,于是遂定 3+26 ^

神字元豐五年用工安石變法,改革官制,將崇天院改爲秘書省,廢除館職,設置祕書省職事官管理秘書省圖籍工作。崇文院的名稱至此雖廢,但一館秘閣的工作仍然繼續進行,直到欽宗靖康工年(1127),金兵破開封,館秘閣的藏本散矢,北宋崇天院的歷史才真正結束(高宗建都臨安後,設秘書省於國史院)。所以終北宋之四,宗文院的名稱雖有改變,藏書地址也幾經遷移,但它的國家圖書館的性質,是始終未變的。

第二節 館職設置

漢魏以來,朝廷設秘書監管理圖書典籍事務。秘書監在朝廷中的地位顯要, 官員待遇亦隆厚。唐代藏書設置集賢院、弘文館等,按館、閣分別安排官員管理, 秘書監則退於次要地位。

宋代基本上承襲唐代舊生,雖有秘書監,但 館、秘閣和六閣等都分別配置官員各司其事,秘書監只是徒有其名而已。館閣職務地位頗高,或爲擢升高級官僚的重要途徑,也是進行學術著述和個人進修之所。因此,從北宋到南宋,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又學家、史學家,如歐陽修、包拯、上安石、司馬光等,大都曾便身於館閣。

宋代館閣設立與秘書監職能的變遷,大致經歷了幾個階段:

北宋初至元豐改制,朝廷中秘書監依然存在,但因崇文院和秘閣陸續建立,並設立專門官員,故秘書監職能削弱,秘書官員替代秘書職能 據《文獻通考》卷五六〈職官士〉記載:

淳化元年, 記私閣次三館, 秘書省仍隸京百可。時秘書雖有監、少監、承、即、校書即、王守、著作即佐,皆以爲寄祿官,常帶出入。即官至秘書監,有特令供職者,有以他宫兼領者,有以扎秘閣官兼判者。

在26 宋程俱撰、《麟臺故事》卷一省含篇、頁308。案 清 冷松《宋會要輔稿》第七十冊 職官 一八乙五三《宋會要、崇文院》作「四年九月、詔以片藏西庫地還崇又院」與 宋 程俱《麟臺故事》所言合。

凡邦國經籍圖書悉歸秘閣,而秘書所掌,常祭祀祝版而已 [日 27]

元豐改制至北宋末,恢復秘書監職能,改崇文院爲秘書省,罷館職。三館職事由秘書省統一領導,設立秘書監、秘書少監以及工字等目, 並規定校領他局,專管圖書典籍之事。

(三) 南宋時期,仍設立秘書監、少監和其他官員,管理圖書典籍事宜。 宋代官制雖仍書舊而徒存其名,自司互以他官主判,雖有王官,非別敕不治 本司事。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七〈職官考一〉之〈官制總序〉云:

宋朝設官之制、名號品秩一切襲用唐舊,然三師、三公不常置、军相不專用三省長官。 ……養、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人分益庶務,故二省八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領,雖有王官、非別較不冶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與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左右諫議與言責,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執記事之筆,中書常闕舍人, 門下罕斧常侍,補闕、拾遺改爲司谏、正言,而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郎中、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七八 至28 、

此云以他召典領,亦即以他官掌本司職事,謂之善遺。據《文獻通考》卷四七〈職官考 〉之〈官制總序〉云:

官人授受之兄,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住者,職 以待文學之選,而以別差遣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動,有爵,故 士人以登臺閣暨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帶,以差遣要獻爲貴 途,而不以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正29

職事與本官不相稱,造成官制之紊亂,於是官不任事,如別無差遺,則以寄祿。 宋代「館、學士院、諸殿閣學士及館職、貼職皆職名。館職、貼職,通謂之 館閣。據李攸《宋朝事實》卷九〈官職〉〈秘書省〉條注載:

崇文院,太平興國三年置,端拱二年建秘閣于院中。昭文館、史館、 集賢院皆沿唐制工名,但有書庫寓于崇文院廳下,三館、崇文院各置貼職官,又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校勘,通謂之館閣 註 31. ~

^{11 27 ·} 亡 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卷五八 職官十 · 收入《景印文淵劉四庫全書》第 八一一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307~308。

st 26° 元 馬瑞融撰,《天獻道考》卷四七 職官一,之 官影總序,頁 136。

^{#1 29 5} LIÈ o

E 30 宋 李攸撰·《宋朝事實》卷九〈官職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57 年 3 月臺

據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六載:

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別無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臧廉問爾。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兀豐以前,凡狀元制科一任還,即試詩賦各一而人,否則用大臣萬而試,謂之人館。官制行,廢崇文院爲秘書監,建秘閣於中。白少監至王字列爲職事官,罷直館、直院之名,而書庫仍在,獨以直秘閣爲貼職之首,皆不試而除,蓋特以爲恩數而已 紅羽 ~

又據洪邁《容齋隨笹》卷一六、館職名存》條云: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止職,遂爲名 流。其高者日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 集賢院、秘閣:次曰集賢、秘閣校理:宮卑者日能閣校勘、史館檢討, 均謂之館職 at 32,。

另據周煇《清波雜士》卷 載:

貼職初上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私閣三等耳。政和間,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走功趨事者眾,官職寡少,不足褒延多七,乃增置集英、右文、秘閣修撰三等,龍圖至秘閣凡八等 註 33 。

因此,「職」 般指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和秘閣中的官職,如大學 七、學上、得制等,是授予較高級文臣的清貴的頭銜,並非實有所掌。未神宗元 豐三年 1080 官制改革,撤銷館職,另設秘書省職事官。自秘書監丞、著作郎 以下,皆稱館職。其他文臣兼帶館職,武臣帶閤門宣贊舍人,則稱貼職。因官場 中有時也稱各種差遺爲職,故常以職名來稱呼貼職,以示區別,所以,館職是指 管理館閣藏書的一切人小官員。(見表四)

一版 , 頁 148。

it 311 宋 葉夢得撰,《石林燕語》卷 、 收入《景印文凋閑四庫全書》第八六三册,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592 °

五·12 宋 共邁撰,《谷麝隨筆》卷一六 館職名存 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 68 年 6月 豪一版 , 負 153。

表四:宋色	代館閣職官表	al 34
-------	--------	-------

館閣職稲	館閣執事人員
領閣事	集賢阮大學十 昭文館大學十 秘閣領閣事 秘書監
提舉閣事	提舉秘書省 — — — — — — — — — — — — — — — — — — —
直閣事	直昭文館 直秘閣 集賢院直學 秘書少監 秘書丞
校理	集賢校理 秘閣校理 崇文院校勘 秘書郎 校書郎
檢閱	秘書正字 崇文院檢閱官
內務存辦事司員	崇文院同勾當官
修撰	足館修撰 實錄院修撰 集賢殿修撰
編修	史館編修
檢訂	史館檢討

崇文院中設置館職的目的,主要培養高級行政人才。仁宗 再強調:「館職所 以待英俊、「聯設三館以育才」;英宗也說:「館職所以育俊才」 a. 35.。仁宗明 道年間,諫官陳升不滿意當時館職的選任,提出批評說:「此來,館閣選任益輕, 非所以聚天下賢才長育成就之意也 a. 361。」可見館職是在育才。

館職的工作主要是編校一館秘閣藏書,擔任官修書籍的編纂和參預朝廷大典 禮政事的討論。前二者屬於圖書館的內部工作,而後者則屬於禮儀政務的範圍。 何以館臣能參預政務的討論?因爲他們身處藏書豐富的景文院,博學多聞,能考 古今之宜,對施政能提供寶貴意元之故。依據程俱《麟臺故事》卷一〈選任篇/ 記載,有對此的解釋:

祖宗時,有大典禮政事,講究因革,則三館之士,必令預議,如范 仲淹議職田狀,蘇軾議貢舉者,即其事也。詳議典禮,率令太常禮究與崇 文院詳定以聞。蓋太常禮樂之司,崇文院簡冊之府,而又國史典章在焉。 合群英之議,考古今之旬,則其施于政事典禮,必不詭于經李理矣[註37]。

註 34 清 水路、紀昀等奉敕撰,《欽定歷代職官表》卷二三、卷二五 收入《景印文 州闍四庫全書》第六 -册,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年 ,頁 436~437、478 ~479

証35 宋 程俱撰,《麟臺故事》卷二、選任篇,頁323~324。

延36 旬上註,頁322。

ョ37. 旬日35·頁325~326。

元豐改制以後,秘書省設秘書監、少監、丞、郎等職。秘書監與原館閣大學 土相當,統管朝廷圖書典籍事務;秘書省監及秘書丞,與原館閣直學上相當,參 預主持省務,掌領書籍國史曆數之事;秘書以與原館閣校理相當,掌校圖書分貯; 校書郎或正字,掌校讎典籍,刊正訛謬,從事具體的圖書校勘。

宋代浩唐制,昭文館、集賢院設大學上,史館有監修國史,皆由室相兼領。 據《玉海》卷一六五載:

昭文、集賢有大學士,史館有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領。昭文、集 賢置學士、直學士;史館、集賢置修撰,史館有直館檢討,集賢有直院 校理;崇又有檢討校書,皆以他官領之。初,诏又隸門下省,史館寓於 集賢,後合爲一 ¥ 38 。

館秘閣又各設學士,直學士,如直昭文館、直集賢院、直史館、直秘閣。 據《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九載:

淳化初,以呂祐之、趙昂、安德裕、幻中正, 並直昭文館, 具本朝 直昭文館, 自呂祐之等始也。集賢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 以李宗諤 爲集賢校理; 淳化初, 以和隊爲直集賢院, 具本朝直集賢校理, 自和隊、 李宗諤始也 史館有直館、有修撰、有編修、有校勘、有檢討, 太平興 國中, 趙鄰幾、呂蒙正, 皆爲直史館, 掌修撰, 而楊文舉爲史館編修, 是時修撰未列于職,至至道中,始以李若拙爲史館修撰。雍熙中, 以宋 炎爲史館校勘, 淳化中, 以郭延澤、董元亨爲史館檢討, 則本朝直史館 編修、史館修撰、史館檢討、史館校勘, 自趙鄉幾、呂蒙正、李若拙、 楊文舉、宋炎、郭延澤、董元亨等始也 此 39。

人據《宋朝事實》卷九〈官職〉載:

端拱元年,紹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爲書庫,日日秘閣。以吏部侍 即李至兼秘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必兼直秘閣,右贊善大夫史館檢討杜 鍋爲校理,而直秘閣、秘閣校理之官始於此 52 40 。

其次是集賢校理、秘閣校理;再其次是別文院校勘、檢討、同勾當官等。史 館又有修撰、編修、檢討等職。據《麟臺故事》卷四〈官聯篇〉載:

宋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無定員,以給諫卿監以上充。

証38。 宋 王應麟撰,《玉海》卷一六五、頁313。

^{52 39 ·} 宋 · 工少虞撰·《宋朝事實赖苑》卷二九 · 收入《景印 王淵 蜀四庫全書》第八七 · 四册,臺北市 · 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248。

ef 40 宋 李攸撰,《宋朝事實》卷九 官職,頁 146~147。

直學士不常置,掌问昭文。判院事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或差二人。 三館通爲崇文院,別置官吏。有檢討,無定員,以京朝官充;校勘、無 定員,从京朝幕府州縣官充,掌聚三館之圖籍。監一人,內侍死,兼監 秘閣圖書。天禧五年,又置刊勾當官一人。· …澤化元年,詔次三館直 閣,以朝宫充。校理以京朝宫充,掌繕寫秘藏,供御與籍圖書之事。則 閣一人,舊常以丞即學士兼秘書監領閣事。大中祥符九年後,以諸司三 品兩省五品以上官則。國初,又置秘閣校理,項掌閣事。成乎後,皆不 領務。史館舊萬集賢院,監修國史以宰相充。……修撰以朝官充,直館 以京朝宮充,又有檢討、編修之名,不常置 至41 。

[館秘閣還設有監官、勾當官、孔目官、庫子等職,參與館閣藏書的管理 [作 計 42 °

龍圖閣,設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學士,大中祥符工年置,以 杜鎬爲之;直學士,景德四年置,以杜鎬爲之;待制,景德元年置,以杜鎬、戚 綸爲之,並依舊充職。由於其閣是收藏皇帝御製之所,故其官視三館 註 43 。所 以,論及館職時也會涉及龍圖閣的學士、直學士和待制。

北宋初期,秘書省設有秘書監、少監、秘書丞、秘書郎、校書郎、王字、著作郎、著作佐郎。因秘書省國初並無圖籍,只需掌管常祀祝文之事,故秘書省官員實際上爲一種寄祿官,北宋中期神宗改制,崇文院改名爲秘書省,館閣職事官皆廢,

切圖籍事務由秘書省職事官負責。據《文獻通考》卷五六〈職官〉記載:

神宗元豐正名以索又院爲秘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歸秘書 者。畫私書者職事官,白監至正字,不領他局 52.44 、

此時,原秘書省寄孫官都轉爲職事官。宋神宗官制實行正從五品制,共工八品,秘書省官員品位分別爲:秘書監正四品,秘書少監從五品,秘書丞、著作郎從七品,秘書郎、著作作郎王八品,校書郎、正字從八品 註 45 。

宋哲宗元祐黨入執政,又恢復原來的官制 秘書省職事官基本上沒有變動,僅 将著作郎從正八品降到從八品,著作先郎自從八品降到正九品,但這一時期名稱更

a 41. 宋 程俱撰·《滕臺故事》卷四 肖聯篇,· 頁 327。

^{並42 同上註,負328。}

年43 元 脱脱等撰,《宋史》卷一八二 職官二 臺北市 鼎叉,民國 67年9月, 頁 3819

EE 44 · 九, 馬瑞臨撰,《文獻通考》卷五八, 職官十 , 頁 308 °

a45 清 冷松料·《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册 職官,一八乙二《宋會要·秘書省》,負 2755。

換頭繁、據《宋會安輯稿》第二 冊 (職官) 八之 · 《宋會安·秘書省》載: 哲宗元祐四年四月,詔職事官罷帶職,非職事官仍舊許帶。易集賢 院學士爲集賢殿修撰,直集賢院爲直私閣,集賢校理爲私閣校理,見帶 人並改正 取461。

徽宗政和以後,實行「貼職」,共分九等 1.47 、所謂「貼職」,本是一種附加官銜,但它在各種附加官銜中最大。加帶是種令人羨慕的榮譽,在升官階時,可時得到超遷的優待。文官「貼職」的一種方式,就是在館職中增加集賢修撰、直秘閣。一般情況,卿監資格的可帶集賢修撰,京宮以上可帶直秘閣。

至於秘書省職事官的職責,從《宋史》卷一六四、職官四/中可知:「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大文曆數之事,少監爲之貳,而丞參領之。註48/·」

秘書省的實際工作可分爲二大部分:一爲著作郎、著作佐郎負責編修時政記、 起居注、修纂日曆、祭祀祝辭;二爲秘書郎負責刊写並典藏集賢院、史館、昭文 館、秘閣經籍圖書;一爲校書郎、正字負責編輯校定之事 計492.0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與南宋都設有史館修撰、史館檢討「職,但意義有所不同, 正如洪邁《容齋隨筆》卷五〈史館玉牒所〉條所云:

國朝熙寧以前,秘書首無著作局,故置史館修撰、直館之職。元豐 官制行有秘書官,則其職歸于監、少及著作即、佐矣。而紹興中復置史 館修撰、檢討,是與本省爲二也 註50 。

關於館職的範圍,清代錢大昕在《二二史考異》卷七一曾作過考證。他說:

自大宗建崇文院及秘閣,而後士大夫以館職爲榮,皆試而後除,日 直昭又館、直集賢院、直史館、直秘閣;其次爲集賢校理、秘閣校理; 又有次爲館閣校勘;皆館職也。其除授則,由校勘遷校理,又由校理遷直館、直院,亦有召試徑除直館、直閣者 報行。

館閣也有等第之分,依據《容齋四筆》卷 〈一館秘閣〉條載:

國朝儒館仍唐先,有四:日昭 Z館、日史館、日集賢究、日秘閣。 奉以上相領昭 Z 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 若只兩相,則首

^{51 47 1 3 3 3 °}

E 48 元 朊脱等撰,《宋史》卷一六四 職官四,頁3873。

SE 49 同上注。

st 50 (宋 洪邁撰,《容齋隨筆》卷五 史館玉牒所 條,頁49·

王51 · 清, 錢大昕撰,《二十二史考異》卷七一 京都 中文,1980年 · 頁 .171 ·

廳東國史。唯秘關最低,故但以兩制美之。四局各置直写,均謂之館職, 皆稱學士;其下則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元不得處 52 52 ~ 宋代在府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厲行義、文學之工、註53,。

有了職名就被當作文學名流,甚得皇帝重視。由於三館的地位崇高,北宋很多著名人物,例如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蘇軾、沈括等,都擔任過館職。在當時的上大夫中間,形成一種風氣,以得一館職爲榮,甚至有人因未得館職而引爲畢生憾事,梅堯臣就是一例。據歐陽修《歸田錄》卷下注載:

梅聖介以時名當世,然終不得一官職。晚年在唐書局充修書官,尚 冀書成酬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 至541、 由此刊見館職在七人天心目中的地位。

因而, 三館秘閣官員按照職務高低, 分爲下列幾等:

第一等是判官,有判昭文館、判史館、判集賢院,由兩省五品以工官員擔任。 判秘閣,通常以水、郎、學上兼任;判史館,由朝官中官位最高的人擔任。

第二等是直館,有直昭文館、直史館、直集賢院,以京朝官擔任。直秘閣, 以朝官擔任。「館中以直昭文館地位最高,其次直史館,再次直集賢院,直館直 閣皆無定員。

第二等有檢討、校理、編修,如集賢校理、秘閣校理、史館檢討、崇文院檢討等,由京朝官擔任,皆無定員。

第四等爲館閣校勘官,由京朝官、幕府、州縣官、選人皆可擔任。其中選人 1f職三年,可改京官,京官選職三年或四年,可升爲校理

上述四等職事官皆常設館職,但隨著館閣藏書工作的需要,還臨時設置館職。 據《麟臺故事》卷二〈職堂篇〉載:

宋仁 (

宋 結 內年 二月 、 置館 閣編 定 書籍 官 、 以 秘閣 校 理 蔡 杭 、

東 襄 , 集賢 校 理 蘇 頌 , 館 閣 校 理 陳 絳 分 史 館 、 昭 又 館 、 集 賢 院 、 秘閣 書 而 編 定 之 、 4 5 5 5 。

を「六月・又益編校官、每館「員、給本官食公使+千及二年者選入、京官

^{±52} 青 共邁撰·《答齋四筆》卷一 · 館秘閣 條·頁3。

莊 54. 宋 歐陽修撰,《歸田錄》卷下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二八册, 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 72年 ,頁 550

至55 宋 程俱撰,《麟臺故事》卷二 職掌篇,,頁317c

除館閣校勘,朝官除校理、計 56 。」這種編定書籍官,以館閣校理兼任。如上作滿二年,選人、京官可授予館閣校理。

關於館職的選任,歐陽修有五:「館閣取之以三路,進士高科,大臣薦舉,歲 月轉勞。計57。」

第一種:取進上高科者任館職。如

真宗咸平中,王曾爲進士第一,通判歷州。代還,富試學士院,時 寇隼作相,素闡其名,特試于政事堂,除著作即、直史館 2581。

第一種:大臣薦舉。如

真宗詔卿士舉賢艮,翰林學士朱公昂舉陳彭年。陳以家貧,無贅編可投之備入礼。奏乞終任,不願上道。杜龍圖編、刁祉閣衙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道,不妄舉人;況彭年實有才譽,幼在江左,已爲名流所重。 乞不須召試,止用昂之舉,詔備清問可也。乃以本館直史館 at 50 。

第三種:歲月轉勞。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組織人員校勘《史記》、《漢書》。 至明年,以校勘《史記》、《漢書》官秘書丞余清為集賢校理,大理評事、國子監 直講王洙爲史館檢討「私 60 。

這一種爲館職任命的最主要途徑。

朱太祖、太宗朝,館職主要從科舉中錄取,也有自薦後在學上院考試而任命 館職的,以文理水平高低分爲七等。文理俱高爲第一;文理俱通爲第二;文理粗 通爲第一,其又分上、下兩種;文理俱粗爲第四,也分上、下兩種;文理紕謬爲 第五。另外若試賢良方上等科,皆於秘閣試論六道。161.0。

宋英宗時,入臣韓琦等荐舉章惇等幾十人爲館職,僅考核詩賦、鑒於大臣荐舉過多,造成館職冗濫的狀況,英宗治平四年(1067)規定選任館職需試論一首,武策一道 共 62 。宋神宗元豐七年 1074 集祖洽除知湖州上批以「社合與寧首

王56 宋 王應麟撰,《玉海》卷五二 收入《景印又漏隔四庫全書》第九四四册,臺 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 72年,,頁 412~413

計57 宋 歐陽修撰,《文忠集》卷一一四 又論館關取上箚子 收入《夢印文淵陽四 庫全書》第一一 三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頁163。

ass 宋 程俱撰·《麟臺故事》卷二 選任篇,·負321。

註50 宋 釋又瑩撰,《玉壺清話》卷八 北京 中華,1984年7月,頁84。

[「]at 60 宋 程俱撰,《麟臺故事殘本》 券二中 校雛篇,頁15

[、]計61 宋 程俱撰,《麟臺故事殘本》卷一上〈選任篇,頁9~10。

[「]註 62 清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七十冊 職官)一〇乙三《宋會要,私書省》,頁 2756。

榜高第、可與秘書省職事官 計 63 。」由此可見、館職選拔較北宋前期條件嚴格 許多。據程俱《麟臺故事》卷 1〈選任篇〉記載,宋仁宗慶曆年間進士及第一人 以上,都可召試館職 計 64。。

南末館職選任與北宋相比,有其明顯的特點。雖然選任館職不像北宋初期那樣嚴格,但館職餘授也不如北宋木中那樣隨意。在《南宋館閣錄》和《南宋館閣續錄》中記載,館職人員絕大多數是進一及第、進士、同進士計身,且多爲大臣所荐舉 計 65 ,高元 朝勵精圖治,內修外攘,館職任命較爲慎重。經過孝宗、光宗到寧宗一朝,南宋政府朝不慮夕,秘書省館職可隨意任除,宰相幾乎可兼任一切館職,其時館職制度也就名存實亡了。

館職泛濫,是宋代新品階制度的必然結果。在新品階制度下,一日爲官,終身食祿,無論才識高低,年限 到,照例升遷官階。仁宗慶曆年間改革官制,只是延長磨勘年限,並無賈質改變 神宗元豐改制也偏重形式,毫無起色,館職名目依然存在,徽宗政和年間又設「貼職」,館職取入更爲泛濫。

因此,兩宋的館閣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變化,也出現過館職尤 濫的問題,但這一制度,對於儲備和越級提拔人才、整理和編輯史料、促進文化 事業發展方面,卻起了重要的作用。

^{# 631} 日証 58, 頁 326 °

紅64 9年58,頁 322。

註6n 采 陳輟撰、《南宋館閣錄》卷七至八 官聯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五九五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年 、頁 445~461。

宋 不著撰人,《南宋館閱續錄》卷七至九 官聯 收入《景印及淵閣內庫全書》第五九五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貞499~545。

第四章 《崇文總目》之纂修

《標文總目》是北宋官方 部重要的藏書目錄。它的纂修,是對北宋前期, 主要是太祖、太宗、真宗一朝大力收集歷史文獻的總結。

唐末五代之際,戰亂頻仍,國家藏書,一冉散失。宋代開國以後,頗注意搜集編校書籍,藏書由「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館」增爲四館(私閣)。太祖乙徽 完,百餘年間,曾幾次派人校書和編書,以仁宗時代的編校工作爲最有貢獻。

宋代官修自錄,在北宋初年就編有:《史館新定書目》四卷、《太清樓書目》四卷、《皇朝秘閣書目》一卷 at i 。這些目錄反映了當時國家藏書和宮廷藏書的 狀況。

仁宗恢復崇文院時,發現館閣有不少書籍謬濫不全。乃於景祐元年(1034), 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語李淑、宋祁,將館閣副本書籍看詳,定其存廢,並將重 複及內有差漏者,立即袖寫校對。在這基礎上,命翰林學士上堯三、館閣校勘歐 陽修等,編製目錄。於慶曆元年(1041編成,名曰《景天總目》。

《景文總目》在了解宋代國家藏書概況,查驗存佚方面,仍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在我國古代目錄學發展史上,也是一部影響較廣的書目。

第一節 《崇文總目》之纂修經過

《學支總目》係以四館書并合著錄而成,全面反映景文院藏書,可以說是北宋國家藏書綜錄;也是宋代第一部有解題的官修藏書目錄,更是一部對後世影響

[「]all 宋 王應麟撰,《王海》卷五二,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九四四冊,臺 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72年,頁409~410、414^

深遠的目錄書。此總目上承《開元群書曰錄》,下啓《四庫全書總目》,其目雖已 遺伙,然就其殘存者視之,頗足爲後世編製目錄者之效法。

《崇文總目》的編修始於景祐初,歷七年至慶曆元年(1047)成。據《續資 治通鑑長編》卷一四記載:

景祐元年到八月辛酉,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語李淑、宋祁編三館 私閣書籍,仍命判館閣盛度、章得象、石中五、李仲容覆視之 = 2 。 其成書據《王梅》卷五二記載:

慶曆元年十二月已 班,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月》八十卷原註:堯臣與攝冠卿、郭稹、召公韓、王洙、歐陽修等撰,以四館書並合著錄,其書總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等祐元年閏六月,以三館秘閣所藏有謬監不全之書。辛酉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將館閣正副本書看詳,定其存廢、僞謬重複,並從刪去。內有差漏者,令補寫校對,仿《開元四部錄》約《國史藝文志》,著爲目錄,仍令翰林學士盛度等看詳,至是上之。正3。

《崇文總曰》主要是以崇文 館(昭文館、史館和集賢院)及秘閣所藏的圖書編修而成。宋朝建了以後,平定四方,收其圖籍,悉歸三館秘閣,並卜韶購求所缺散亡之書,以達到蓋天下圖書的目的,以及書籍對統治者所起的作用。

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因榮王宮火延燔崇文院,書多焚燼,所存無幾。而宋帝又深明圖書是治天下之根本道理。於是命樞密使、翰林學士、館閣校勘等,大量抄寫所遺缺之圖書。另一方面,訪求天下遺書。對償書者,小則授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在短短幾年時間,一館秘閣藏書就十分可觀。但所收藏的圖書卻雜亂無序、僞謬、殘缺、重複甚眾,然而對圖書的保存和利用都十分不利,要使書守其類,人按類索書,書不致於散亡。能夠長期作爲統治者的工具,就必須進行對圖書分類、校勘、編目等工作。於是,宋仁宗景祐元年 1034)命翰林

註 2 宋 李鑫撰、《續資冶通鑑長編》卷 - - 四 收入《景印又淵閣四庫全書》第二 一 五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760。

宋 王應麟《玉海》卷五二、 亡 馬瑞臨《又獻通考·經籍考一》所討稍略, 清 除乾學《資冶通鑑後編》卷四一缺載,此爲編修之始。

註 3 宋 王應麟撰、《玉海》春五二 慶曆崇文總月 條,頁412。

实 李春《寶寶台道鑑長編》卷一二四、清 除乾學《貞台通鑑後編》卷四八、清 母元《寶賞台通鑑》卷四二所連略同,然不及此文許騰。然《續寶冶通鑑長編》此又下有「帙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由此可以窺見其內容取捨准則。宋 李熹《續寶冶通鑑長編》卷一二四另列、舉受賞人,除文中所述者外,還有宋庠、刊約、楊儀、陸經、王從禮、裴威、楊安等人,與《購臺故事》卷二、修纂篇 司。

學上張觀、李淑、宋祁等看樣,審定一館及秘閣藏書的存廢與校補 旋又派王堯臣、王洙、歐陽修等,校正條目,討論撰次。並令优唐《開元群書四部錄》的體例,編著書目。經過七年補寫編目,至慶曆元年 1041,成書,江王堯臣奏工,賜名《崇文總目》。其著錄經籍共 千四百四十九部, 萬六百六十九卷 計4.

原本六十六卷,敘錄一卷。原書目錄依據錢何等所輯的《崇文總百》所附, 凡四部四 五類。其分類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相互比較,稍有 不同;因爲時代的不同,學術的與衰發生了變化,有的圖書亡侯,有的圖書出現。 所以,圖書的分類也發生了變化,但是四部分類的架構仍然未變。

《壹文總目》不僅著錄豐富,而且體例完備,每類有敘釋即類序,每書有解題。在這一點上,《壹文總目》是繼唐代《群書四部錄》以後、清代《四庫全書總目》以前的八百多年間唯一的一部卷帙浩繁而體例完備的官修目錄。它的體例爲後來的私藏家暴公武、陳振孫所效法。

《崇文總目》日於原書已佚,其卷數很複雜,故各書記載的也不同,有作六十七卷或六十四卷、六十六卷、六十七卷。在宋人的記述中,便有六十多卷的原本和一卷的簡目;再加上清人書中的不同卷數。茲分述於下:

- (三)《E海》卷五 、慶曆景文總目〉條引《國史志》:「《崇文總目》八十 六卷、序錄 卷,多所謬誤 。,。」
- 、1)《皇朝事實類苑》卷 1. (藏書之府)第十一則:

景祐初年……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等,人似府選詩論撰文,擇其偽濫者冊去之,遺缺者補緝之,摘其重複, 王,其訛舛,集其書之總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以頻分門爲目,成六十七卷,……賜名《崇文總日》 至6 。

(一)《通志》卷六十六、、藝文四〉載:「《崇文總目》六十六卷・」堯臣等程、」

《玉海》卷五二〈慶曆崇文總目〉條引「《中興館閣書目》云:六十六 務當考。」

《宋史・藝文書》卷三載:「《景文總目》六十六卷。」

[、]注 4 元 馬端臨撰,《天獻通考》卷 七四 經籍一/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八一四冊,臺北市:臺灣南務,民國72年,自21

AE 5 宋 王應麟撰·《玉洛》春五二 慶曆崇文總目 條,頁412。

莊 6 宋 江少虞撰、《皇朝事實類苑》卷三一 藏書之府 收入《景印又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七四冊,臺北市 臺灣南務、民國 72 年 , 頁 265

《道古章文集》卷二五〈崇文總目跋〉載:「《崇文總日》凡六十六卷。」 《天一閣書百》載:「《崇文總日》六十六卷,宋王堯臣等奉敕撰。」 《曝書亭集》卷四四〈詩文總日跋〉載:「《崇文總日》六十六卷。」 《孝慈章書目》載:「《崇文總日》云:上六卷。」

《結一廬書目》卷二載:「《崇文總目》/、上六卷,宋王堯臣等奉敕撰,明鈞本。」

《善本書室藏書』》卷十四〈史部十四〉載:「《宗文總目》六十六卷,明鈔本。」

《江南圖書館善本書日》〈史 · 載「《景文總目》六十六卷・宋王 堯臣等奉敕撰・舊鈔本。」

《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載:「《崇文總目》六十六卷,宋王堯臣等 奉敕撰,明寫本。」

以上皆作六十六卷。

四《郡齋讀書志》衢州本卷九載:「《崇文總目》六十四卷,宋主堯臣等撰。」《文獻通考》卷二一也〈經籍一十四〉載:「《学文總目》六十四卷。」 」述皆作六十四卷。

- (五)《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一四、《玉海》卷五二〈慶曆学文總目〉條、《麟臺故事》卷 、〈修纂篇〉;《經義考》卷二百九 | 四等皆載:「慶曆元年十二月己丑,翰林學士上堯臣等上修《崇文總目》六十卷」,都作六十卷。
- (六)《面宋樓藏書志》卷三七〈史部・日錄類〉;《辞嘉堂祕籍志》卷二 〈日 録類〉,均有舊鈔本六十二卷,皆載朱竹垞舊藏。
- 、七)《郡齋讀書志》袁州本卷二下,有一卷本;《直齋書錄解題》卷八也低 著錄一卷本。
- (八、)《四庫全書》輯《水樂大典》本・分爲 + 二卷。 《八、千卷樓書目》卷九〈史部・日錄類〉載:「《崇文總日》 | 二卷・抄 本・後知不足齋本。
- (九) 清嘉慶初,錢東垣等輯釋本,分爲五卷。

総上所記《景文總目》的卷數, 般著錄大都不計敘錄一卷,只稱六上六卷,如《通志·藝文略》、《「海》所引《中興書目》以及《宋史·藝文書》等皆如此, 北宋未南宋初年江少虞所編《皇朝事實類苑》,顯然是連敘錄片計。

李燾《續資冶通鑑長編》稱六十卷,懷疑是抄寫脫了「六」字,《王海》襲用

其文,故亦誤。至於《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袁本《郡齋讀書志》與 《直齋書錄解題》一樣,著錄的都是一卷本,晁公武未云其他,只是說:

右皇朝荣又沉書目也。隋嘉則殿書三十八萬卷,至唐散失已多,崇 文書比之唐十得二二而已。自經丙午之亂,存者無幾矣(#7 陳振孫則作了考山,說:

景祐初,學士王堯臣,司聶冠卿、郭稹、呂公綽、王洙、歐陽修等 撰定,凡八十六卷,諸儒皆有論議,歐公文集頗見數條,今此惟八十八 卷之月耳,題云紹興改定 即8 。

可見南宋以後通行的《景文總目》,已是刪去了諸儒議論的〈紹興改定本〉,但它保留了原書八十六卷的目錄。然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南宋諸家或不見其原書,故記卷數各異 。 9 。」梁啓超又云:「又或南宋時有多數關本,各家各據其所見之本著錄也 。 1 10 。」清人的六十 卷本,也當作如是。至於衢本《郡齋讀書志》說《崇文總百》六十四卷,雖爲馬端臨《文獻通考》所採用,但終不知其何據,疑是姚應續誤記。

《崇文總目》爲宋代整理圖籍之上要績效。其編纂歷史及內容價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列頗詳允,今不俱引。惟原書存佚及卷數等問題極爲複雜,茲分別考證於後:

· 原本關佚之部分及其關佚時代

依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見只有一卷, 似原書南宋時已佚。然《玉海·藝文》及《文獻通考·經籍考》尚錄本書解題多條。 E應麟、馬端臨年代皆在陳振孫後, 猶見原書。知原書在宋末元初猶存矣。惟 應麟、馬端臨所引皆屬經、史兩部之文, 集部全缺, 了部甚少。則以後生部在宋末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所輯本,其文無田《文獻通考》以外者,似明 初編《水樂人典》時,已不見原本,僅從《文獻通考》摭拾殘文,則原本始佚於

正 7 宋 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卷二下 書月類 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 57年, 頁 184

ze 8 宋 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卷八 目錄稱 上海,商務,民國 26 年,頁 224

^{云 9 清 水路等奉敕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史那·目錄頌一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54年 ,頁 1776。}

[、]註10 榮啓起着,《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 臺北市,臺灣中華,民國 47年6月臺一級, 頁 23。

元代矣。惟刀以智《通雅》引《景文總目》敘數語 註 11. · 爲大典本及今存傳鈔本所無,不知所據何本。

《王海》引《宋國史》稱本書別有敘錄一卷。方氏所引或即其又,壹明末尚 有此敘錄孤本在也間。

1、六十六卷本與一卷本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一卷本爲〈紹興定本〉。朱彝尊謂紹興中用鄭樵之 古,改定此書,去其敘釋 at 2 。 六 六卷本之亡,實由於此。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採其稅法,杭世駿反駁朱彝尊之說,謂土應麟、馬端臨尚引原書。知宋時原未有闕,後世傳鈔者,畏者繁重,乃率意刪去,朱說固非,然如杭說則一卷本,乃傳鈔殘缺偶然之結果。斯其不然,考晁公武《斟齋讀書志》於此書既著錄六十四卷本,又著錄一卷本,是晁氏所見,明兩本同時並存。一卷本之由來,錢大昕考云:

今考續《宋會要》載紹興十二年十二月,權發遣盱眙軍向子堅言· 乞下本省,以《唐書·藝又志》及《榮又總目》所闕之書,注闕字於其 下,付諸州軍戰應搜訪。是今所傳者,即紹興中頒下諸州軍搜訪之本, 专目無釋,取其便於尋檢耳 註13 。

今所傳一卷本(即天一閣鈔本),其中仍依據原本分六十六卷,即使《四庫全書》 輯本和錢東垣等輯釋本,仍是如此。

所以天 閣和清代的 些書目,便據以作六 多卷。然而一卷本各書上常注 「闕」字, 王源上於宋紹興頒諸州披訪之本,有目無釋,取便尋檢,固非改定爲 卷本,以擯棄六十六卷本,又非南宋時別無一卷本,而後人傳鈔殘缺而成此結果。

1、六十六卷本存佚問題

南宋時,兩本並行、入元後而六十六卷之足本已佚。綜合前文所臚舉之事實、

廷 万以智《诵雅》卷三所引、《崇王總日》敘:僅有「東晉三千一十四卷,李元校。孝 武增益三萬餘卷,徐度校。」計二十二字、《道雅》是類書體、《四庫全書》故在雜 家類、雜考之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九稱其「窮療硼麥,嗣必有徵」,不 過徵引既多、夫×能全據原書,恐難免據他書轉引。

as 12 清 永舜草撰、《瀑書亭集》卷四十四 崇文書日敬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57年1,頁 733。

略無疑義,可是在清代的書目中,尚見到六 多卷本。如《大 閣書目》載有六 五卷鈔本;《孝慈堂書目》、《結 廬書目》、《善本書室藏書志》、《正南圖書館書目》俱載六十六卷鈔本。《面宋樓藏書志》、《靜嘉堂祕籍志》俱載六十二卷鈔本。據此,似六十餘卷之原本,且傳鈔不止 部。

考倩代此書之流傳,以《范氏大 閣》爲祖本,其最出傳鈔者,則爲朱聲尊, 朱氏「《學文總目》跋」存於《曝書亭集》卷回四中,云:

《崇文總日》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獲,歸田之後,聞四明范 氏天一閣有藏本,以語黃岡張學使。按部之日、傳釣寄予,展卷膚之, 祇有其目,當日之钕釋無一存焉 #14.

此本即後此嘉定錢氏所據以編輯者,其爲紹興改定一卷本,而非六十六卷之原本。朱鈔本則展轉歸安陸氏,今流入日本。《面宋樓藏書志》之六十一卷本題「竹 垞舊藏」可證也(《靜嘉堂祕籍志》全鈔《皕宋樓藏書志》原文)。足見都是朱氏傳鈔的大一閑本。

上連經《孝慈堂書目》題六十六卷而注云:「一冊鈔 口十 番」 a.s 。全 書僅 冊百紙,其爲原本或紹興本,不易辨矣。」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亦未ご 傳鈔所自,今其書歸江南圖書館。《〉南圖書館書目》亦題六十六卷而僅一冊,也 足見不是六十餘卷的原本。蓮經(閩遠)藏書十、九爲黃薨圃所得,而丁氏所藏,多得黃氏,今江南圖書館本或即蓮經本,則亦范本或朱本之化身。

而《結一廬書目》著錄《崇文總目》八十卷,下十五:「共十本,明鈔本,每條均有解題,千頃堂叢書 ఓ 16 。」據此,原是范藏之外,別有一本。而此一本者,實爲晁公武、陳振孫、王應麟、馬端臨所未睹,或未全睹。可是從黃居中父子和當時的藏書家、績學之上,如錢謙益、朱彝尊、黃字羲、王士禎等,都常相往返傳鈔或信閱彼此的藏書。尤其是朱彝尊撰《經義考》,徵引書目很多,黃廣稷之《千頃堂書目》,徵引凡數百條,但有些溢出來,後來各家鈔本之外的,可是《經義考》所引的《崇文總目》,不出《歐陽修全集》和《文獻通考》所載。而此後朱學勒時百餘年間,正是目錄學正盛的時期,卻不見有人提到或傳鈔刊行。

又葉德輝所刊行的《結一盧書目》,則不列有這 原本《景文總目》,令人費

[、]新14 同計12c

註 15 清 干聞遠撰,《孝慈学書目》 收入《觀与堂書目叢列》臺北市 廣文、民國 61年7月,、自1576。

[、]at 16 清 朱學勤撰、《結一廳专目》卷二 收入《觀古堂書目叢列》臺北下:廣文、民國 61 年 7 月 , 頁 2001 ~

解。從各書徵引的敘釋文字,先有輯本,後來《四庫全書》和《錢輯釋本》通行後,便不傳了 1

總之,明末、清初就沒有人曾見到有敘釋的原本。有宋人記此書卷數,只有 六 、六十六、六十四、六 七之異司,無所謂六十二或六十五卷者,清代諸司 何以忽出此異卷,亦可怪矣。

第二節 《崇文總目》之作者

《崇文總目》是我國宋代國家的藏書目錄。此總目的作者,一說是主堯臣、 歐陽修等撰;一說是歐陽修等撰。持前說者有:

- (宋・王應麟《玉海》卷五二〈慶曆崇文總日〉條云:「慶曆元年 | 月 巳丑・翰林學士王堯臣等」新修《崇文總日》六十卷。」
 - 1)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云:「《崇文總日》六,四卷・宋王堯 臣等撰:」
- (三)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云:「《崇文總百》 卷・景祐初、 學丁 E堯臣・同聶冠卿、郭稹、呂公綽、 E洙、歐陽修等撰定・凡六 七六卷。」
- (四,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一〈藏書之府〉第十一則云:「景祐 初年,元詔群儒即書府,盡啓先帝所藏,校定餘日,翰林學 中王堯臣、 史館檢討王朱、館閣校勘歐陽修等……賜名《學文總日》。
- 、石)元・脫脫《宋史・藝文志》卷三云:「E堯臣、歐陽修、《崇文總司》 六十六卷。」
- (六)清《四庫全書總日提要》卷八五〈史部·日錄類〉云:「《崇文總日》 上二卷,永樂大典本,宋王堯臣等奉敕撰。
- (七)依據多方輯佚從諸書中輯出《崇文總目》的清錢侗等人。

持後一說者,見於(清)沈嘉轍《南宋雜事詩》卷二〈引用書目〉云:「《崇 又總目》歐陽修等撰 註18 。」

《景文總目》景祐元 1 著手編纂,慶曆元年十二月書成,前後歷時八年、據

ы 17 同註 10·頁 23~24°

主.8 清 沈嘉輟撰,《南宋雜事詩》卷二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雄全書》第一四七八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524。

《文忠集》〈年譜〉載:景祐元年七月,歐陽修參與《崇文總目》的編纂;景祐一年五月,降爲峽州夷陵縣令;寶元 年六月,復舊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康定元年六月,召還,復充館閣校勘,仍修《崇文總目》;慶曆元年十 月,《宗文總日》成,改集賢校理 ā 19 。歐陽修在《崇文總目》書成,自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後去:

自初營職,已與書筵 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群賢論撰之眾,而修方被罪譴,竄之荊蠻,汽離五年,赦宥三徒,山川城履,風波霧毒, 凡萬四千里而後至於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皆暇舊學,此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囚眾功,豈有微效 ~2 20 。

從這裡可以看出,歐陽修當時的地位和處境是很明確的。「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群賢論撰之眾」,歐陽修只不過是「小字輩」,又遭貶蠶,以校勘參與編纂,並且前後不足一年,時間不長,「此其來復,書三垂成」。因此,斷言歐陽修是《於文總目》的總其成者,與編纂實際不符。

《南宋雜事詩》清‧沈嘉轍等撰。其卷「詩云:

館閣藏書校更繁、智甄簿錄列庭軒、崇工舊目依稀見,去盡源况割 幾番 ±21 。

計後壮ム:

《朝野雜記》、《中與館閣書目》、淳熙中修、……例皆仿《崇文總目》六十六卷、舊于各書下疏明源流、自鄭棋盡礼之。今所傳者、僅書名耳 #22 。」

錯也。雜事詩非史學著作,也非史料筆記,以引用書目中「《夢文總目》,歐陽 修等撰」爲歐陽氏總纂的一個重要依據,筆者認為,是不嚴肅的。

《崇天總目》是宋朝的國家藏書目錄,上堯臣係天聖年間的馱元,實際參加總目的編纂,官階比歐陽修品。因此,歷來認定主堯臣是《意文總目》的總撰者

到19 宋 歐陽修撰,《支忠集》 年譜 收入《景印支牌閣四庫全書》第一一 二册,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13 ~ 14。

^{32 20} 宋 歐陽修撰·《歐陽修全集》卷九五 上執政謝能職啓 條 臺1.75:世界, 民國 50 年 1 月 , 頁 797。

[[]註2] 清 沈嘉轍撰、《南宋雜事詩》卷二、頁 523 註22、司託 18。

是比較合乎實際的。為什麼又加層歐陽修的名,而不署別的名,因為歐陽修撰寫了一十條敘釋,或是歐陽修在文學上、史學上影響較人,後人增入的。

關於《分文總目》的修撰者,據李熹《續資冶通鑑長編》卷 · 四記載,《崇文總目》除署名編撰者王堯臣外,實際上參與撰修的學者,還有聶起卿、郭稹、呂公綽、王洙、歐陽修、刁約、張觀、宋章、李叔、宋祁、李若谷等 註 23 ,而其中歐陽修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至於人多題王堯臣或歐陽修編撰,是因爲前者的官位品,且領銜上進;後者則學識淵博,聲望高,且在其全集中鈔存了若一敘釋 爲瞭解編纂者的生乎事蹟,茲將纂修者分述如后:

王堯臣 1003~1058/,北宋學者、目錄學家。字伯庸,應天虞城人。

宋仁宗天聖五年 1027) 舉進上第一,授將作監,通判湖州。歷任擢知制品、翰林學上、權「司使等職,後遷翰林學上承旨兼端明殿學上,爲群牧使。皇祐年 1051 充樞密副使,梁得仁宗信任。至和三年(1056) 拜參知政事,仁宗欲提爲樞密使,爲胡宿所抑。嘉祐三年(1058 遷吏部侍郎,八月卒,贈尚書左僕射,任五十六。諡文安。

堯臣居樞密一年,務裁抑徼倖,於是有刻匿名書在京師傳布,仁宗不以爲宣。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爲文辭溫麗。執政時,曾與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早立嗣。且說英宗曾養於宮中,宣立爲後,挾著詔書的草稿以進,未果 私 24 。

宋神宗元豐三年 1080),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帝以訪文彥博,具奏本末,遂加贈太師、中書令,改益文忠。堯臣通軍事、明吏治、精日錄學,除編有《是文總目》外,還有文集數十卷,今已不傳

聶冠卿 911~1042),北宋詩人、圖書館官員、校勘學家。字長孺。歙州新安人。

人中祥符五王(1012)進士,授連州軍事推官,楊億愛其文才,荐召試學士院,任館閣校勘官,具點校館閣圖書,校讎甚精。遷大理寺丞,不久進集賢院校理。因校《古代興亡論》等書,有謬語而被落職。後爲太常博士,復爲集賢院校

^{# 21} 宋·李焘撰·《續資台道鑑長編》卷 - 二四·頁 206~207。

¹ C 肌肌等率数据,《朱史》卷二九二、 列傳 第五一 漫北市,鼎文、民國 67 年 9 月 ,頁 9772 - 9776。

理官,擢尚書上部即中。預修《景祐廣東記》,直集賢院。

後奉使契計國,契計上觀其所著《蘄春集》,以副句清麗,因而待之禮遇極 厚。遠朝·召爲翰林學士,其階學好古,手未嘗釋卷。上于訂文。有《蘄春集》 1 卷 社 25 。

王洙 997~1057;,北宋藏書家、日錄學家。字原权, 作源权, 說字尚 文。應天未城人。

年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仁宗大聖進士。累擢史館檢討、知制誥、翰林學士。 出知豪、襄、徐、毫等州。仁宗嘉祐二年、1057) 九月卒,年六十二,諡曰文

工株博覽多聞、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術、音律、訓詁、篆隸之學、無所不通。曾在史館校定《九經》、《史記》、《漢書》、賴修《崇文總目》、《國朝會要》、《王朝經武聖略》、《鄉兵制度》等書。

藏書甚富,僅家藏書目著錄有書達四萬一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繁者,如《太平黃記》之類,不仁其間。仁宗朝參與制定「明堂禮儀」、「雅樂制度」。並撰有《易傳》十卷,雜文十有餘篇 at 26.

依據《墨莊漫錄》卷五記載:「藏書之富如宋宣獻、畢文簡、上原权、錢穆父、 上仲至家及荊南田氏、歷陽沈氏,各有書目 計27 。」

據此、知王洙乃宋代有名之藏書家、且有書目流傳於當世、今佚、書名未詳。

李若谷, 子子淵, 徐州豐人。舉進士, 補長社縣尉。後改大理寺丞、知宣興縣、知連州, 真宗將朝謁太清宮, 選通判亳州, 累遷度支員外郎、權一司戶部判官, 出爲京東轉運使, 徒知陝州, 改梓州。

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使契丹,陸辭,不俟重雜請對, 迺遽詣長春殿奏事,罷知荊南。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川。後以右諫人夫知延州。遷給事中、知壽州。旋加集賢院學士、知川寧府。還,勾當一班院,進龍圖閣直學上、知河南府。後改樞密直學上、知井州。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學上、知開封府,拜參知政事。以耳疾,累工章辭位,罷爲資政殿大學上、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諡康靖 計28

[「]訂25 儿 脱脱等奉敕撰、《宋史》卷二九四、 列傳 第五三、頁 9819~9820。

至 27 宋 張邦基撰,《墨莊漫錄》卷五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六四册,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頁 44。

註28 宋 モ科撰・《東都事略》卷五七、、列傳 第四十、頁356。

[·] 亢 脱脱等奉敕撰,《宋史》卷二九一、 列傳/ 第五十,頁 9738~9740。

若谷性資端重,在政府,論議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僧悌愛人,其去,多 見思。

李淑,北宋藏書家、圖書館官員、目錄學家。字獻臣,徐州豐人。

十二歲時,逢眞宗巡亳州,獻文數行,眞宗奇之; 人命賦記,語驚四座。賜 童子出身,試秘書省校書郎。

真宗天禧一年(1019),宰相寇準推薦之,賜進上,授秘書郎,進太常丞,累 遷龍圖閣學上、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評事,修《真宗實錄》時,任檢討官, 書成,改任集賢校理,爲國史院編修官。

仁宗天聖五中(1027),召試,賜進十及第,改秘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院, 同判太常寺,擢史館修撰,再遷尚書禮部員外郎,上時政上議。景祐初,知制浩。 爾後吕知河中府,累感風眩而至,年五十八,贈尚書石丞 at 29。

李淑一生博覽群書,多在「館秘閣中就職,對目錄學有研究,並熟於朝廷典故。家富藏書,爲公卿間之冠,多爲善本。自撰有家藏書目,名《邯鄲圖書志》上卷,著錄圖書五」七類,經、史、子、集共一、八一六部,二二、一八二卷。其分類爲經、史、子、集外,復列藝術志、道志、書志、畫志四類,通爲八日上卷。明胡應麟論此目類例,於四部之外,更列四日,下分五十七類,冲破四部分類的傳統。其子再集其目爲二十卷。

精康之變(1126 ,金兵入侵,藏書及書目皆散亡。曾纂修有《國朝會要》、 《一朝訓鑒圖》、《閤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 篇。 著有文 集百餘卷 ≟ 30. 。

宋庠(996~1066 ,初名邓,字阳泽、後改今名,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征聞封之雍丘。

大聖初,舉進上,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許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一司戶部判官,司修起居在,再遷左正言。久之,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知審刑院。施改權判吏部流內銓,遷尚書刑部員外郎

仁宗欲以爲右諫議大天、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 詔爲翰林學士。實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庠爲相儒雅,練習故事,自執政, 遇事輒分別是非。

紅29 宋 千稱撰、《東部事略》卷五七、 5.傳 第四十,頁 356~357。 元 脱肌等奉敕撰、《宋史》卷二九一、《列傳、第五十,頁 9470~9471。 紅30 番美月著、《宋代藏書家考》 臺北市 學海,民國 69年4月,、頁 73

库與幸相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庫與善者,與簡皆指爲朋黨,乃以序知揚州。未 幾,以資政殿學上徙邨片,進給事中,後復召爲參知政事。

慶曆七年 1047, 春,以洋爲右諫議人夫。慶曆八年,除尚書上部侍郎,充糧 宮使。皇祐中,拜兵部侍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上。享明堂,遷上部 尚書。皇祐三年、1051 ,乃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上知河南府,後徙訂戶,又徙 可陽,再遷兵部尚書。入覲,詔綴中書門下班,出入視其儀物。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訂萬國公。後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戶。以疾召還。

英宗即位,移鎮武寧軍,改封鄭國公。庠在相州,即上章請老,至是請猶 未已。帝以人臣敬,爲忍遽從,乃以判亳川。以司召致任。卒,贈太尉兼侍中, 諡元獻 記,。

羊自應舉時,與祁俱以又學名擅大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 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一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爲十二卷。《掖 坦叢志》一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一卷。

宋祁、998~1061),北宋史學家、文學家、日錄學家 字了京,安州安陸(今 湖北安陸)人,後選居開封維丘(今河南杞縣)。

哲宗相宋庠弟。大聖初與兄宋泽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名,而章獻太后擢 其兄,降祁第一名。釋褐,授軍事推官。累遷太常博士、直史館、同知禮院,定 樂器

又遷員外郎、同修起居在、權度支判官,疏請去冗員,節冗費,用經西北之 軍屯。次富知制語,以兄庠在中書,乃徐天章閣待制、司知禮院。俄改太常寺、 兼禮儀事。庠罷,祁亦出知州。終還爲知制語、

權同判流內幹。既遷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除弊創新,徒兼侍讀學士。 范仲產罷參知政事,章得象薦祁,而仁宗屬意於庠,遂改龍圖閣徐學士、史 館修撰。旋遷石諫議人夫,充群牧使,產爲樞密使,祁誤以誥皇,落職,知許州。 未幾,復侍讀、龍圖一學士及修撰,遷給事中。又坐其子與張彥方遊,出知亳州, 易集賢殿修撰,修唐書。歲餘,以禮部侍郎、知成德軍,請她馬禁。徙定州,以 鎮、定扼賊衝爲國門戶,請合爲一路,與兩河應援;又上禦戍論七篇,加端明殿 學士,尋遷吏部侍郎、知益州。代還,於三司使;又以包拯等論列,且其兄又執

[、]注引 术 王稱撰,《東都事略》卷 : 五、 列傳 第四八, 頁 415~416。 元 脱脱等奉敕撰,《宋史》卷二八四、 列傳》第四三, 頁 9590~9593。

政,遂依前三學士、修撰、知鄭州 at 32. ^

祁雖外官, 亦以史稿自隨, 至是書成, 遷左丞, 進工部尚書。嗣非翰林學士 承旨,復領群牧使。卒年六十四, 贈刑部尚書, 益景丈。

宋祁明吏治,精史學, L討詞, 世稱「新杏尚書」。預修《廣葉記》、《籍田記》、《集韻》等。除《學文總百》外,與歐陽修合撰《新唐書·藝文志》,加錄唐代學者自著之書,有二八、四六九卷。對研究唐代學術文化有很大的幫助, 著有《大樂圖》二卷、《益都方物略》、《筆記》、《宋景文集》等, 惜已佚。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有《宋景文集》六二一卷。近人趙萬里輯有《宋景文公長短句》一卷。

張觀,了思上,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有鄉曲名,中服勤辭學科,擢爲 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會鹽池更以臟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復 通判果州,改祕書省祕書郎。

仁宗即位,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還到國子監,權發遺開封府事,進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以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復知審官院,遂 拜司知樞密院事。

康定中,西兵矢利,因議點鄉兵,久之不決,遂與土鬷、陳執中俱罷,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再徙鄆州。歷知應大府、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年多病,請使郡,以觀文殿學上之許州。 月餘,拜左承。」父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贈吏部尚書,諡文孝 註33。

觀性至孝,初爲秘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眞宗嘉之, 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太府卿。觀趣尚恬曠,持廉少欲,至生書必 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

郭稹,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爲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直講,議者以其資淺,罷還河南。召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馮元知河陽,辟爲通判,徙通判,可南府。入爲「司度支、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

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既還、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擢

註 只 王稱撰,《京都事略》卷八丘、 列傳/第四八,頁416~419。

九 脱脱等奉敕撰、《宋史》卷二八四、 列傳》第四三,頁9593~9599。

註33 宋 王稱撰《《束都事略》卷五五、 列傳 第三八、頁 346。

元 脱脱睾奉敕撰,《宋史》卷二九二、 列傳,第五一,頁9765~9766。

龍圖閣直學上、權知開封府 暴感風眩卒 at 34 。

刁約,了景紅,丹徒人。少卓越,包苦學問。能文章,入聖八年(1030)進 上。實元中人爲館閣校勘,慶曆初與歐陽修同知太常禮院,其冬又與修等並爲集 賢校理,管當二館秘閣。嘉祐初直史館,四年、1059)出爲兩浙運使還判一司鹽 鐵院,出提點梓川路刑獄 八年、1063)再判鹽鐵院還戶部。治平中出知揚川, 掛冠歸,並築室潤州。

約家世簪纓故所居,頗有園地之勝至,約更葺爲一園口藏春塢。凡當代名流 皆有詩從容里,日游息其中,於神宗元豐五年(1082)卒,享年八十餘、51,35。

呂公綽(999~1055),字仲裕,北宋壽川人,陰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

天聖中,爲館閣對讀。召試,直集賢阮,辭,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罷相,復爲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田知鄭州。還判吏部南曹,累遷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請復太醫局,及請設令、丞、府史如大官醫師,旋罷之。後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爲史館修撰。時夷簡雖謝事,猶領國史,公綽辭修撰。夷簡薨,還兵部員外郎,復爲修撰,服除,復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

公緯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定 迺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圖。 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締給二,裸獻興俯,玉帛尊尋,菁茆醯醢,鍾石 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今佚

公綽通敏有才,父執政時,多涉上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漏洩除拜以市恩, 時人比之竇中 [136]。

歷知制告、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 祀明堂,遷刑部以中,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餘,願龍府事,進翰林 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後左遷龍圖閣學士、知徐州。頃之,公綽復侍 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又遷右司以中,木拜,卒。贈左諫議大夫。

註 36 宋 王稱撰,《東都事略》卷五二、 列傳 第二五,頁 328~329。元 肌肌等奉敕撰,《宋史》卷三一一、 列傳 第七十,頁 10210~10212。

歐陽修 (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日錄學家、圖書館官員。字水 叔,目號醉翁,晚號六一居上,盧陵人。

仁宗大型元年、1023 應舉,座賦逸自韻點名。四年,薦名於禮部,六年, 以文國學士胥偃於漢陽,偃留置門下,攜赴京師,七年,試國子監第一,補廣文 館生,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八年,試禮部復爲第一,其後又參加引政殿前復試, 中甲種第十四名進士,特授将任郎,試秘書省校書即,充西京(今河南洛陽)留 守推官。

明道 年、1033), 進階承奉郎、景祐元年(1034), 以王曙春, 授宣德郎, 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掌書記,館閣校勘,奉詔編定「館秘閣藏書總目。 年, 以言范仲淹貶職事,降爲峽州夷陵縣令,次年,移光化軍乾德縣今。

實元 年 1039),復舊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元十、1040),范仲淹起爲陝西經略招訂安撫使,辟修掌書記,辭不就,復充館閣校勘,修《景文總目》,轉授太子中允。慶曆元年(1041),加騎都尉,以《景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次年,通判滑州。三年,轉太常丞,知諫院,歲暮特授右正言,知制誥。四年,奉命使河東,諫廢麟州事,旋分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進階朝散大天,訂信都縣子。五年,時杜衍、韓琦、富弼、范仲淹等以黨論相繼罷去,修三疏切諫,適以孤甥張氏犯法,遂降知滁州,次年自號醉翁,作醉翁亭記,七年封開國伯,八年,徙知揚州。

皇祐元年(1049),移知穎居、轉禮部郎中、復授龍圖閣直學士、二年、改知 應天府兼南京留守、轉吏部郎中。四年、去職。

仁宗至和元年(1054),復舊官,以權判流內銓事,當出知同州,吳充、范鎮 皆爲修辨言,參知政事劉沆万提舉修《唐書》,亦乞留修修書,八月,沆拜相,遂 詔修刊修《唐書》,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二年,假右諫議人夫奉使契丹,契丹 上重修名,命貴臣四人押宴,以元尊寵。

嘉祐元年(1056),加上輕車都尉,進封樂安郡侯,次年,權知禮部貢舉,特轉石諫議人夫,攝禮部侍郎,權判史館。三中,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四年,爲群牧使。

嘉祐五年,《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告成,提舉曾公亮 <u>秦</u>,推賞特授修禮部 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旋拜樞密副使,可修樞密院石政記。

嘉祐六年,參知政事,進封開國公,次年,提舉三館秘閣寫校書籍,進階正奉大夫,加柱國,御賜飛白書。八年,仁宗崩,英宗繼位,奉敕書大行皇帝哀冊諡寶,轉戶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祿大夫。

治平元年(1064)轉史部侍郎,次年,兩上表乞外調,提舉編纂太常因革禮 百卷成,進階光祿大夫,加上柱國。治平四年,神宗即位,以追崇樸王議,御史 昌誨等誇修奏劾,修亦力求退龍,轉尚書左承,特進,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尚 書,出知亳州

熙寧元年、1068),轉兵部尚書,改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便、次年,御賜香藥及自定新校前漢書,三年,改知蔡州,更號為六一居工。修夙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污衊,即連表乞謝事,及守青州,又以請正散青苗錢性工安石,求歸益切,熙寧四年,乃以太子少師致仁,熙寧五年 1072) 薨逝,享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武五

著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易童子問》「卷、《毛詩本義》「四卷、《集 古錄》、《洛陽牡丹記》、《居土集》五十卷、《六一詩話》、《六一詞》、內外制、奏 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今許文雜著多種、合爲《歐陽文忠公集》「百五十一卷

宋朝文風鼎盛,學術發達,史學作品尤多而精,爲學術人放異彩。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李壽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朱熹的《通鑑綱目》、鄭樵的《通心》、羅泌的《路史》、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是史學巨著,但開創風氣的,不能不推歐陽修的五代史及新唐書。歐陽修不但對史學有特殊的貢獻,而且是改進史學與宋代史學的先導者。他運用最高的標準來臧否人物,褒貶善惡。他注重到一代之典章制度,禮樂又物。載筆簡而記事詳,語精而義正,備貝史才、史學、史識之三條件,可從下述幾點來看他對史學改進的成就。

他糾正了歷史對朝代嬗替的正統與問位的界說,而著正統辨 at as , 認 爲史學家講到各朝是不是正統,(E往拘末於五行生剋之說, 或拖有偏見, 所以他說:

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权,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欲借唐爲名,

²³⁷ 宋 王稱撰、《東都事略》卷七二、 列埠/ 第五五、頁 463~468

九 规则等奉敕撰,《宋史》卷:一九、 列傳 第七八,頁10375~10382

宋 歐陽修撰,《又忠集》、年譜,頁10~20。

ext 38 宋 歐陽修撰,《居士外集》卷九 正統辦 收入《歐陽修全集》臺北市,世界, 民國 50 年 1 月 , 頁 420。

託大義以窺天下。……故曰因人之論也 註內

統之以德是正統,統之雖不以德,仍然是統。朝代雖正,而不能統 ,則根本不是統 在混亂中,根本中斷,無所謂正統。他認爲討論正統問題,不能賣目地採用道德的教條主義,而不顧客觀的事實。

(一),他提出六經皆史的看法。」守仁嘗說五經皆史,章學誠說六經皆史, 其實歐陽修在宋朝三經說過:

為道丛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顧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又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顧而行之者是也。 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44.

按此云其文章至今而取信者, 乃六經所載, 換言之, 六經即是歷史了。他拿重六經, 但遇到不合理或不可解的地方, 則抱懷疑態度, 而對於其他歷史書上不合理的記載是不會盲從的。

一,他重視原始更料。他搜集古金石器物文字,用原始更料校訂歷史上的 記載。所著《集古錄》千卷,《跋尾》上卷,是有系統的考古學創作。

他說:

三代以來,至實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大,亞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予性顯而嗜占,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敛於其閒。……好之已篤,見力雖未足,猶能致之 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川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占錄、至42。

他所注重的是在爲史傳作考證,所以說:

《集古錄》保存著古代金石刻文及釋器的著錄, 則以廣後人的見聞, 則 以校上補充史傳的闕謬。這一點在史學及考據學上,事尤為重要的建樹,現可以

se 39 实 歐陽修撰,《居士外集》卷九 原正統論),頁414~415。

at 40 [4] at 38 ∘

註4 宋 歐陽修撰、《居士外集》卷一六 與張秀才第二書 , 頁 481。

E 42 宋 歐陽修撰,《居上外集》卷四一 集古錄自序,頁 287。

^{# 43} 向上証 ^

舉例來印證。如魏受禪碑,十月至未受禪於漢。歐陽修據以證後漢書獻帝紀 中月 乙卯皇帝遜位,魏吉 月癸卯魏猶稱王的謬誤,軍作論說:

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 註 44 ! 又如〈前漢谷銅角銘〉,歐陽修跋五:

到甬、原父在長安得之,其後銘云 谷口銅甬容十十,重四十斤, 甘露 宣帝年號 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原义以今權量校之,容 二斗,重十五斤 ≈ 45 。

這用以考古今權量的差異,是最爲有用的。

依據沈括《夢溪筆談》卷 〈辨證一〉云:

于考樂律,及受認改鑄軍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升,計以斗當今一 十七升九合,秤二斤當今十三兩 #46 。

此六十當 1.79 斗·則十十當 2.9833 斗·與原父所校 10 斗當 3 斗·所產不過 0 0147 斗,可謂正同,只重量不甚符合。沈括所考的古稱、比谷口甫的重量百分之一六。 不知道沈括是以何物作校量,但以容量來推校,則歐陽修的銅甬是正確的。

歐陽修在考丁、闡釋全石文字的時候,利用令石文字來對屆史傳,糾謬補缺,使金石文字成爲歷史的見證,從而豐富了歷史文獻的內容。在約四百篇的《集古錄跋尾》中,歐陽修訂正舊史之訛誤達「百餘處。將金石文字作爲研究歷史的重要文獻,這是史學研究中的一大創墾,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 他重視當前的史料。他不但博覽群書,重視當前的史料,而且致力於日錄學。在慶曆元年,便參加編修《先文總目》。這本書影響到後來的日錄學。如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的分類方法和內容,就大致採用了《宗文總目》的辦法。

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校讎通義》的序言中說,編著書目,最困難的是撰寫敘錄,尤其是各類小序。他指出:「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爲此 a. 47 。」而據學者研究,《崇文總目》中的小序,一年出自歐陽修之手。由此,可看到歐陽修在編修《崇文總目》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也肯定了歐陽修在整理古代文獻方面的不朽貢獻。

at 44 宋 歐陽修撰·《集古錄跋尾》卷四,頁 [134。

at 45 宋 歐陽多撰,《集古錄跋尾》卷一,頁[10]

^{〒46} 宋 冼括著·《夢溪筆政》卷二 辨證 / 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4月·頁 23。

[、]註 47 青 章學誠著,《校雠通義》敘收入《粵雅字叢書》第五集,臺北市,臺灣華天,民國 54 年 5 月 ,頁 2413 ^

 τE_1) 除了撰寫集古錄保存史料以外,他任史館修撰時,曾奏請史館多保存史料。他說:

然近年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制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 at 4x 。

他又主張史館獨立,不受君主支配,所以說:

自古人君,皆不自闍史。今撰违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 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 == 44

除了官家保存史料之外,他又致力於私人方面的保存史料,所以作《歸田錄》、《濮 議》及《奏錄》等。

(六)參與編修《新唐書》、《舊唐書》修於五代動亂之時,能夠援引的史料有限,北宋中期便出現了要求重修《唐書》的呼聲。仁宗至和元年、1054,歐陽修和宋祁奉敕重修《唐書》、歷時七年,成《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書中的本紀、志、表、爲歐陽修所纂、列傳則出於宋祁之子。《新唐書》問世後不久、便取代《舊唐書》,成爲記述唐代歷史的一部正史。

《新唐書》在正史編寫體例方面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新唐書》增列了表系。清顧炎武對正史中的表曾給予高度評價,稱作史體裁,莫大于是 註 50 。這實際也是肯定了《新唐書》在恢復表系方面的貢獻。其二,《新唐書》的 专書十分詳細、志書是專門敘述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新唐書》將志擴大爲

「項,不但材料豐富,而且也全面地反映唐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形而《新唐書·藝文志》則將開元前後直到唐末的書目全部載入,並且簡載作者情況,其中唐人文集就有六百多家,成為今日學者查考唐人著述的主要依據。

(七)編修《新五代史》。宋太礼開寶六年 973 四月,敕令薛居正纂修《五代史》,該書山於成書倉促,採訪剪裁,難免失誤。歐陽修認爲它繁猥失實,便有意重新撰爲五代史。其後,在政事倥偬之間,他問始著手編纂,前後經過近十八年的時間,修成《新五代史》。該書到神宗興寧十年、1077 才得以刊刻間世。

五代史記效法春秋。錢穆說:

歐陽修的五代史是上法春秋的!後來人批評此書,說它褒敗祖春

年48 宋 歐陽修撰,《泰議集》卷一二 論史館门曆秋,頁850。

和 49 月 1 (主 ·

廷50 青 顧交武撰,《日知錄》卷二六 新唐書 條收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八五八冊,臺北南、臺灣商務,民國72年,頁974~978~

秋,故義理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又說史官秉筆之士,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惟歐公既然自任遷固[ass]。 這是說一般正史,從四史以下文章都寫不好,也沒有一種高向的觀點,是以成爲標準的著作,只有歐陽修五代史記可謂遷固以來未之有。這都是極端稱讚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文章比史記,而書自義理又是學孔了春秋的。趙甌北說:

不閱薛史,不知歐史之簡嚴也。歐史不惟文筆潔净直追史記,而以 春秋書法寓褒敗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 at 52 。

歐陽發說:

先公既奉敕撰曆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 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司、皆不及也、……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炎異附會之說,皆出則人之所未至,其於五代史,允所留心,褒貶善惡,爲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 at 531 。

對於《新五代史》的評價,眾說不 。如與《舊五代史》相比,《新五代史》 存在著內容過簡,敘事不詳的缺陷,然而它的長處卻是十分明顯的。其一,它格 外重視史論。歐陽修將自己的全部感情均傾注到他記述的史事之中,自司馬遷之 後,這樣的史家實在是屈指可數。其二,《新五代史》具有鮮明的文學性 歐陽修 以文學家的手筆寫史,他的人物傳記,語言簡潔生動,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八/編修《歐陽氏譜圖》。譜牒是 種重要的文獻資料,又是保存原始史料最佳的檔案,此地方志乘的功用還要正確。歐陽修不但注意研究,還努力加以改善。他依照禮記「小宗別子爲定」的辦法,創立五世一格法 文集中有〈與曾鞏論氏族書〉說: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宣勝邈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又學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 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允不明其遷徙,世次多 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註 54。

這表小宋代族譜的客亂失修。同時蘇洵也是研究譜牒學的。他說:

年51 錢穆〈歐陽修新五代史與新唐書 收入《錢賣四先生全集》第三十三册《中國史學 名著》,臺北市 聯經,民國84年,頁251。

至52 清 趙翼撰,《廿二史答記》卷二一 歐史書去謹嚴 臺北市 樂天,民國 63 年10月再城, 頁 285。

註53 宋 歐陽修撰,《歐陽修全集》 竹錄卷五 事跡,頁1371。

as 54 宋 歐陽修撰,《居1集》参四七 與曾單論氏模書,頁323。

爲蘇氏族墻。它日歐陽公見而嘆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視之,有異 去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向於是又爲大宗 譜法,以盡譜之變,而並數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 至55

歐陽修的《歐陽氏譜圖》 信時間上稍早於蘇洵。它在體例 · 本於司馬遷《史記》的表、鄭玄的《計譜》。它以五世為限,上從高祖起,下至玄孫上。五世以外,表格難以容納,就另外開闢 · 個世系。已以時代為經,以人物為緯,每人之下記載子孫姓名、生平事蹟等,見於史傳或其他家譜的,附於圖後、記事繁簡,則以遠近親疏爲別。譜圖簡明實用,被世人廣爲取法,成爲宋代以後新譜牒的規範之作。

北宋後期, 上安石、朱長文、游酢、程邓等人先後編撰世譜或家譜。至南宋, 上人夫參與編撰族譜的逐漸增多、到明清, 私修族譜遂成風氣, 成爲社會上的 大盛事。然而他們所採用的體例,始終未超脫歐陽修和蘇洵所創定的格式。因此, 歐陽修開創了宋以後的新譜學。這是他對古代文獻事業的又一大貢獻。

第三節 《崇文總目》之傳本

現存《崇文總目》的輯本有 種:

- ·) 寧波天 閣所藏之明抄宋版《崇文總日》 卷,有目無釋,上有闕字, 可能就是紹興 二年 1142) 頒發諸州重搜訪的本子,稱〈紹興改定本〉。
- (一) 清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人典》中輯出,共十一卷, 此爲武英殿聚珍版本,也稱《人典本》或《四庫輯本》。
- (二)《錢輯釋本》,《崇文總日輯釋》五卷。清嘉慶四年 1799 ,錢侗等人依據《天一閣本簡日》,又從《歐陽文忠公集》、《王海》、《文獻通考》等宋人文集、史乘書目暨宋元人叢書敘跋,輯而綴之,並以《四庫輯本》互勘異同,凡得原敘一十篇、原釋九百八十條、引證四百二十條,定爲五卷,較前輯本溢出甚多。日分四部四十五類,以書成年代先後爲序,原釋無考者爲之補釋,參產闕誤處附以按語,群書所引而天 閣本無目者,別爲補遺,並合歷代評論提要爲附錄。此輯自曾刊人《汗筠齋叢書》(即《蘭芬齋叢書》)、《粵雅堂叢書》、《後知不足齋叢書》、《叢書集成初編》

af 55 宋 蘇向撰、《嘉祐集》卷一四 譜例 收入《景印文淵閣內庫全書》第一一四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947~948。

、 56 。《錢輯釋本》雖有缺佚,但優於十一卷本,爲今之通行本。

《穿文總目》的大部分序文仍保留在歐陽修的《歐陽文忠公集》中。其卷 二四為《定文總目》敘釋,所存序文爲經部八篇、史部二篇、了部 一篇、集部 四篇。《宗文總目》後亦遺佚,今傳世者爲《四庫輯本》、錢東項等《輯釋本》,雖 考訂精審,然亦不能復其原璧。至其流傳經過,朱彝尊、机世駿、錢入昕及《四 庫提要》等,雖有辯證,以錢說爲勝 註57 。《宗文總目》雖然缺佚,但它在總括 宋初書籍狀况,以備後世查驗存佚方面,仍然存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党文總目》的原本、約散佚於宋、元間;而傳本僅是一卷的簡目,不過清 人有輯本(《四庫輯本》、《錢輯釋本》)。

·、簡目注本

《學文總目》的原本既久已亡佚,而《歐陽修全集》、《文獻通考》、《王海》等書,頗加引用。朱彝尊想加以彙鈔而未成。朱氏雖未能從事《崇文總目》原本的輯佚正作,但是,他對一卷本的簡目,似曾有注。如《崇文總目輯釋》卷一〈經部、易類〉,《周易正義補閥》七卷。、:

原釋那礦 (見天一閣鈔本),不著撰人名氏,其說自謂碑類達之關 (見《文獻通考》)。東垣按《玉海》引《崇文日》问《诵考》作《周易正義補缺略例疏》一卷,引不著撰人名氏。……陳詩庭云:前《周易正義》孔類達等四字,下卷《尚書斷章》成伯璵三字,及此邢璘,並與《通考》所引至異,疑世所傳天一閣本,即朱錫卷所鈔,而此數條皆其增加者。錫疊曾撰《經義考》,故舊本于經部注釋撰人獨多 註58 。

據陳詩庭按語,實得自《四庫全書》輯本。四庫本卷 《尚書屬章》條目云:「不 著撰人名氏。」而入 閣抄本書下有「成伯璵」 字,與在不著名氏之說不符, 唯恐是朱彝尊所加,非原本所有。而四庫本《周易正義》和《周易上義》條及《周 易正義補闕》,則均無按語、是其所據的天 閣本沒有孔穎達、邢臻的姓名,還是 館臣略而未加按語,則不得而知。

註56 梁啓超著,《圖書大辭典·薄錄之部》,頁22~23。

⁵至 57. 宋 青 朱輝卓《暴書亭集》卷四四有 崇文書] 故 、 青 机世骏《道·5堂文集》卷二五有、崇文總月 版 、 清 錢大昕《十寫齋養新錄》卷一四有 崇文總目 等,二天皆有辯證,惟以錢說輕勝。

註 58 清 錢侗撰、《崇文總日輯釋》卷一、經部·易類 臺北市:廣文、民國 57 年 3 月 、頁 35∼36 °

又如輯釋木卷一〈經部·詩類〉《毛詩古訓傳》二十卷·「毛亨撰」,東垣按《漢 三》二十卷或作故訓古了通 並未注明出自大一閣或《文獻通考》等,四庫本便 本記載撰人名氏。

又如禮類的《「禮》(《周禮》十二卷、《儀禮》十七卷、《禮記》二十卷)著錄「鄭康成注」,內書的情形相同。不過,討類的《韓詩外傳》十卷條目下,輯釋本著錄「韓嬰撰」,並東坦按《漢志》八卷,四庫本則無、這些撰人姓名,似非人一閣本所有。

又如〈經部・禮類〉的《禮記字例同異》一卷條目之下,輯釋本著錄「《唐志》 不著撰人,原釋闕(見天一閣鈔本)。東珥按《玉海》引《崇又目》司 。在輯釋的 體例下,《唐志》不著撰人,不是原釋,所以四庫本無。但是也不是錢東垣等按語。

在小學類的《書隱法》一卷條目下,輯釋本著錄「《通志略》、《宋志》,並不 著撰人。」及禮類的《禮記字例異同》一卷條目下有「《舊唐書》無、《新唐志》 作異同。」《新唐志》成書已在《崇文總目》之後 註 59 ,且同出於歐陽修之手。 至於《通志》成於南宋,《宋志》更晚在元代。不僅不能爲《夢文總目》敘釋所引 用,紹興間的有目無釋本,也不能引用。而這 類的例子也很多,且不僅是經部, 連史、子、集一部也很多。這一問題遠比《周易正義》十四卷條目下的孔穎達等 撰人姓名重要,《錢輯釋本》無一字說明,而僅因《四庫輯本》致疑於闌入敘釋的 撰人,可說是見小遺大子。頗疑這些引證的各家書目,以出於朱彝尊,因爲清代 流傳的《崇文總目》簡本,雖多說是出自大 閣本,實則每從朱氏《曝書亭集》 轉載。而錢輯本多少也受到這些注記的啓示。

:、《四庫輯本》

《學文總目》小僅原本早已由殘缺而亡佚,即使 卷本簡目,也僅有鈔本流傳。 倩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時,自《永樂大典》中輯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是刊阶致釋之後,全本已不甚行,南宋諸家或不見其原書,故 所記卷數各異也。……此本寫芭欽天一閣所藏,朱彝尊錫而傳之,始稍 見於世,亦無作釋。……今以其言考之,其每類之敘,見於《歐陽修集》 者,祇經史二類及子類之半,馬鴻臨《又獻通考》所載論説亦然。晁公 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皆在《通考》之前,惟泉公武所見多

^{33 59 《}新唐書》修成於嘉祐五年 1060 ·《宋文總月》則修於景祐元年至慶曆元年 1034 ~1041 · 早於《新唐書》二十年。

《通考》一係,陳氏則但見六十六卷之日,題曰紹興改定者而已。《水樂 大典》所引,亦即從晁、陳二家日中採出,無所增益,已不能復睹其全。 然蒐輔掛比,尚可得十之三、四,是亦夷勝於無矣。謹依其原次以類楠 入,整爲一十二卷,其六十六卷之原次,仍注於各類之下 註60 。

梁啟超也說《景文總目》編纂歷史及內容價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列頗 辞允。而前引對輯任的說明,則不夠清晰。所提及「晁公武所見,多《通考》一條」,即指衢州本所載的二十四卷本。「從晁、陳 家目中所採」,是說晁、陳二志 所記的一卷本簡目,而晁、康二家,也是書目,易於误解是從晁艺、陳錄本書所 引採出,「無所增益」,固然如此,可是和天 閣本卻不免有此出入,當是因傳鈔 本既多而有歧異。「蒐輯排比,尚可得十之「四」,如指簡目,實大體完全;如指 原本敘釋,則有六十多卷,不僅庫本不到 之一、四,即使錢氏輯釋本,也沒有 這麼多

輯釋本附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中,有錢侗按語云:

四庫館新定本作十二卷,提要所錄亦同此作二十卷,傳刻誤也,是 書編類,悉依天一閣所鈔紹與改定本。《歐陽公集》、《文獻過考》所載敘 釋,並标附諸書之後。餘如《水樂大典》所引各書、亦取證一二,凡原 敘二十七篇,原釋二百一十七修,引證二十一條 每6,

與《錢輯釋本》輯得原釋九百八十條相比,還不到四分之一。至於四庫本的傳本· 由商務印書館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別集》·另外,《景戶文淵閣四庫全書》·收入〈史 部·目錄類〉中。

二、《錢輯釋本》

《四庫輯本》既然採錄不廣。清嘉慶三年(1798),嘉定錢氏再予以搜輯,編成《崇文總目輯釋》五卷、袖遺一卷、附錄一卷。四年已末 1799,,錢侗撰有小引,記其經過,云:

以今觀之,《歐陽集》一百三卷,具錄經、史、子三部原敘,《文獻 通考》多半採《總日》之又,獨集部全未稱引,子部又加略耳。餘如《玉 每》各類,其述《崇文日》尤多。而《歐陽全集》、《南豐文集》、《東觀 餘論》、《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校雠藝文二略》、《孟子疏》、《輿

廷60, 问註 9,頁 1776~1777¢

地碑日》、《雲谷雜記》、《因學紀聞》、《三家詩考》、《漢藝文志考證》、《宋史·藝文志》、《陝西诵志經義考》諸書,暨宋、元人叢書·敘跋閒一及之、皆足以貪考訂,亦不僅如朱、杭二跋所云也。

侗家舊藏四明 节氏天一閉動本,止較卷數,時或標注撰人,然惟 經部十有一二,其餘不過囚書名相仿,始加注以別之,此外別無所見, 讀者病焉。

秦君贤若偶見是書,叱爲秘笈,欲受而付之释人,因偕伯兄既勤、 仲兄以成、金秬和姊倩凡五人,區類搜採,其引見古今載籍者,輯而綴 之,循錫徵乙志也。

雕校方千,又屬友人於文淵閣中售鈔四庫館新定之本,互勘異同,總得原敘三十篇,原釋九百八十條,引證四百二十條,或原釋無從考見,乃爲博稽史志、補釋撰人。其中標卷參差,稱名錯雜,以鑒關漏之字,此姓之交,傳諸來茲,易滋疑義,則仿趙君錫考異,隨齋批注、王伯厚考證之例,問爲一二商確語。而陳君令華亦時與參校,其間所益益夥矣。至原本書共二千四百四十五部,三萬六百六十九卷,較諸今本多寡懸殊。蓋七百餘年來轉驟傳鈔,未免脫佚,故有群書所引而今無其目者、侗又別爲補遺,附著卷後。凡間半載而事竣,命曰輯釋,釐卷以五。經部爲伯兄輯,史部爲仲兄輯,子部下爲秬和輯,集部爲照若賴,其子部以上則飼所輯也(註62

以上所記,頗爲詳備。不過還遺漏了一項,便是原本每卷開頭,都有其多少部、 計多少卷字樣,輯釋則又引證《學文總目》所載,明其異同、並由就今本所收各 書,核計其部、卷數,加以比較。

茲以	《錢輯釋本》	和	《四庫輯本》	做	比較如下	å. 63	:
----	--------	---	--------	---	------	-------	---

	《四庫輯本》	《錢輯釋本》	增加
原紋	七篇	: 篇	分之 強
	七條	たん、條	四倍丰強
引證	. 條	四′條	+ 任

EE 62, 其中伯兄名東口, 仲兄名譯。秬和名金錫鬯, 錢侗姊文: 照若名奉鑿。八人分正合作, 可說是家庭作業, 實爲目錄學上之佳話。其又引自清, 錢侗等撰,《荣又總目輯釋》之 崇又總目輯釋 2.5. , 頁 22~23。

^{¥63} 喬行珀 崇文總目考略 ·《國王政治大學報》第五十二期·民國74年12月,頁8°

「見錢東垣等用心之處、用力之勤。

現依據《錢輯釋本》將各類的部、卷數列於後,以見當時的四館藏書的情况 a 64 :

類 別	部數	卷數
易類	八部	一し一徳(《玉海》引《崇文目》作一七八卷)
書 類	t_#ß	八卷
詩 類	/ SH'	上卷
禮類	= - 	、
樂類	四八部 實四九部)	八一卷(實三〇二卷)
春 秋 類	二三部	1九六卷(實三九七卷)
孝 經 類	上部	九卷
論新類	: 畫語:	
小學類」	二八部	^卷
小學類下	二九部	一九 實二二卷,
經部 共計	. 部(實二二三部,	・七七儿巻(實二、九(四卷)

類 別	部數	卷 數
正史類	部、實二九部,	二、一、二卷 實二、一三二卷
編年類	/、消	九 じ ∴ 苍 (寶六○六卷)
實錄類	二二部	八四 卷(實八〇-卷)
~ 雜史類 [·	1.7.75	八七 卷(實六六一卷)
雞史類下	一四部、實三三部)	三三九卷(實三三一卷)
偽史類	U #K	一 大卷 實二一九卷)
曜 官 類	三四當	二卷 (實二二五卷)
儀 注 類	八部(實二九部)	一 二、卷、實一二〇卷)

^{32 64.} 引自 凊 錢侚等撰、《崇文總目輯釋》。倪士毅 北宋官修日錄—— 崇文總目 ·《宋 史研究集刊》 杭州:浙江古籍,1986年4月 ,頁 334~337。

刑 法 類	L 部	□ 八卷(實七○五卷)
地理類	、部	六四七卷
氏 族 類	₇ - _{ሬነ} ያ	一卷、實一〇九卷)
歲 盱 類	万.音。	四 卷
傳記類上	七八部(實六八部)	-: 七 - 卷
傳記類ト	七六部 (實七四部)	川七,卷(實四二八卷)
目 錄 類	儿部。	·七儿苍(寶一八六卷)
史部 共計八五五部(實八四二部) 七、七六八卷(實七、六八二卷)		

類別	部 數	卷 数
儒家類	व्यव्य 🕸	- 卷(實 2 2○卷
道 家 類	. 五部	L 卷(實一六八卷)
法 家 類	八首四	てれ巻
名家 類	កដ	卷
果 家 類	· .%	一六卷
縱橫家類	普段	二卷
雜家類	三九部	24 卷(實內二〇卷)
農家類	八部	四卷
小說類上	七一部(實七○部)	二九八笠 實ニハセ卷)
小說類下	五一部(實四九部)	八二五卷(實八四四卷)
算術類	· 합2	し九卷(實七三卷)
藝術類	五川部(實五二部	九八巻(實一〇〇巻
醫書類 ·	五八部 (實五八部)	一、二七二卷(實一、三八四卷)
醫書類:	J. (實五八部)	二八、(卷(實三六三卷)
醫書類	五六部	-五三-卷
四蕨書餾	六五部(實六三部)	· 九卷(實一四六卷)
醫書類五	六五部	卷 (實一三五卷)
卜筮類	六 部(實五六部)	山卷(實一一·卷)
天文占書類	A 部(實四七部)	-九ビ笹(實一八一卷)
暦 算 類	四八部	一儿七卷(實一八一卷)
/ī行類 l	hi sk	/t ^つ 四卷(實五〇一卷)

	_	
五行類中	上 部(實七二部)	八五卷(實一七七卷)
五行類下	□ 部(實五二部)	l-I九卷(實一六一卷)
道書類	11 11.195	· 四卷(實九五卷)
道書類	五 部(實四八部)	二八六卷(實二八〇卷)
道書類	五八部(實五九部)	八一卷(實八二卷)
道書類四	八、三部(貨七九部)	九八苍(實九七卷)
道書類五	五、部	·八四卷(實八六卷 /
道書類六	五万部 (實五四部)	し九卷(實七五卷)
道書類七	五 部(實五六部)	八 - 巻
道書類八	五上部 (實四九部)	八五卷
道書類九	六 。郭	'、卷(實一○○卷)
釋書類上	九七部(實五五部)	三二八卷(實三二九卷)
釋書類中	九四部	八九卷(實九八卷)
釋書類下	. 七部	二二卷、實二九八卷)
子部 八計一、	八二四部(實一、七九二	部) 一二、四 七卷(實一二、五五五卷,

類 別	部數	卷數
總集類[七:部	一、六三儿卷(實二、七二八卷)
総集類下	七四部 (實七二部)	14一卷(實四二八卷)
別集類	- 九九部	· 一、一二六卷
別集類 -	· - = 'jl'	- 、 川 、 円卷
別集類 .	亡八部	三 卷
別集類四	八部	三五 卷
別集類れ	四二部	卷
別集類人	プ、 部	三 卷
別集類七	八 部(實六(部)	九二六卷(實五六五卷)
文 史 類	五部 (實九〇部)	七个卷
部 大計七日	 9四部(實セ四 _部) 七、	1. 卷、實七、四六八卷,

經、史、了、集四部合計實一、四 部、 〇、六 九卷;與原書 、四 四五部、 〇、六六九卷,不相符合,恐係輾轉傳鈔,未免脫誤所致。梁啟超云: 今錢輯所采佚文既加增,考證亦更精審。倘朱氏結一盧本不足信或 已佚者,則錢輯固當爲此書第一善本矣, 4165。

趙土煒撰《中興館閣書目輯考》,亦參考《崇文總目》,在其所撰自序中立: 乾隆中葉,四庫館臣,自《水樂大典》輯出《宗文總日》,僅十得 二三,提要已謂其為策府之驪淵,藝林之玉圃,誠有以也,嘉慶初,嘉 定錢氏,合募季戚友之力,另為新製、採集益廣,所得尤多,雖偶有舛 訛,無妨大體 360 。

僅在推崇之中、稍有微詞。

又在其所撰的後序中云:「《景文總目輯釋》,用後知不足齋本·(會校過)。」當時是在撰《輯考》的過程中,發現了《錢輯釋本》的缺失,所以曾校過。不過在後序末署「時錢氏輯成《景文總目》後之由三十有三年」,對《錢輯釋本》還是頗爲推崇。計 67 。

但是,趙上煒在《宋國史藝文志輯本》自序中則云:

今《崇文》雖有輯本,惜考覈不精,《中興》並輯本亦無。余乃從 事網輯,褰錄成書。《崇文月》亦重加校訂 至 68, 。

錢氏合六人之力,歷時生年,引用參考。上多種書籍,輯成「《崇文總日輯釋》。 然而趙上煒一個人在一、四個月中,使對輯釋由「偶有姓訛,無妨大體」而到「考 覈不精」,再經「重加校訂」,但是,可惜的是趙氏未能對《崇文總目》詳加輯考, 連他自己「校過」、「重加校訂」的本子,也無從見到。

陳漢章對《錢輯釋本》也曾加以校訂,收入其自撰之《綴學堂叢稿初集》中, 民國 二十五年印行,但這部叢稿未見收入《叢書綜錄》中。今田大陸北京市現代 出版社於一九八七年據綴學堂叢稿初集本影印,收入《中國歷代書目叢刊》第 輯中、

茲就《崇文總目輯釋》一書之得失,分述如下:

(一)體例方面

輯釋本在按語部分有出自《四庫輯本》的・並未加以說明。如〈經部・論語類〉《刊謬王俗》八卷、、史部・職官類〉《具員事跡》七卷、〈子部・小說類下〉《鑄

^{\$}E 65 架啓超著,前引書,頁 25 c

程 66 趙七煒撰,《中興館閱書日輯考》自序 收入《書目類編》,臺北市 成文,民國 67年7月,負592。

at 67 趙士煒撰·《中興能關書月報考》後序,頁 597。

^{32 68} 趙士煒撰、《宋國史藝又志輯本》自序 收入《書目類編》、臺北市 成又、民國 67年7月 , 頁 640。

錢故事》 卷等,這些書中的按語都是出自《四庫輯本》的,而輯釋本在引用按語時,並未加以說明。

另外・輯釋本任各書下簡目

走有關了・四庫本用小字運行記在各條之不的

し、當是原釋、輯釋本則在各條之下・用大字標「原釋關」一字・再用雙行 バイ 在下面計「見大一閣鈔本」六字。如〈經部・樂類〉《降聖引譜》一卷,原釋闕(見 天一閣鈔本);又如〈史部・編年類〉《正閏位曆》 二卷・柳燦撰・原釋闕(見天 一閣鈔本)。這不僅增加元字・而且這祇是簡本所計・不能算是「原釋」。

又輯釋本在所採用《文獻通考》、《王海》等書徵引的敘釋原又之上,也都分別冠以「原釋」 子,和簡目所注的「闞」子,處理起來完全相同,一無分別。如〈經部,春秋類〉《春秋釋例》「五卷,杜預撰,原釋八五 上 例(見《文獻通考》);又如〈經部,入學類上〉《釋名》八卷,原釋劉熙即物名以釋義,凡 十七日(見《五海,藝文類》及陳道人《刻釋名跋》),這都在體例上實有繁瑣而不明。

(二) 引證錯誤

如《先文總目輯釋》卷 (史部·偽史類) 載:「《吳錄》 一卷・徐鉉等撰。 釋按《唐·》作 · · · 卷、張勃撰。」據《舊唐書·經籍志》和《唐書·藝又志》〈乙部·雜史類 載:「《吳錄》 · · · 卷、張勃撰。」而《宋史·藝文志》卷 」〈史部·霸史類〉載:「《吳錄》 · · · 卷、徐鉉、高遠、喬舜、潘祐等撰。」其不知並非 · 書,係書名偶司

又如〈子部‧藝術類〉載:「《相鶴經》一卷,浮邱公撰,侗按《舊唐志》又有伯鑾撰一卷。」據《舊唐書‧經籍志》卷下〈內部‧農家類〉載:「《相馬經》卷,伯鑾撰。」而《唐書‧藝文志》所載亦同。則係輯釋本在引證上所造成的錯誤。

(三) 斷章取義

〈經部・孝經類〉載:「《孝經》 卷,鄭康戎ィ・。(見《文獻通考》)) 原釋云:「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秘府。」,依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 〈經部・孝經類/ム:

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注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 經》,即鄭注者。而《管文總日》以爲咸平中日本國曾周然所獻。未 詳執是 並 69 。

az 64 宋 柬振孫撰,《直於書錄解題》称二 經部,孝經類 臺北市:廣文,民國

錢東垣按語僅節取「《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國僧周然所獻。等句;以補日本僧名,而刪去「新羅亦獻過」的記錄和未句的疑詞。

又如〈經部・易類〉載:「《周易》上卷,原釋正弼注。(見天一閣鈔本)」錢東垣按引「《隋志》、《釋文》敘錄並六卷 」按《隋書・經籍志》云:「《周易》卷,魏尚書郎上弼は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 巻,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梁有魏大司農風董遇注《周易》上卷,魏散騎常侍荀煇注《周易》卷,亡。」而《經典釋文》、《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等卷目俱同,《崇文總日》也當如此。而錢氏所按引,則係斷章取義。

(四)論斷錯誤

《經部·春秋類》載:「《春秋述議》一卷,原釋隋在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據以爲說而增損之,今一十九篇正 (見《文獻通考》)」錢東坦按「舊本議訛作義,今校改。《通考》作「述議傳」、《唐志》二十七卷。按《隋書·經籍志》著錄《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以爲作義字近古,不當據後來傳本改 而《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均已作議。而《宋史·藝文志》僅載 卷,亦同《宗文總目》,也失於按語引證。

(五)接語引證資料不全

、經部・小學類上/載:「《小爾雅》一卷,孔創撰。」陳詩庭云:「《文選》 注引皆作《小雅》。,按《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載:「《小雅》 卷,末祁校云:ハブト部本有爾字,」這可知陳氏引《文選》社具證一名《小雅》,小如《漢書・藝文志》早,而《漢書・藝文志》有的本子作《小爾雅》,可證明這一本書名山來已久,不是從《崇文總目》開始的。

(六) 按語不明確

(史部・編年類) 載:「《上氏五位圖》 二巻、E起撰、原釋:自開闢至唐、 以五運爲叙。(見玉海・藝文類)、而錢氏釋按:「《王海》弓《崇文目》同・《隋』》、 《唐志》、《通志略》 申 + 卷、《宋志》作《五運圖》 一卷。」按錢氏按語所引《E 海》、當是指書名卷數與《宗文總目簡本》同、不過在文字二不夠明確・申且很容 易和輯引之《玉海》相混淆。 《錢輯釋本》雖然有上述缺失,但它也有精審之處。如〈經部‧春秋類〉載:「《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錢東坦按歐陽永叔書《春秋繁露》後,出於《歐陽修全集》,引跋文,所論較詳,足資證也。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亦都未能加以引用。

又如〈經部·小學類·上〉載:「《廣雅音》 卷·曹憲撰。」錢東坦按「《隋志》 四卷。」補遺部分有錢何按云:

四庫館新定本引《水樂大典》云:《宋志》, 张揖「廣雅音」三卷《学文總日》同今本一卷, 伯兄據諸家書目釋作曹憲撰 侗考揖撰「廣雅」, 本亦作晉, 故史志亦止有曹憲書。疑《宋志》偶誤, 而《大典》承之 註 70 °

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云:「《廣雅》,魏張揖撰,隋曹憲為之音釋。」可見四 庫館臣的疏失,亦可證明錢氏兄弟精審不苟。

《崇文總目》是北宋所編僅存的書目。宋代經過靖康之亂,都城南遷,圖書 人量散佚,而有賴《崇文總目》的記載,才能瞭解到北宋時期各類圖籍的情形 但很可惜的是六十六卷原本《崇文總目》已散佚,雖然有《四庫全書》輯《永樂 大典本》、和錢侗等輯釋本,可惜都不夠完備、正確 練漢章的輯釋補正,在取 材方面也相當有限。

《錢輯釋本》所引據的材料已經不少,可做為藍本。《四庫輯本》亦有可以補 正之處,當取以互校。 卷本的簡目,應該還有傳本,也可取以互勘。輯釋本所 引證的材料,所據的版本不免有誤,如今晚出好的本子不少,當取以訂正。徵引 有不完備之處,當參證原書和相關資料。

輯釋本所子據的資料,據小引雖有一十多種,然而如《群書考索》,便未加以利用。《群書考索》所引《崇文總目》雖不多,不過,還是有其獨到之處。又如《王海》所引《崇文總目》甚多,因每出現在夾斗中,雖然很不容易,但不免有所遺漏,也應當儘量蒐羅。

其實考證宋代書目,不妨從《崇文總目》著手,可以仿效姚振宗著《漢書· 藝文志》及《隋書·經籍』》考證的方法, 加以考證。

《錢輯釋本》的傳本很多、計有:

() 清嘉慶四年 (1799 · 嘉定秦鑑刊《計筠齋叢書本》(後改名為《蘭芬 齋叢書》)。

註70 清 錢侗等撰,《崇文總目輯釋》 補遺,小學類上, 貞805。

- (1 清咸豐三年 (1853),南海伍崇曜刊《粤雅堂叢書本》。 民國 26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民國 56 年藝文印書館《百部 叢書集成初編》、民國 57 年廣文書局《書目續編》、民國 67 年臺灣商 務印書館《人人文庫》、民國 57 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 等所收《崇文總目》,皆據《粤雅堂叢書本》重印。
- · 1) 清光緒八中 1882 · 常熟鮑廷爵刊《後知不足齋叢書本》。 民國 58 年華文出版社據《後知不足齋叢書》影印。

第五章《崇文總目》之分類與體制

傳統學術的知識形態,是從古代圖書分類體系中表現出來的。所謂「類例」,即是現今習稱的圖書分類,古代或名「種別」,如《漢書‧劉歆傳》所云:「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爲《七略》 註 1 。」一名爲「部目」,例如《隋書‧經籍書》入序論《七錄》所言:「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 註 2 。」類例一辭,始見載於《隋書·許善心傳》云:

善心致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總序,冠於篇首 之於 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至31。

《隋書》所謂的類例,有若+儉《七志》的條例。唐人所謂的小序,指條敘 區類的義例,尚非指圖書的分類、而以「類例」 辭比喻圖書的分類,大概起於 宋初。據《冊府元龜》卷六〇八〈學校部、目錄〉序云:

學者斯勤,选者彌眾,廣搜並購,既顯於好工,強學專門,頗惠於 寡要。故則之達者,分其例類,使有條不紊,求者可以俯觀也、至4。 自後「類例」以爲一個專門名詞,而相率治用,但並不是它原始的意義了。

我國自古以來的圖書編目,首重類例,因爲典籍眾多,倘若不能群分類聚, 則無法見其學術系統,也無以貯藏檢點。(宋)鄭樵在《通吉,校讎略》中云:

āt | 英 班国撰、(唐 颜師古注、《漢書》卷三十六 劉欽傳 臺北市 宏案,民 國 61 年 6 月 , 頁 499。

¹¹² 唐 長孫無忌、魏徽等纂修、《隋書·經籍志·總敘》 收入《中國歷代藝文志》、臺北市 臺東圖書,民國 45 年 11 月 ,自 55

at 3 唐 長孫無忌、魏徵等纂修、《精書》卷五十八、列傳 第二十二《許善公傳》臺北市、鼎文、民國64年3月 ,頁1427。

王欽若等撰,《册府元觀》卷六○八,《學校部·目錄》 收入《夢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九一二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頁632。

學之不專者,爲書之不明也 書之不明者,爲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見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下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怒,世有變故而書不亡。以今之書校占之書,百無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况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 生力。

鄭樵將圖書分類和辨章學術, 考鏡源流聯繫起來, 並從學術發展的觀點上也將專門之書,專門之學和專門之人聯繫起來。又比喻說:

十二野者,所以分天之綱,即十二野不可以明天;九州者,所以分地之紀,即九州不可以明地;七略者,所以分書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書。欲明天者,在於明推步;欲明地者,在於明遠邇;欲明書者, 在於明類例。噫!類例不明,圖書失紀,有自來矣,526。

換言之,要了解大上星辰,要先了解推步之法。要了解地理區劃,在要先知道其 遠近距離。要知曉《七略》所著錄書的內容,先要懂得它分類的方法。雖說類例 對於學術與圖書甚爲重要,但是類例條別,豈是一作容易的事?

我國目漢以來,對於圖書的分類,層見迭出,都是想補偏救蔽,然迄今猶議者紛紛,仍無定論。按圖書的分類,不外崇「質」與依「體」兩個標準。「質」亦稱口「義」,即是書的內容;「體」者,則是書的體裁。分類無「質」者,以書的內容爲工,重學術的源流,存專門世守之業;依「體」者,惟按書的體裁爲分類標準,而漠視其內容,故不免流於牽湊籠統,所以甚爲後世的目錄學家譏評。 情代章學誠曾批評說:

六典亡而爲《七略》,《七略》亡而爲四部……唐人四部之書,乃爲 後世著錄不係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 之敞,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廠,而不知存《七略》之遺 法 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 註7 。 章氏並特別強調分類部次的要義,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游流。他又說:

校讎之義,蓋自劉向、歆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充,

註5 宋 鄭棋撰,《項志》卷七十一,《校雛略第一》編欠必謹賴例論 收入《景印 又開閉四原全書》第三七四册,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72年,頁4×0、 註6,河上註,頁480~481。

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未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典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註 R 。

自理論」而言,圖書分類是應重視學術源流,這樣的目錄才能指導讀者治學 步徑,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然而也不能不注意圖書的特性,因爲學與書究竟有 所不同,學術萬端,各有其源,不會兼包。類例之道,在於學術系統之明晰,門 類範圍之賅括,其要點有一:一口條理宜分明;一口類目宜祥悉;二曰部次宜有 坛則。學術的源流,固然可以考察,然而並不是類例的責任,而是目錄體制中小 序及敘錄的功能。

我國歷代的目錄學家,味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係小序及敘錄所具有的功能的道理,而想從類例來達到其理想,適使增加困難紛擾。鄭樵曾說:

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讖緯之學,盛於東都;音韻之學,傳於正左 傳注起於漢魏,義疏盛於隋唐、觀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至9。

他的「類例既分,學術目明」之說法,自理論上而言,固然並無不通。但是有 先決條件,必需將各門類的圖書,從占迄今,無論存仗,全部予以著錄,才能表 現各門類學術的淵源流變

劉氏向、歆父子的《別錄》、《七略》,爲後世編著目錄者所取法,故評論日錄 書的優劣,不能不以《別錄》、《七略》作爲衡量的標準。綜括《別錄》、《七略》 著作的體例,主要有三項: 曰篇目,是概括一書的本末; 口敘錄,是考述作 者的行事,與論析一書的大旨及得失;一曰小序,是敘述 家 派的學術源流、 所以,這幾種體制,其作用即是章學誠所謂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後代的日 錄書,無論其內容或詳或略,或損或益,大抵不出這「個範圍。

自從雕版印刷普及後,宋以來的目錄書中間有記載版本的。而清乾、嘉以來,版本之學興盛,各家藏書日錄的編撰,大多詳記版刻的源流,則所以考版本的源流異同。這種體例雖然屬於後起,但已為近世研治目錄學者奉為主臬。以上四項體制,如有不備,則目錄的功用不全。

白《別錄》、《七略》、《漢志》以降・目錄的體制有右下種・各有其優點。研

話 R 清,章學誠撰、《校讎通義》叙 收入《粤雅·覃叢書》第 E 集,臺北市 臺灣華 又,民國 54 年 5 月 , 頁 2413。

^{31.9} 问註5·頁482。

治學術的方法,貴在能變通,並不是 成不變,互古常新的,需能通悉占今,而開創新例。

第一節 《崇文總目》之分類及其特色

我國最早的分類法是漢代劉向、劉歆等根據當時國家藏書編成的第一部綜合性分類目錄《已略》,主要是依照其內容性質區分,其中輯略乃條別學術之源流,係總序,其餘二略(六藝略、緒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為八大類,略下再分爲「工八小類,茲據《漢書·藝文志》列其六略類次爲:

六藝略: 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類

諸子略: 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 小說家 ⊤類。

品賦略:賦申(屈原賦等二十家)、賦乙(陸實賦等二十一家)、賦乙(孫卿

賦等二十五家)、雜賦、歌詩五類

兵書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類。

數術略: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類。

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砷個四類 計10 。

這一分類體系是與校書時的分工與各書籍篇卷的多寡有密切相關,其大綱細目, 條理井然,新創有系統的圖書分類法,不能不推爲目錄學之初祖。

隨著我國目錄事業的進 步發展,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目錄事業與學術文 化發展的關係日益密切 這 時期在學術上、文化上的特點,使歷史書籍增多, 佛經大量翻譯,文學受到重視,文學總集和別集的出現等;這些特點在圖書目錄 類例上必然有所反映。於是在書目類例上開始出現了四分法。此後,南朝齊王儉 編之《七七》、梁阮孝緒編之《七錄》都沿用《七略》,伊略加以改進。

國魏鄭默編文獻日錄《中經》,及荀勗據《中經》改編爲《中經新簿》,始 將分類體系改爲甲、乙、丙、丁四部,據《隋書,經籍志》序記載,荀勗所著《中 經新簿》,總括莊書,變七略之體,分爲甲乙丙」四部:

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

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數衙。

註10 漢 班因撰、唐 願師占注,《漢書,藝文志》敘 收入《中國歷代藝文志》, 臺北市:遠東圖書,民國45年11月,頁1。

八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

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 計11。

據錢人昕《元史・藝又心》序ム:

晉前勗撰《中經簿》,始分甲乙丙丁,而子猶先於史。至李充爲著作即,事分四部,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內部,詩賦爲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a £ 12 。

台代李允又將五經作爲甲部、史部件爲乙部、諸子作爲丙部、計賦作爲丁部,奠 定了四部分類體系的基礎。

唐初魏徽等編纂《隋書·經籍志》時,將甲、乙、丙、₁四部定爲經、史、子、集,此外又另附道經、佛經。

《隋書·經籍志》以後的官修目錄、史志日錄及私人編撰的目錄,大多也因 襲經、史、子、集四分法,如東公武《郡齋讀書志》、尤亥《遂初堂書目》、馬端 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高儒《百川書志》等,此後,中國各代藏書樓在編製日 錄或分類圖書時人多是沿用此法

宋仁宗景祐元年 1034,編《崇文總目》時,將崇文院之藏書加以整理,市校正條目、分類編目,沿襲四部分類法,將圖書分爲四部(經、更、子、集)四十六類,此目爲宋代最完備的國家藏書目錄。清乾隆三十三年(1773)編《四庫全書》時,更加完善了四部分類法的體系,在經、史、子、集四部之下,分爲四十四類、六十九小類。

縱觀歷代書目類例史,不論是四分法或是七分法,都可以看出在書目分類中 突出的是經書,始置於首位。四部分類之所以將經部列爲首位,正如《隋書‧經籍志》所寸: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 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 將落馬 at 13

四部書的分類,各有其社會功能:

夫仁、義、禮、智 指經部 ,所以治國也; 万技、數衡 指史部 , 所以治身也; 諸子 指子部 爲經籍乙鼓吹; 又章 指集部 乃政化乙

^{# 11} 月至2º

^{** 12} 清,錢大圻撰、《元史・藝文志》敘 收入《中國歷代藝文志》、臺北市、遠東圖書,民國 45年 11月 ,頁 499。

黼黻,皆爲冶之具也 ±14 ↑

充分說明了四部分類的目的。

其次,還可以看出,我國分類目錄中的類目,並不是 成不變的。它是隨著各個朝代的政治需要和圖書數量的增減而不斷變化。類目的設置根據當時統治階層的政治需要和圖書的多寡來決定的。在宋代,朱熹爲《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作了社釋,稱爲《四書集注》、從此,經學中出現了《四書》的名稱。顯然,在經部的類目中就要增加相應的類目。因此,在《明史,藝人志》、《四庫全書總日提要》等目錄中的經部,都增添了四書類。

在歷代的書目類例史中,還可發現事物的另一面,即書目類例中的一些基本類目,則是相對穩定的,因為它們都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書目分類之主要方法及學術文化的反映。雖然某些類目隨著各個朝代圖書的增減略有變化,但基本類目是相當穩定的。

在慶曆元年編成的《崇文總目》,其分類明晰,編目清楚,序釋完備,這和以 下幾點有很大的關係:

第一、和編纂者有密切的關係

據《一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云:《崇天總日》由主堯臣、聶冠卿、郭稹、呂公緯、王洙、歐陽修等撰修成。而他們都在朝廷中擔任館職,如王堯臣是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郭稹是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呂公緯是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歐陽修是館閣校勘。因此,他們有能力承擔這部類有小序、書有提要的編寫工作。

第二、分工細緻

每項工作都設有專職之官員負責,並且大部份都是長期從事這項工作者,皆 具有豐富的經驗。如《崇文總目》的校勘官員是張觀、李淑、宋祁等人專任。據 《玉海》卷五 記載,他們在景德元年 1004)已經擔任了 館秘閣圖書的校勘工作,至景祐元年 1034)已有三十年,可謂任職久也 計 15 。但年多人對《學文總目》的質量,以眾子爲之爲理山,加以否定,具實是不對的。像這樣既分工又合作的眾爭編製的書目,比那些一人編的書目要強得多。

年141 同註2。

紅15 宋 王應繼撰,《王舟》卷五二 收入《景印又湖閣四庫全書》第九四四册,臺 北市 臺灣南務,民國 72年,頁 412

第三、目錄學研究的不斷深入

圖書分類的不斷改進,特別是《隋書·經籍志》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 法的確立,給予《崇文總司》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亦爲《崇文總目》圖書分類編 日義例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基礎。

《主文總目》是宋代有解題的第一部官修日錄,由於種種原因,僅至元代即 已發缺,但它至今還沒有完全遺佚,這要歸功於范氏天一閣的收藏、朱彝尊的傳 抄、《永樂大典》的採錄、《四庫全書》的輯佚,尤其是錢東垣等人的輯釋。

現就以錢東坦所輯釋的《景文總目》五卷及其他史料,對已的分類編目、紋錄、小序等進行探討。

分類編目是我國古代書目著作的主要形式。自古至今所編撰的目錄都非常重視分類,歷來也有许多目錄學家研究它,可說是目錄學研究的 個重要組成部分,圖書分類是否正確、合理、詳盡、會直接影響到圖書的存亡和利用。宋鄭樵在其著作《通志》卷七 《校讎略第 》中的〈編次心謹類例論〉,充分說明圖書分類的重要性。

《芬·文總目》編撰時,是處在四部分類法的發展階段,分類理論已比較完善。 由此,爲《芸文總目》分類體例的形成,提供了理論依據。依輯本列其類目設置 情形如下:

經部: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小學九類。

史部: 正史、編年、實錄、雜史、僞史、職官、儀計、刑法、地理、氏族、 歲時、傳記、目錄 | 一類。

子部: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兵 書、類書、算術、道書、醫書、卜筮、天文占書、曆書、五行、釋書、 藝術 三 類。

集部:別集、總集、又史 類。

與《占今書錄》或《舊唐書・經籍志》類數同・而類目則略有損益。

《崇文總目》摒除了以前分類一直獨立 類的經部(讖緯類),因爲此類書人 宋已不存;所以併(詰計)於「小學」,不另立〈經解〉。如《易緯》入〈易類〉; 經解類書併入〈論語類〉,如《白虎通德論》、《五經鉤沉》等是; 計訓類書併入〈小學類〉,如《爾雅》、《廣雅》等是。《崇文總目》删之有理,使經部收書範圍更穩定,含義更清楚。

史部不用「霸史」名稱而恢復〈偽史類〉・具主要收錄五代土國的史書。歐陽

修在敘釋(小序)中說:

歷考前世、僭竊乙邦、雖因盱苟偷、自濫一方、然卒歸於禍敗。故 錄於篇,以爲賊亂之戒云 # 16 。

言是用封建正統的眼光,總結五代之亂,譴責僭亂的緣故。

《景文總目》新增設了〈實錄類〉和〈歲時類〉;原〈起居柱類〉改爲〈實錄類〉;〈雜傳類〉改爲〈傳記類〉、並改〈譜系類〉爲〈氏族類〉;並且省去〈故事類〉,遂將原屬於這類的典籍,併入〈職官〉、〈雜史〉、〈傳記〉 類中,如《史館故事》入〈職官類〉、《漢式故事》入〈維史類〉、《魏文正故事》入〈傳記〉類使史部分得更專更細,更能適應當時圖書數量劇增的分類需要。

鄭樵在《通心·校讎略》中特立〈崇文明於兩類論〉一篇說:雜史 類,《隋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都極爲紊亂,而《崇文總目》雖不標別,然分上、下兩卷,即爲「家,基有條理」註,2。

子部改〈兵書類〉爲〈兵家類〉;〈天文類〉爲〈大文山書類〉;增改〈曆算類〉爲〈曆數〉、〈貸術〉 類;增改〈五行類〉爲〈五17〉、〈卜筮〉 類;所省〈經脈〉、〈醫術〉 二類爲〈醫書〉一類,另將《隋書‧經籍志》中作爲附錄而《唐書‧藝文志》附於道家的釋、道之書‧各分爲一類‧使釋書、適書得到應有的地位特別是道書‧不僅著錄多‧而且分類細密、鄭樵在《通志‧校讎略》中之〈崇文明於兩類論〉說:

《崇文總目》,眾手爲之,其間有兩類,極有條理,古人不及,後來無以復加也。道書一類有九節,九節相屬而無雜採 至 81。 這是《隋書,經籍心》和《新唐書,藝文心》所小及的。

《崇又總目》屋將《七略》〈數術類〉的天文、曆譜、種併爲一類;〈五行〉、〈蓍龜〉、〈雜古〉、〈刑法〉四種,合併爲〈五行類〉和〈卜筮類〉;將《七略》〈雜藝類〉改爲〈藝術類〉;它還將類書獨立於子部。這種分類使了部分類更恰切,更正確,更能符合當時圖書分類的需求,這樣的分類也給予後來的圖書分類,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集部仍為 . 類,但性質不同,併〈楚辭類〉人〈總集類〉、《景文總日》在集 部新增設了〈文史類〉,它著錄《詩品》、《文心雕龍》、《文旨》、《賦訣》等有關文

註 16 宋 歐陽修撰,《歐陽修全集》之 紫文總日敘釋 偽史都 臺北市,世界, 民國 50 年 1 月 , 頁 1000~1001。

註17 宋 鄭祺撰,《通志》卷七十一, 校雠略第一,崇义明於兩類論 條,負489。 「註18、同上註,負489。

學理論、技巧、批評、歷史等方面的著作・解決了以前書目對文學理論著作難於 分類的困難,改工了以前書目將文學理論著作錯分他類的不合理現象。

以上各類的併省增益,都是比較合理且具有進步意義。所以,有些類別如〈文史〉、、醫書〉、〈釋書〉等,以後長期成爲官私目錄著作的定型。尤其根據實際情况,道經、佛經自〈道家類〉中抽上,另增兩類,大量著錄道、佛兩教的經典(道教更多)。雖然勉強將這兩類屬於子部,也還是比較適宜的。

《景文總目》之成書較《新唐書》早,因此,《崇文總目》之分類,當是參考《舊唐書,經籍志》而有所增損改易,現將增損改易之情形,略作比較分述如下:

、一,經部方面:省〈經解〉、(清訓〉 類。

史部方面:省〈故事類〉,而增〈歳時類〉。

子部方面:析〈曆算類〉爲〈曆數〉、〈算術〉 「類;析〈五行類〉爲〈五行〉、〈下筮〉 「類;合〈經脈類〉、〈醫術類〉爲〈醫書類〉; 後增〈道書類〉及〈釋書類〉。

集部方面:〈楚辭〉(併入〈總集類〉, 另增〈文史類〉。

、 易名部份

史部方面:易〈起居注類〉爲〈實錄類〉;易〈雜傳類〉爲〈傳記類〉; 易〈許系類〉爲〈氏族類〉。

子部方面:易〈兵書類〉爲〈兵家類〉;易〈天又類〉爲〈天文占書類〉。 總之、《崇文總目》之分類,有下列特色:

、 史部設立、歲時類〉・其他官私書目頗不多見。並著錄圖書 + 五部、四十卷、據類後小序式:

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則,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時。、日星、氣節、七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翁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沒以!

一方面反映自古以農爲本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宋初的重農政策。

- (一)子部成立(道書類)與〈釋書類〉·一方面俾佛、道二家之書有所歸屬, 另一方面也反映北宋帝王崇尚提倡道、佛二教之現象。
 - 「集部設〈文史類〉・収錄文學批評及文學理論之著作・反映宋代学尚文

EI9 末 歐陽修撰,《歐陽修全集》之 崇王總月敘釋, 歲時對 ,頁1002。

學評論之風氣,亦爲後世書目所倣效。

《景文總目》除了一述特色之外,各家對《景文總目》個別書籍分類的不當,加以糾正的頗不少。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校正《宗文總目》十七條〉中載: 計20

- ()(史部・雑史類) F《高氏小史》一百 卷・高峻及子辺撰。按《高氏 小史》名峻一作崚。
- (一)、〈史部・地理類〉《山海經》+八卷・原釋:「郭璞斗、時中秀領校。」按《 海經》停中秀領・即劉歆也。
- (三)〈了部·天文山數類〉《丹元子步天歌》一卷,王希明撰 按此但記列 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易識耳,非占說也。
- 、四)〈子部・道書類〉 《太上黄庭内景 E經》 卷。按《黄庭經》此特梁 丘子注爾。
- 、五)〈子部・道書類〉 《五等朝儀》 一卷,原釋:「張萬福撰,不详何代 人。」按張萬福,唐人,有傳。
- (六、〈子部・道書類〉 《歩虚洞章》一卷・原釋:「陸修靜撰・不詳何代 人、」按修靜・東晉道上・隱廬』。
- (亡)(了部·道書類) 《葛仙翁敘》 卷,原釋:「葛洪。」按《葛仙翁 叙》作《葛仙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 八八〈了部・道書類〉 「《元綱論》 卷。按此前已有所謂《眞綱論》 卷, 即此蓋避聖祖名。
 - ルバイ部・道書類〉九《茅 君内傳》 巻。原釋:「唐李遵撰。」接李 遵非唐人
- 、 ノ〈子部・釋書類〉中《徳山集》一卷。原釋:「不詳何人。」按徳 在 朗州・即宣鑒禪師・乃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疏謬如此。
 - ナニバ子部・釋書類〉ト《破胡集》一卷。原釋:「釋氏興于西域・自漢 未始流于中國。」按非漢未始流于中國。
 - 37、集部・總集類〉上《文選》バエ巻・梁太子統編。原釋:「唐李善因五臣而自爲注」「按李善注在五臣注之前・李善注在唐高宗顯慶時・而五臣注具。孔玄宗開元時,可見原釋是錯誤的。

of 20 宋 黄怕思撰,《宋魏餘論》卷下、校正《景天總月》十七條, 收入《景印文周 閣四庫全書》第八五 册,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頁378~379。

- (集部・總集類/ト《中書省試詠題詩》一卷。按若集中純載辞・即 不可謂之評策。
- 、1 四 集部, 別集類三《丹陽集》一卷。按丹陽集已見總集, 此重田。

 - 十二,集部・別集類五《來鵬詩集》→卷。按祭融來財,皆唐人・見《小陽集》。
- (十七)集部·別集類片《質論》 卷,徐鉉撰。按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爲爾, 於《質論》前,作得一小序,子即此論也。

這些都是《崇文總目》疏漏的地方。

集並《國史經籍志》所附「糾繆」 卷,其中《定文總司》部分,論說著錄 十四組,自餘種書分類之缺失 註21 :

- -) 〈經部・禮類〉《正都集禮》 白四卷、《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開 元禮類釋》二十卷、《開元禮》一白五十卷、《門元禮義鑒》 百卷、《開 元禮百問》 卷、《開寶通禮》二百卷等七種・按人〈禮經〉よ,附〈儀 注: 〉。
- 、二〈經部·論語類〉《白虎通德論》 | 卷、《五經鉤次》 五卷、《刊謬正俗》 八卷、《經史釋題》 二卷、《九經餘義》 一百卷、《演聖通論》 三十六卷 等/1種,按入〈論語〉非,附〈經解〉。
- ()〈史部・雜史類〉上《南史》八一卷、《北史》一山卷等 種・按入〈雜史〉非・改〈通史〉。
- 、四,〈史部・傳記類〉 、《成都理亂記》/、卷、《北荒君長錄》 を、《嵩臣記》 一卷、《零陵錄》 卷、《吳興雜錄》七卷、《鄴城新記》一卷、《蜀記》 一卷等七種,按入〈傳記〉非,改〈地理/
- (五)〈史部・傳記類〉下《三楚新錄》一卷,按入〈傳記〉非,改〈霸史〉。
- (六)(史部・傳記類)ト《中台志》,巻、《宰輔明鑒》上卷、《選舉志》上 卷、《翰林盛事》一卷等四種、按人、傳記〉非,改〈職官〉。
 - 七〈史部·傳記類〉、《上氏東南行記》一卷、《人洛記》十卷、《王仁裕 南行記》 卷、《李昉南行記》 卷、《張氏燕吳行役記》 卷、《蜀程 記》 卷、《峽程記》 卷等七種・按入〈傳記〉非、改 地理〉。

- 八、〈史部·傳記類〉卜《桂苑叢談》一卷、《一水小牘》 1卷、《松窗錄》 卷等三種,按入〈傳記〉非,改〈小說〉。
- 九 〈史部・傳記類〉、《王璽止錄》 一卷、《秦傳王璽譜》 巻、《玉璽雜記》 一卷等一種,接入〈傳記〉ル・削〈儀注〉。
- (子部・維家類〉《四司書》 卷,按人〈雜家〉、(小説〉兩田。)〈子部・小説類〉上《續論衡》 上卷,按人〈小説〉非、改〈雜家〉。
 (子部・小説類〉上《鎮氏家訓》七卷、《家範》 苍、《開元御集戒子書》一卷、《六誡》一卷、《盧公家範》一卷、《誠子拾遺》四卷、《家文學要錄》 一卷、《先賢誠子書》一卷、《古今家誡》一卷、《誠文書》一卷、《家誡》一卷等 種,按入〈小説〉非、改〈儒家〉。
- (一·)(子部·小說類)下《嶺南異物志》一卷、《嶺表錄異》一卷、《瀟湘錄》 卷、《洛中記異》 +卷、《海潮記》一卷等五種,按入〈小說〉 非,改〈地理〉。
 - 十四)(子部・小説類) 下《古今鼎錄》一卷、《古今刀劍錄》一卷、《銅劍 讚》一卷、《古鑒記》一卷、《欲器圖》一卷、《錢譜》 卷等五種, 按人〈小説〉非・改〈食貨〉。
- (上元)、了部・類書〉上《通典》「百卷、《會要》」 巻等 1種,接係(典制)書,入〈類家〉井。
- (一六)〈子部・類書〉類 r《蒙求》「卷、《續蒙水》「卷、《唐蒙求》「卷、《家求》」 を、《系蒙》十卷、《辞書系蒙》 巻等六種、按係 (7)、 學、書、入 (類書) 非、
- (ロコ)〈了部・類書〉類ト《뢤車事類》 「卷・按入〈類書〉非,改〈傳記 晦 使〉。
 - 十八、〈子部·類書〉類下《歲時廣記》一百二十卷·按八〈類書〉非,改 〈時令〉。
- 十九)〈子部・道書類〉二《淨土論》一卷・按入〈道書〉非,改〈釋書〉。 (1 、〈子部・道書類〉八《嘯旨》一卷,按入〈道書〉非。
- 、 「 」 () (子部・醫書類) 五《通元祕錄》 一卷,按人〈醫書〉非,改〈道書〉。
- (二十二) 了部、大支占書類《片元子步天歌》 一卷, 接入〈占書〉非。
- (二十二)〈子部・道書類〉 《元綱論》 卷,按即前《眞綱論》 卷兩出。
- (「「四)(集部・總集類) L《文選》六+卷・原釋:「唐季善因五臣而自

爲7+。」按《文選》李善注在五臣前,云因五臣而作,非。 此雖不是以與鄭樵、章學誠相比,然在目錄學的最世,則屬難能。

鄭樵在《通志‧校讎略》〈編次大書論〉中批評云:

書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職故也。蓋編欠之時,失其名帙,名帙 既失,書安得不亡也 按《唐志》於天又類有星書,無日月風雲氣候之書。 崔有唐朝而無風雲氣候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按《崇文日》有風雲氣 候書,無日月之書,豈有宋朝而毎日月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 31 22 。 又云:「婚書極多,《唐志》只有一部,《崇文》只有一卷而已。計23,。」在〈編次 不明論〉中云:

《唐志》別出 明堂經脈,一條,而《学文總目》合爲醫書。據明 堂一鄰,亦有數家,以爲一條,已自疏矣,况合于醫書,而其類又不相 附,可乎 至 24 ?

又去:

《唐志》以、選舉志,入職官類,足。《崇文總日》以《選舉志 入傳記,非 ¥25 °

在「見名不見書論」云:

顏師古作《刊·謬正俗》〈刊·謬〉應作〈匡謬〉,此避宋太祖諱改 乃雜記經史,惟第一篇説《論語》,而《崇文日》以爲〈論語類〉,此之 謂「看前不看後」。應知《崇文》所釋,不看全書,多只看帙前數行,率 意以釋之耳 按《刊·廖正俗》當入經解類 ±26.。

總之,《景文總目》錯亂的地方較多,主要原因是上於眾人之手的緣故。

雖然如此,《点文總目》的分類也有它的獨到之處,它比以前任何一部以四部分類的書目都前進了一步,它是四部分類法在宋代得到進一步發展的體現。它的分類體系帶給後來圖書分類的改進,特別是鄭樵之圖書分類理論的形式,帶來很大的影響。

FE 22 宋 鄭樵撰,《通志》卷七十一, 校雠略第一·嗣次失書論 條,頁 484、

意23 同上証 ^

註 24 宋 鄭旗撰,《週志》卷七十一, 校讎略第一,編次不明論 條,真493。

^{# 25} 回上謎

註 26 宋 鄭推撰·《通志》卷七十一· 校讎略第一·見名不見書論 條·頁 484。

第二節 《崇文總目》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 分類之比較

凡主目錄者,莫不以《隋書‧經籍志》爲四部目錄不祧之祖。在中國目錄學 史上最受注意者,以其確了以經、史、子、集爲四部名稱之圖書四部分類法。在 與《景文總目》分類相互比較之前,先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 唐書‧經籍志》在一介紹,以期了解編纂及分類情形。

東漢一代的目錄學成就,集中表現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上。他繼承發展了劉向、歆父子目錄學事業。

《漢書·藝文志》(漢)班周撰,其志係刪《七略》而成,據《漢書·藝文志》 序說:「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今刪其要,以偏篇籍 a. 21 。」今《七略》既不傳;則《漢書·藝文志》成爲我國現存最古最完整之目錄。

《漢書·藝文志》雖言七略,分爲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 數術略、方技略等,凡七類;其實僅分六略,所謂輯略,乃六略之總序及總目。 是則七略雖名爲七,其實不過分元類。《漢書·藝文志》仍其舊,亦分六類,其系 統見前一節。

班固因《七略》修《漢書·藝文志》,他對《七略》有以下的變動。

- 第一、班固將〈輯略〉拆散,按類編排。將〈輯略〉中總序置於全書之前,大 序置於每一人類的最後,小序置於每一小類之後。
- 第一、將《七略》中各書的解題簡化爲小注,附於書目之下,作爲對書目必要 的說明。
- 第二、對《七略》原有書目、篇章如有日入的變動,必定要社明。

班問修《漢書》,以劉歆《七略》爲藍本,採取刪除其要的辦法,編成《漢書· 藝文志》。《漢書·藝文志》反映了西漢 代藏書之盛,體現了先秦至西漢各種學 術的流別原委及典籍著錄,是西漢 代學術文化的縮影。

後來《七略》佚失了,而《漢書·藝文志》卻因《漢書》而流傳下來,《七略》 借《漢書》而保留了基本面貌,《漢書·藝文志》成爲我國現存最早的 音線合性 圖書日錄。

《隋書·經籍志》是我國現存第一部最古的史志目錄,完整地反映了我國中

^{£ 27} 同註 10 °

古時期又化典籍情況,繼承發展了《漢書·藝文志》的優良傳統,在分類和著錄 方面都有新的創造,確立了四分法的體制,對後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經籍志》在其卷 十 至卷 十五。《隋書、經籍志》係唐太宗貞觀 (629)、詔秘書監魏徵等修《隋書》。魏徵奏請於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令前中書行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敬宗等參與修撰、成〈帝紀〉五卷、(列傳〉五十卷、於真觀十年(636)奏上。真觀 五年(641)、又詔左僕射于玄寧、太史令李澤風、著作以章安仁、著作左郎敬播、符蠁郎李廷壽等同修梁、陳、北齊、北周、隋等五朝史《五代史志》,高宗顯慶元年(652 成書、太尉長孫無忌矣上。其後《五代史志》與五十五卷之《隋書》合行、《五代史志》中之《經籍志》,乃稱《隋書・經籍志》。註28、。

《隋書·經籍志》將圖書區分爲四部、四 類,後並附錄道、佛兩部「五類。 列表於後:

經部 類: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緯書、小學。

史部 類: 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社、舊事、職官、儀汗、刑法、 雜傳、地理、譜系、簿錄。

子部十四類: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曆數、 五行、醫力

集部:類:楚辭、別集、總集。

附錄:

道經四類:經戒、服餌、房中、符籙。

佛經 | 類:人乘經、小乘經、雜經、雅疑經、大乘律、小乘律、雜律、人 乘論、小乘論、雜論、記。

共計五 五類,凡著錄四部書及道、佛經典八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四八十 卷 註 29 。故雖號稱四部分類,實際分爲六部,不過道、佛兩部只載部目及總卷數,未列書目。這種將方外之經列作附錄,是仿白荀勗《中經新簿》及上檢《七志》的作法。故自表面看,《隋書‧經籍志》是承襲口晉以來的秘閣四部分類法。但其精神而言,實也兼採了阮孝緒《七錄》的優點。從《隋書‧經籍志》分類的情形來看,實可以說是四部《七錄》的綜合體。也就因爲《隋書‧經籍志》

^{※ 128} 高路明著、《古籍 】錄與中國 5 代學術研究》 南京: 江蘇古籍、1997年 10 月 , 頁 84

註 29 昌破得、潘美月著,《中國日錄學》 臺北市、又史哲,民國 75 年 9 月 · 負 136~ 137。

四部兼容《七錄》的特點,使南北朝的日錄四七分競的局面,至唐復趨於統一。

自普以來的四部分類都使用甲、乙、丙、丁爲代名, 全《隋書·經籍志》而明標經、史、子、集爲部名,在中國目錄學史上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迄今尚未完全消失。因之,對於後代的目錄影響頗大。它所分的四部四十類,多爲後世所沿襲,只不過略增門類,以部次新出圖書而已。它在類中再詳分學派編次法,孕育出宋代鄭樵分類例,以明學術的理論,而爲明代以降的目錄所承用。

《舊唐書・經籍志》五代劉昫撰。《舊唐書・經籍志》序ム:

及廣明初,黃菓干紀,再陷兩尔,宮廟主署,焚蕩殆盡,曩時遺籍, 尺簡無存。及行在朝諸儒購輔,所傳無幾。昭宗即位, 忘弘文雅, 秘書 省曰,「富省元掌四部御書十二庫,共七萬餘卷。廣明之亂,一時散失。 後來省可購募,尚及二萬餘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萬八千卷。竊 知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收在本軍,……其書籍並望付,當省校其殘缺,漸 令輔輔,樂人乞移他所。,並從之。及遷都洛陽,又喪其千 年 10 。

據此知唐代秘閣藏書,至唐末喪失始盡。惟毋煚之《古今書錄》及《開元內外經錄》, 韓末遭大寶、廣明之兵發,至後唐尚存,於是史臣乃據此目纂修《舊唐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序文又云:

雙等四部月及釋道目,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軸繁多,今並略之,但紀篇部,以表我朝又物之大。其釋道錄目附本書,今亦不取。據開元經篇爲之志。天實已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几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 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又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取刊。

知《舊唐書・經籍之》乃《古今書錄》之節本。其類目如下:

甲部經錄:易、書、占、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讖緯、經解、訓詁、 小學 · .類。

乙部史錄: 正史、編年、僞史、雜史、起居社、故事、職官、雜傳、儀法、 刑法、目錄、譜牒、地理十二類。

内部子錄: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 大文、曆算、兵書、五行、雜藝術、事類、經脈、醫術十七類。

^{32 10 、}後晉 劉昀撰、《舊唐書·經籍志》總敘 收入《中國歷代藝又志》,臺北市·遠 東圖書、民國 45 年 11 月 ,頁 199。

ы 31. 周上註·頁 199~200°

丁部集錄:楚辭、別集、總集三類。

因此,《舊唐書·經籍志》沒有完整的反映有唐一代藏書之盛。但是從另一万面來看,反而保留了《古今書錄》的大致面貌。《舊唐書·經籍志》刪除了《古今書錄》的小字和提要,但還保留了《古今書錄》的毋煚自序,其部類及與籍著錄一如《古今書錄》。

《新唐書》是在北宋仁宗時期編撰的。列傳部分主要由宋祁完成;本紀、志、表等部分,成於歐陽修之手。《新唐書·藝文志》係據《舊唐書·經籍志》撰成,惟《舊唐書·經籍志》既全採《古今書錄》,於玄宗以後的著作書缺。而《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已及昭宗時,頗有增補。其分類也大體據《舊唐書·經籍志》,僅將〈訓詁類〉併入〈小學〉而少一類,其餘則及〈雜傳〉爲〈雜傳記〉,〈事類〉爲〈類書〉,〈經脈〉爲〈明堂經脈〉。

《新唐書·藝文志》分爲四部四十四類,其分類如下:

甲部經錄: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樂類、春秋類、孝經類、論語類、讖 緯類、經解類、小學類等十一類。

乙部史錄:正史類、編年類、偽史類、雜史類、起居柱類、故事類、職官類、 雜傳記類、儀注類、刑法類、目錄類、譜牒類、地理類等上三類。

丙部子錄: 們家類、道家類、法家類、名家類、墨家類、縱橫家類、雜家類、 農家類、小說類、天文類、曆算類、兵書類、五石類、雜藝術類、

類書類、明堂經脈類、醫術類等十七類。

」部集錄: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等「類。

丝就《崇文總曰》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相校共異同,詳見表五。

表五:《崇文總目》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 志》、《新唐書·藝文志》分類比較一覽表

月錄名稱	經 部 類 目
漢書・藝文志	
	一
隋書・經籍志	

					Щ	常	縱	錄				
舊唐書・經籍志	易	¥	ŗΪ	帽	樂	春 秋	解解	論語	孝 經	盐	學	圖紹
					甲	部	經	錄				
新唐書・藝文志	易類	類	討 類	灣 類	樂類	春秋類	經解類	論語類	孝 經 類		小學類	識緯頻
	_				á	<u>kar</u>	立 山	13				
崇 文 總 目	易類	書類	詩類	禮類	樂類	春 秋 類		输 語類	孝 經 類		參 類	

《隋書·經籍書》經部分十類、《舊唐書·經籍書》分十二類、《新唐書·藝文志》分 類,而《宗文總目》分九類與《漢書·藝文志》同。《宗文總目》缺〈讖緯類〉、圖緯類〉。讖緯係是時諸經之緯,多已亡佚,僅《易緯》 種存耳。是以不復另立 類,將之附於〈易類〉中。另將《舊唐書·經籍志》的〈經解〉入〈論語類〉;〈話訓〉入〈小學類〉。

(續表)

月錄 名稱	史部類目						
隋書・經籍志							
	乙 部 史 錄						
舊唐書・經籍志	P 古 報 翻 超 機 用 維 地 語 略 史 史 史 史 定 店 官 注 本 体 坪 系 銀						
	乙 部 史 錄						
新唐書・麴文志	上編 雑 偽 起 改 職 儀 刑 報 地 譜 日 史 年 史 史 古 古 野 育 方 広 傳 理 牒 錄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史 部						
崇文總 目	正 編 實 雜 儀 册 地 氏 碳 傳 中 年 銀 東 </th						

《漢書·藝文志》是中國最早的書目,也是最早開出依附先例的書目。在漢代史學的觀念並不明確,所以史書在漢代書目中就是以依附的方式來處理的。《漢書·藝文志》中不是史部,於是《國語》、《戰國策》、《史記》等諸史書,遂〈学質〉的依附在〈六藝略〉的〈春秋類〉中。此外,《五經雜議》、《爾雅》、《弟子職》等書附入〈孝經類〉。

《隋書·經籍志》、《魯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與《崇文總目》但分史部為」三類,然略有殊異,蓋《崇文總目》無〈舊事類〉,將是類書籍併入〈雜史類〉中。可時卻又另立、歲時類〉,而爲《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所無也。至於類名,《崇文總目》亦小有更易,如改〈古史〉爲〈編年〉,改〈起居、土〉爲、實錄〉,改〈雜傳〉爲〈傳記〉,改〈譜系〉爲〈氏族〉。

(續表)

口錄名稱	子 部 類 目
漢書・藝文志	諸子略 兵書略 衛數略 方段略 儒道陰法名墨權雜農、權形陰技及所五音雜形醫經神房。 以數學陽巧又譜行龜口法經方11中
隋書・經籍志	方 部 道德部 佛經部
舊唐書・經籍志	内 部 子 録
新唐書・藝文志	内 部 子 錄 (門 道 太 名 學 縦 雜 農 、 兵 類
豪 文 總 目	部 部 部

《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分子部爲中四類,《新唐書·藝文志》 分十七類,而《景文總目》則爲一十。蓋多方〈類書〉、〈算術〉、〈藝書〉、〈卜筮〉、 〈道書〉、〈釋書〉 片類。其中〈道書〉、〈釋書〉 兩類,《隋書·經籍志》 擯之於四 部之外。而〈類書〉併於〈雜家〉、〈節術〉併於〈天文〉及〈曆數〉・〈藝術〉併 於〈兵類〉・〈卜筮〉併於〈大文〉及〈五行〉,皆不獨立。至於類名亦有小異,《崇 文總日》改〈兵書〉爲〈兵家〉,〈天文〉爲〈天文占數〉、〈醫力〉爲〈醫書〉。 (續表)

月錄名稱			1	集部	類目			
漢書・藝文志				詩賦	略			
		乙賦(陸賈等)	内賦(孫卿等	雜試	歌			
1	,			集	部			
隋書・經籍志						て、 集	總集	
				1 常	集錄			
魯居青・經緒心	***					別 集	紀集	
新唐書・藝文志	-			1	集錄			•
	楚解類					た集類	總集類	
崇文總 日				集	部			
オス 本 形で 日						總集類	別集類	文史額

《隋書·經籍書》、《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與《崇文總目》 均分集部爲三類;然《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 有〈楚辭類〉;而《學文總目》併於〈總集類〉中;《崇文總目》有〈文史類〉;而 《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又併於〈總集類〉中; 是其異也。

因之, 1於時代的不同,學術的興衰發生了變化,有些圖籍上佚或計現,使

得圖書的分類也隨著產生變化,但是,四部分類法仍因襲至今,仍然未變。

第三節 《崇文總目》之體制

《景文總目》在編目上也有其特殊性。編目就是編製圖書之綱目,揭示圖書的概貌和源流。《漢書·藝文志》中云:「劉向校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攝其旨意 計 12 。」阮孝緒《七錄》序云:「昔劉向校書,輒爲 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 計 13 、」

所謂「條其篇目」,就是著錄篇目,以防散伙,指導讀者。「撮其旨意」乃概 論作者著書之宗旨及書之人意。「論其指歸」、「辨其訛謬」,乃論作者學孤淵源及 該書得失。

因此,宋代在編撰《景文總百》時,總結了前人編目的經驗, 克服了《七錄》、《漢書, 藝文志》繁瑣雜亂的編目方式, 告訂了編目的體例, 使《景文總目》之編製, 進一步達到完善的地步。

敘錄,又稱「解題」,有的也稱「釋」。日《四庫全書總目》後就開始稱為「提要」,直到今日 所謂「解題」就是簡明扼要說明文獻內容的文字,目的在於向讀者揭示圖書的「心思想、內容概貌、作者生平、文獻價值等。不同的書目有不同的解題,而解題也是我國古代目錄的優良傳統之一,其體制大致有二種:

第 是敘錄體:這是解題目錄中最早的體例,劉向《別錄》的各篇敘錄就是這一體例的創作。劉向等校書,每 書己,向輒條其篇目,攝其旨意,錄而奏之。他記錄「篇目」和「旨意」的工作就是解題。劉向的敘錄內容包括:書名、篇目、著者生不和學術思想、校上錯字和考訂版本、書的內容提要和評價等,也包括解釋題目。如《戰國策》敘錄云:

中書本號或日《國策》、或日《國事》、或日《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吃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計34。

劉向撰寫的這種敘錄體的解題目錄,被後代不少目錄學家繼承和發揚。如唐

^{.# 321 1 3€ 10 °}

二羽 《 阮孝緒撰·《十錄序月》 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三冊、臺北市、新文豐, 民國 77 年 , 頁 334 °

代元行冲的《群書四部錄》、宋代王堯臣等撰的《崇文總目》、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敘錄體例更稱完備。它主要包括卷帙、撰者 从况、學術淵源、版本異同等項目,而至《四庫全書總目》則為集這一體例的大 成之作。這一體例是解題目錄中的人宗。

第 是傳錄體:這是比敘錄體內容簡略的 種體例。山於採用這一體例的目錄書多已亡佚,只能從其他記載中略知情況。主儉的《七志》是傳錄體的代表。雖然其書已佚,但它的體例,還可以從 此文獻記載中看出來。如《隋書‧經籍志》序云:「《七玉》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 傳 計 35 。 《隋書‧經籍志》〈簿錄篇〉序之云:

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 並皆別行。大體雖準向、歐, 而遠不建矣 = 136 。

可以看出:《七志》的解題「大體雖準向、飲」,由於不述作者之意,不像《別錄》、《七略》那樣全面評介圖書內容,而只是「於書名之下,每五 傳」,所以和向、飲敘錄體解題比較起來是遠遠不如的。

第三是輯錄體:這是廣泛輯錄與 書有關的資料來揭示圖書內容和進行評論的 種體例。其代表就是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經籍考》除主要依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外,還博採《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代的《國史·藝文志》、《景文總日》、《通志·藝文略》,以及正史列傳,各書序跋和文集,筆記的有關資料,頗似史書的會注體。使與 書有關的資料,彙爲 編,便於考證輯佚與研究。倩代朱彝尊的《經義考》、謝啓昆的《小學考》、章學誠的《史籍考》亦採取輯錄體的做法。

從以上三種解題目錄體裁中可以看出,解題不僅能夠指導讀者閱書冶學,了 解圖書的內容梗概,而且還能考證亡書的內容性質,辨別眞偽依托,考鏡學術源 流,爲整理占籍提供必要的依據。

《崇文總目》之解題,係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形成一種更符合書籍的 特點 敘錄體解題形式,並開創了一種將各書、作者、內容、篇卷綜合介紹新的、 更爲完善之敘錄體解題形式。《崇文總目》著錄各書下之解題,後因故被刪,才田 錢東垣等從群書中輯佚而成。

案《景文總目》原有六十六卷,後來只剩下 卷。原因是只剩其目,原有的

a 35 同註2 °

^{#36} 唐 長孫無忌、魏徽等纂修、《隋書·經籍志》 子部·簿錄籠 序,頁84。

敘錄、 卜序,都已亡佚。清儒朱彝尊所見之本,即是如此。在朱彝尊《曝書亭集》 卷四四中云:

《崇文總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獲、歸田之後,聞四明范 氏天一閣有藏本,以語黃岡張學使。按部之日,傳抄寄予。展卷讀之, 祇有其目 當日之敘釋,無一存焉 # 37 。

朱氏因爲看到《崇文總目》僅有目而無釋,而又因鄭樵對《崇文總目》之小注有意見,兩者一串聯,於是將《崇文總目》剛去敘錄、小序的原因,歸之於鄭權。 同書又云:

這幾段話可以有幾點說明:

- (一)因鄭樵嫌《崇文總目》注釋的文繁無用,接到《崇文總目》因而去掉注 釋。這樣的推理是很不合理,很不科學,而且又很不負責的。
- (一)朱桑尊對鄭樵嫌《崇文總百》注釋之文繁無用,竟然是來百元馬端臨《文 獻通考,經籍考》之轉述。易百之,朱氏竟沒有讀過鄭樵在《通志》 的原始材料,確實也是很令人訝異的
- (1) 假如朱氏讀過鄭梅的〈校讎略〉和〈藝文略〉・相信他絕不會有上述的結論。 「手資料由於資料的不完整性・足」。

總而言之,朱彝尊的論證,未免將事實看得太易、太輕了。由於朱彝尊的猜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崇文總目》條下遂有這樣的論證:

考戶本於每條之下,具有論說。逮南宋時,鄭樵作《通志》,始謂 其文繁無用。紹興中遂從而去其序釋。故見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 錄解題》著錄,皆云一卷 是刊除序釋之後,全本已不甚行。南宋諸家 或不見其原書,故所記卷數各異也。考《漢書·藝文志》本劉歆《七略》 而作,班問己有自註 《隋書·經籍志》參考《七錄》,互註存佚,亦沿 其例;《唐書》於作者姓名不見紀傳者,尚間有注文,以資考核,後來得 略見古書之崖略,實緣於此,不可謂之繁文 鄭樵作《過志二十略》,務 欲凌跨前人,而藝又一略,非且賭其書,則不能詳究原委。自揣海富東

話 38 同上註:

酸,不能窺中秘之全,無以駕乎其上,遂惡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世公心 厥後托克托等作《宋史·藝文志》,紕漏顯低,瑕隱百出,於諸史志中最爲叢胜,是即高宗謨用礁占,刪除序釋之流弊也 註

這段話說得更爲荒謬:

- (一) 說高宗刪除《學文總目》之敘釋,誤用樵言,完全是依據《曝書亭集》 方說,與朱氏的話,如出一轍。
 - 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到《隋書·經籍志》等書,可見這一則提要的作者,也並沒有讀過鄭樵的《校讎略》和《藝文略》,否則,他就會知道鄭樵最推定《隋書·經籍志》,時以《隋書·經籍志》之是,來證《崇文總目》之非。可時也知道《藝文略》中著錄的書,或釋或否,並非全無法釋。
- () 說鄭樵建清刪去《崇文總目》的敘、釋,是「刻忌之故智,非昌公心」, 純係羅織成罪,而且這種羅織,是非常刻毒的。
- 四 認為元代托克托所作《宋史·藝文志》,在諸史志中,最爲叢撰,就是受了鄭樵的影響 這是進一步的猜測,也是進一步的蘿織。《宋史·藝文書》固然淺陋,卻絕對不是受了鄭樵的影響。
- (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一部很重要的參考書,但是所記資料,有時並 非經第一手資料,而加以判斷。如本則提要,很明顯的取材於《曝書 亭集》,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甚至加以渲染。

朱彝尊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說法,在清代亦自有學者不贊成。據杭世 駿《道古堂文集》卷二五中云:

竹定檢討謂冊,去解題,始於鄭夾漈作《通志略》,非也。馬貴與撰《调考》、王伯厚著《玉海》,生後夾祭百餘年,其書皆引證其說。嘉定七年,武夷蔡驥刻《列女傳》,首簡亦引此書,則知此書在宋時原未有闕,後世傳鈔者畏其繁重,乃奉意刪去耳、豆40。

而錢人昕《「駕齋養新錄》卷 四中云:

《崇文總目》一册,予友汪照少山遊浙東,從范氏天一閣抄得之。

注 3) 清 水路、紀的等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史部· 日錄麵一 臺北市 臺灣 商務,民國 54年 ,頁 1776~1777 ~

註40 清 机世颗撰,《适古堂文集》卷二五 侯又總日政 收入《中國歷代閩書著錄 文選》,北京市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頁105个

其書有目而無紋釋。每書之下多有正關字者。陳直齋所見,蓋即此本。題云紹興改定。今不復見題字,或後人傳鈔去之耳。朱錫鬯跋是書,謂因鄭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敘釋。今考《續宋會要》載,紹興十二年十二月,權發遣盱眙軍向子固言,乞下本省,以《唐書·藝又志》及《索文總月》所觸之書,注闕字於其下,付諸軍照應搜訪 是今所傳者,即紹興中頒下諸州軍搜訪之本。有月無釋,取其便於尋檢耳。豈因漁仲之言而有意刪之哉。且漁仲以荐入官,在紹興之未,未登館閣,旋即物故。名征軍下,未能傾動一時,若紹興十二年,漁仲一關中布衣耳,誰復傳其言者。朱氏不過一時揣度之調,未及研究歲月。聊爲輕正,以解後來之感 註4 。

案鄭樵修撰《通志》,始於紹興 (1151 牛,成於紹興 十 (1161) 年,次年高宗命他獻進《通志》時,鄭樵則謝世。錢大昕以年代立論,鄭樵在紹興十 1142 年時,不僅是一布衣,抑且未有《通志》之作,何山以其《通志·校讎略》之言論,並建言朝廷盡去《尔文總目》之社釋呢?

實際 中鄭樵根本沒有盡廢敘錄的主張,其所著《藝文略》亦多有社釋,這 點已是最好的證明,顯示他不可能建言云於《宗文總目》注釋的。

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論及此點時,八說「魯本佚其解題」,那就比較圓穩 而近於事實了。

從錢侗等人抄輯的殘卷來看・《崇文總目》之體例有以下數端:

(一) 蓄錄篇名、篇目之體,在於條別全書、蓄其某篇第幾、考一書之源流。 如《景文總目》卷一,《經部,易類》:

《歸藏》二卷,原釋晉太尉參軍薛正注。《隋書》原有十三篇,但 存 初經,、(齊母、(本著 三篇,又多顯亂,不可詳解。

、 ,解析題目和著書經過。如《景文總月》卷 ,〈經部,易類〉:

《周易口訣義》八卷,原釋河南史證撰,不詳何代人。其書直抄孔 氏說,以便講習,故曰口訣

解析了題目何以稱爲口訣。又如《崇文總目》卷 ・・〈經部・易類〉:

《周易新論傳疏》十卷,原釋唐陰洪道撰,洪道世其父顯之學,雜 采了夏、孟善等十八家之說,參訂其長,合七十二篇,子易有助云。

這就介紹了作者著書的經過。

(三)介紹作者和傳注者。如《分文總曰》卷三·〈了郡·醫書類〉一: 《劉涓子鬼遺方》十卷,原釋宋龔慶宣撰,劉涓子者·晉末人。於 丹陽野得《鬼遺方》一卷,皆治癰疽之法,慶宣得而次第之。

(四)辨別書之眞僞、存亡與殘缺。如《景又總目》卷二,《史部·雜史類》 上:

《越絕書》十五卷,原釋子頁撰,或子胥。舊有內紀入,外傳十七。 今文題關舛,纔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篇者, 非是。

- ・五ヶ掲示圖書內容。如《景文總目》卷 ・〈經部・易類〉:「《周易乾整度》二卷・原釋中述陰陽日辰數識。」就說出了此書的內容。
- (六) 敘述學術源流。如《景文總目》卷一、〈經部・樂類〉:《廣陵止息譜》 後,原釋:

晉中散大夫嵇康作琴調廣陵散,說者以魏氏散亡自廣陵始。晉雖暴 與,中止息于此。康避魏晉之禍,托之於鬼神。河東可尸參軍李良輔云: 袁孝已竊聽而寫其聲,後絕其傳。艮輔傳之于洛陽僧思古,思古傳於長 安張老,逐著其譜。總三十三拍,至周,又增爲二十六拍。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崇文總目》的提要靈活多變,不拘一格。不同的圖書,根據需要,著錄成不同形式的解題。它能夠從不同的角度,揭示圖書的內容, 指導讀者,使讀者覽錄而知旨,省其探討之勞苦。

小序,它是對每類書所作的高度概括性的總結。余嘉錫會說過:「蓋目錄之書, 莫難於敘錄,而小序則允難之難者 註 42 。」清章學誠也曾指出:「非深明道術精 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爲此 註 431。」足見編寫小序之難。假如編者沒有博 大精深的學識,通曉百家之短長的精闢見解,是無法完成這項工作的。歷史工有 許多書員,不能做到字釋俱全,與此亦有很大的關係。

《崇文總目》前有總序,每 類有小序,今總序已不存;小序則由歐陽修所撰者,今尚存於《歐陽文忠公全集》卷 1四中。計有 部、十篇:

經部: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小學八篇。

史部:正史、編年、實錄、雜史、僞史、職官、儀在、刑法、地理、氏族、

註42 余嘉錫撰·《目錄學發綴》 臺北縣:藝叉印書館、民國 63 年 4 月 · 頁 64。 註43] 可註 8。

歲時、傳記 + 篇。

了部: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兵 家上篇。

這些敘釋主要述其學術淵源和所以立目的理由、對了解語類圖書大有裨益。

《芬·文總目》的序之所以編得簡明扼要,議論辨證,爲後世目錄學家所推崇,是因爲它由上堯臣、張觀、歐陽修等博學多才,又久任編目之職的人所完成的。從《歐陽文忠公全集》中,可以看到《景文總目》 [] 篇類目的小序。這些小序大致包括一個方面:

- (1 此類學術的產士;
 - 2) 此類學術的發展及其流派;
- (3) 此類學術的社會意義和計價。

比之《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崇文總目》言簡而明·信而通, 引物連類,析之至理 註44 。

今錄〈經部・易類〉小序於後、以見一斑。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受。及漢募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訛。及學者傳之,適分爲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予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又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迂陰陽炎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象、象、文言等參解卦、爻。凡以象、象、又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即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砌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東元、鄭眾、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天興而田學逐息。 5十二篇之《易》透亡其本,及王弼爲注,亦用卦、象相雜之經 自晉以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義畫卦,下更三代,別爲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皆殊。至於七八九六益占之法亦異。周之未世,夏商之易已亡 漢初雖有《歸藏》,己非占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有《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占,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法天地之縕,則具存焉。 每45.

此序對於《易》之性質、派別以及演變過程、敘述甚詳。讀此對於易學可略知梗

概,有助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

如〈史部・雜史類〉序云:

周禮天子, 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 楚之檮杌, 考其紀事, 爲法不同。至於周衰, 七國交侵, 各華其王, 是非多異, 尋亦磨滅, 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 畏怯迥隱, 則, 碎談處士, 亦必各記其說, 以伸所懷 外自司馬遷之多聞, 當其作《史記》, 必上採《帝系》、《世本》、旁及戰國首卿所錄, 以成其書, 則諸家之說, 可不備存乎 每46 、

此序文人體上說明了〈雜史類〉的特點。

又如〈史部・實錄類/ 序云: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於武宗,其後兵盗相及,史不暇錄,而賈 緯始作補錄,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際,九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 出,傳記之士,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錄租備,其盛衰善惡之跡 較終,而著者不可泯矣。註47 °

這裡指出了實錄的起源及其著錄價值。

又如〈子部・維家類〉序云: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貫穿眾說,無所不通。 然亦有補於治理,不可廢焉 至48 °

此序確實較簡明地道出了雜家的特點及其「不可廢」的理由。

這些序文和解題,大抵文字簡約,說明了各個類目和各書的遊流得失,總括了宋代以前的圖書情況,其價值是應受肯定的。

此外;《宗文總日》在每類之前,皆總計各類部數及卷數。如

易類前云:共一十八部、計 百七十一卷。

正史類前云:共一十部、計二千一百六十二卷。

儒家類前云: 共四十四部、計二百二十卷。

文史類前云: 共二十五部、計七十卷。

錢東坦厶:

按《漢書·藝又志》、《隋書·經籍志》每類小敘及總數皆在日後; 《舊唐書·經籍志》、《唐書》、《宋史·藝文志》無敘,而總數亦列于後; 惟《又獻通考·經籍類》敘數並在月前。此書天一開鈔本但有總數在前,

註46 宋 歐陽修撰、《歐陽修全集》、、崇文總日敘釋 、雜史賴 , 頁 1000。

註47 宋·歐陽修撰·《歐陽修全集》· 崇文總目敘釋, 實錄類 ·頁1000。

at 48 , 天, 歐陽修撰, 《歐陽修全集》、 學 Z總 B 敘釋 〈雜家類 , 頁 1003。

而殺久散佚 = 49 。

速《崇文總目》列每類小序與總數並在目前,惜書閱無徵耳。

從以上所述之言,可看出《崇文總目》將分類編目、叙錄、小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也就提高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更提高了它的學術價值。

宋人對《崇文總目》的評價,並不是很高,甚至多有微辭。晁公武云:「此書 多所謬误 at 50 。」鄭樵《通志·校讎略》中〈泛釋無義論〉一篇,也是針對《崇文總目》。他說:

今《索文總月》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 據標頻自見,何用 更爲之說,且爲之說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 書與用書不殊者,見強爲之說,使之意怠,……《崇文》所釋,大概如 此舉,此一條可見其他 却 5.

足見鄭樵極力貶低《崇文總目》・反對著錄歷史文獻・還要「必蓄說焉」。

平心而論,《崇文總目》卷帙浩繁,篇目相重、著錄訛誤,疏於考證等錯訛 缺失是難免的,解題的質量不如《別錄》,也是可以斷言的。但是它對後世補缺 圖書、辨別圖書之眞僞,卻引起很大的作用,以後所撰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私家目錄,都是仿單《崇文總目》的分類及著錄方法。 止如朱赫尊所說:

按《總日》,當時撰定,諸儒皆有論說,凡一書大意,必舉其綱, 法至善也。其後著《鄰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成取法於此 20 52 。 小但宋朝沿用此法,而且直到《四庫全書》,還是沿用此法,只是更完善而已。所 以,《P4庫全書總目》評論說:

其書載籍浩繁,抵牾誠所難保,然數千年著作之書日總匯於斯,百世而下籍以驗存佚,辨眞曆、覆问異,固不失爲册府之驪淵,藝林之玉間也。至53 °

這不失爲公允之論。

正49 清 錢侗撰、《崇文總目輯釋》卷一 易類 毫北市:廣天,民國 57 年 3 月、 頁 25 ~ 26。

註51 宋 鄭棋撰、《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第一·泛釋無義論,條,頁490。

云 52 清 朱棒草撰·《經義考》卷二九四 臺北市·臺灣中華,民國 54年 ,負 5 c

^{71 53} 当 33 G

第六章《崇文總目》之評價

目錄的功能,不僅是便於學人查考書籍,同時也能夠使人明瞭學術發展的源 流。換言之,目錄就是書的歷史;而目錄學的發展,也就是學術史的發展。依據 《宋史·藝文志》序云:

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冶化之污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緩倫三代,然其時君及及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 學士、指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號,或以爲之勝之弊,遂歸咎馬,此以功利爲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 ョ1 。

目錄之學, 上如同學術發展的指標。元、明日錄學之最, 清代日錄學之盛, 在於學術之興廢 由此可見,宋代目錄學之興盛, 正是宋代學術高度發展的明證。

「流通圖書,保存資料」是今日圖書館事業的最高目標,宋代各藏書處,在不同的程度一都能做到了。特別是崇文院,它絕對不只爲藏書而藏書,爲編目而編目;相反的,它那豐富的藏書,對當時發揮了多方面的作用,對後世帶來深遠的影響。

對當時的公私著述和校刻圖書,完文院提供了參考資料;更可貴的是,它的 職書是可以公開借戶的,和 些開明的藏書家互相影響,造成讀書、藏書的風氣, 推廣知識。以「流通爲藏」的道理,「知之非艱,行之爲艱」,北宋歷代皇帝一意 右文,獎勵文教,不將是文院的藏書視爲個人專有,在中外圖書館史上,寫下光 輝的一頁。

学文院對後世的貢獻在編撰了書目和四人書,使很多現已散失的典籍得以保

^{51 ,} 元 脫脫等後,《宋史·藝又志》序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55 年 3 月臺一版 , 頁 1 °

行。如清代的輯仗之風甚盛,成就也大,但他們憑藉的材料,主要就是這些類書。

景文院的編制,在多方面已具現代圖書館的規模。館職分工精細,更是行政人才培養的地方,有嚴密的借閱手續和妥喜的管理;有特設的「借本書庫」和「特藏書庫」;輯錄有詳確的書目;而皇宮內殿圖書館更擔當了博物館的任務,其保存歷代的書畫眞跡、占書文物。因此,宋太宗建立是文院以及他的館臣,在中國圖書館事業和文化上,的確已有不朽的貞獻。

末代是我國日錄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由於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促進了書籍的流通,爲日錄學的繁榮、興盛,提供了客觀物質條件。無論是官修日錄、史志 目錄,或是私家藏書目錄,在末代大放異彩

《崇文總目》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重要參考資料。另外,其體例,承先 整後,在日錄學史上佔有甚爲重要的地位。

在宋代書目編撰上,尤以《景文總目》值得重視,其因有:

- ()《崇文總日》爲今存解題書目中最早的一部·對後世影響頗巨。
- (二)《崇文總日》可考唐、宋間圖書存佚情形
- (一)參與《景文總目》編纂的學者,如王堯臣、歐陽修等,都是績學之士, 考訂精審。
- (四 《崇文總目》雖己散佚,但请代有《四庫輯本》、《《錢輯釋本》》兩種, 可見其原目概貌。

《崇文總目》與其他書志不同,它是國家圖書館的總目錄 在整理全部藏書 之後,旨在登記著錄,並注意切合適用。所以,它具備以、特點,分述如下:

- 第一、它是根據國家館閣藏書編修的,三萬多卷都是經過編校落實的現存館閣 圖書,都可按目查閱,但其中沒有著錄亡書。
- 第二、爲了便於皇帝或大臣們查閱,僅有單純的篇目,如《舊唐志》,這是無法滿足讀者的需求。因之,在本目中,又恢復了書籍解題和部類後的小序。編修人員如歐陽修、宋祁等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學者文家,又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所見的小序和題解,都很精煉扼要,並且能說明問題。
- 第 、《宗文總目》與《隋書·經籍志》對照可以發現,《崇文總目》雖仿《開元四部錄》,但正沒有依賴它的分類,而作了一些增剛和調整,其中〈經部〉刪去了〈讚之類〉。〈史部〉刪去了〈舊事類〉,新增〈歲時類〉,同時改〈古史〉爲〈編年〉、〈霸史〉爲〈偽史〉、、起居社〉爲〈實錄〉、〈雜傳〉爲〈傳記〉、〈譜系〉爲〈氏族〉、〈簿錄〉爲〈目錄〉。〈子部〉改〈大文〉爲〈入文占書〉、〈曆數〉爲〈曆算〉、〈醫方〉爲〈醫書〉;同時增加

了〈類書〉、〈算術〉、〈藝術〉、〈卜筮〉四個類目,值得計意的是:〈道書〉和〈釋書〉正式作爲類目并入《了部》。至於《集部》將〈楚辭類〉改成了〈文史類/。這些改變和調整,反映了從唐到宋歷史文獻的變化和人們對某些歷史文獻的新認識,如讖緯之書,歷朝有禁,隋朝尤爲突土,故到了宋代,這類書已所存無幾,已不足以構成一類,故聞去了這一類目。隋、唐兩朝編修了不少類書,宋初亦編修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類書,口於這類圖書的增加,故在子部新增了這一類目,至於將道書、釋書從附屬於集部的地位,故爲子部的類目,只能說反映了宋人對這類書的看法視唐人已有了改變。

以上各類的併省增易,都是比較合理且具有進步意義。所以有些類別如〈文史〉、〈醫書〉、〈釋書〉等,以後長期成爲官私目錄著作的定型。尤其根據實際情況,將〈道經/、〈佛經〉另增兩類,屬於《子部》,也算是比較好的。

由此可見《崇文總目》在類例圖書的四部分類法上,也是有所發展的,正因 爲在北宋有《崇文總目》這樣的國家書目作爲典範,所以後來的私人書目,如《郡 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等,在分類方法上有所依據和啓發。

第四、關於《崇文總目》版本問題。宋人紀錄此書有各種卷數,又有紹興改定本,只有 卷,尚存鈔本,原本在南宋末到元初已散失。但其中資料,被《玉海》、《文獻通考》、《永樂大典》等書所引者頗多。因之,清朝乾嘉時代,有兩種輯本。

- ·) 永樂大典本・《崇文總目》 + 1卷。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田、所輯者・係各書之小序與題解等・以之補入所傳 卷抄本 1, 使成爲 | 1卷本。
- (二)錢輯本,《景文總目輯釋》五卷。同時,清嘉定錢東垣、錢何兄弟等, 以范氏大一閣所藏紹興改定一卷鈔本爲底本,進行輯補工作。總得原序 一十篇、原釋九白八十條、引證四百二十條。錢輯本完成於清嘉慶四年, 輯釋成果,遠在永樂大典本之十。

第一節 《崇文總目》之特點

《崇文總目》早已殘缺不全,今雖不能盡見其原目面貌,但可從這些輯本中, 亦可考見其特點:

~ 提要簡明實用

《崇文總目》著錄當時館關現存圖書「萬餘卷,繼承了《別錄》、《群書四錄》 的優良傳統。每書均撰寫提要,而提要編寫者必須親檢原書,根據各書特點和閱 讀需要撰寫,其內容涉及極爲廣泛

「古先、對著者和書名的說明與考訂。如〈經部・易類〉《周易舉正》 「卷、原釋云:

唐蘇州司户參軍郭京撰。京世授五經,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易經》,比世所行,或頗差駁,故舉正其訛而著于篇。

這是對作者和書名加以說明考訂。

又如〈經部・詩類〉《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原釋云:

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自爲晉人, 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然書但附詩釋,誼寶于采獲,似非通儒所爲 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數。

其二、對圖書內容的介紹說明。如〈史部·正史類〉《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魏收撰,原釋云:

齊天保中,始認收撰《魏史》。收博采諸家舊文,隨條甄舉,綴屬後事,成一代大典。追敘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終孝靜,作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析之凡一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致、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

兵 、介紹圖書存闕情形。如〈經部·易類〉《歸藏》 卷,原釋云: 晉太尉參軍薛正汪。《隋書》有十二篇,今但存《初經》、《齊母》、 《本著》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評解。

這是在准者姓名前註明朝代和官銜,並略述其存闕情況。

ノ如〈經部・春秋類〉《春秋繁露》 七卷,董仲舒撰。原釋云:

又如〈經部·春秋類〉《左氏膏肓》九卷,原釋云:「漢司空掾何体始撰,…… 書今殘逸,第七卷亡。」

其四、議論與評價。如〈經部・詩類〉《毛詩正義》四十卷・原釋云:

唐國子祭酒孔額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刊定,四朝端拱初,國子 可業孔維等奉韶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爲詳。

又如〈經部・禮類〉《 禮義宗》 +卷。原釋云:

梁明威將軍崔靈忌撰,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實 串,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八篇,推衍開深,有名前世云。

作爲一部官修書目,每部書均撰寫提要,是非常正確的作法。南宋鄭樵在《通志·校讎略》中,提出「泛釋無義」的理論,對於改進

書目提要的實用性,是非常有價值的。但他未能區分更志目錄與官修書目兩類書目體例,將史志目錄與官修書目相比擬,他批評說:「每書之下必蓄說焉,.... 且爲之說也,已「繁矣 。」」其語未免偏激過當。清朱彝尊《經義考》卷 九四曾指出:

宫時撰定諸儒,皆有論訊。……而後之學者覽其目錄,猶可想見全書之本末爲 [az]。

《四庫全書總目》也云:「後來得略見古書之虛略,實緣于此,不可謂之繁文 計4]

二、小序言簡精煉扼要

《景文總目》的大小類,皆撰有小序。小序是由歐陽修所撰寫。《歐陽文忠公文集》卷 一四有〈景文總目敘釋〉一卷,包括經部八篇、史部十二篇、了部篇,共計三十篇。雖然不是原目小序之全部,但已可以看出歐陽修所撰小序的體例,係繼承《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其文字簡明,而敘學術源流,甚爲清晰,對於掌握各學科發展概況、否閱和利用資料時,可起了導作用。

如「道家類」叙云:

道家者底,本庸虚,去健羡,泊然自守,故曰:找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術,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 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爲用,則、儒者病之 註5 。

三、調整子目,使分類更爲合理

《學文總目》成書早於《新唐書·藝文志》 十年,其分類體例是以《舊唐書·藝文志》爲基礎,加以併省而成的。其目共分回部四十五類。類目的調整,

at 2 宋 鄭栋撰,《诵志》春七十一、《校雠略一》 泛釋無義論 收入《豪印文剧閣 內庫全書》第二七四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頁 490 °

旺· 宋 歐陽修撰,《歐陽修全集》 台北市:世界·民國 50 年 1 月初版 · 頁 1003。

使整個分類體系更加合理。更能符合學術的內涵。

從分類學的發展而言,也只有進步的意義。又史一類,收錄文學理論、文藝 評論著作,爲後世書自分類所活用 釋、道圖書的歸類,自魏晉以來,幾經變更, 未能找到此較合理的方法。附於群書之外爲之不妥,散見於史、子各類更不恰當, 所以,《崇文總目》在子部設立釋、道 目,算得上是比較妥當的權宜辦法。同時 這也是唐代以來儒、佛、道合流,儒家更能吸取佛、道思想的一種反應。

《景文總百》對後世補缺圖書、辨別圖書之眞僞,卻引起很大的作用。以後所撰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私家目錄,都是仿照《宗文總目》的分類及著錄方法。不但未朝浩用此法,而且直到《四庫全書》,還是沿用此法,只是更完善而已。

第二節 《崇文總目》之功用

日錄之書,既重在學術之源流,後入遂利用之以考辨學派,此其功用,固 發生於目錄學之本身,而刊被遂及於後學,然亦視其利用之方法如何,因以判 別其收之厚薄。鄭樵有云:「學術之苟且,」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 之無紀 註 6 1

因此, 般解題書的功用,不外乎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考書的存佚、辨書的眞偽等。《景文總目》的功用也是如此。

從唐、宋到南宋初年,《崇文總目》是僅存的 部書目,因爲《新唐書·藝文志》的編成,雖後於《崇文總目》,然所據係以唐代書日爲 F,在體例上不能記載 五代以後的圖書,甚至唐未也記載得不詳備,其所記又不論存佚,和《崇文總目》 祇記載當時館閣現存的圖書不同:《崇文總目》又是現有的解題書目中(除了佛家 經錄之外),係所存最早的 部,所以其價值有優於 般書目,其功用有下列四項:

·、 可考典籍的存佚

我國的典籍隨著時代不斷的遞增,然而也因時代的動亂而不斷的亡佚,欲知 歷代占籍存佚情形,难從目錄得知。

《新唐書·藝文志》雖北《舊唐書·經籍志》完備得多,然下距晁公武《郡 齋讀書志》、尤表《遂初堂書書》;中間兩百多年,所存僅有《景文總目》,而且晁、

莊 6 宋 鄭樵撰,《傅志》總序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二七二冊,頁9个

た兩家書目,係屬私藏・著錄不豐。鄭稚的《通志・藝文略》・又是鈔輯各種書目 而成

五代和靖康之難,圖書大量亡佚,所以《學文總目》在這方面的重要性,就 編得特別突出,尤其是據當時的館閣藏書,由歐陽修、E堯臣等績學之工所編成, 可信度更高。

1、鑒別占籍的真偽

漢代的《別錄》和《七略》,雖已不傳,不過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不僅 著錄其書目,而且間有日本。當時係依據《別錄》和《七略》, 唐顏師古人博引旁 徵作在,所以在辨偽上有很大的作用。

而《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都沒有解題, 但偶有說明,人多是官修各書的撰者和纂修過程,很少有涉及眞偽。

所以《崇文總目》的敘釋文字,雖然所存不多,但卻有相當的價值。在辨偽 時,時常是最先徵引《崇文總目》的說法。甚至於後人對一書眞偽的認識,儘管 解釋的比《崇文總目》好,證據較多,結論也較肯定。然而可能是從《崇文總目》 的辨偽語中得到啓示,進而加以探求。學問之事,本是後來居上。不過最初或最 早的意見或注語,仍是值得重視。

三、解題 書目的範例

我國有解題的書目,雖然可以上溯到西漢末的《別錄》,然其久已上佚。六朝 的佛家經錄,雖存而少有人注意。《學文總目》便成爲所存最早的解題書目,爲晁 公武、趙希弁、陳振孫以及後人所取云。

而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等人,都曾看到過原本《學文總目》,並加以徵号,在體例上必然受其影響。即使是己二佚的《中興館閣書目》,因爲同樣是官修書目,而《崇文總目》在前,加工工堯臣、歐陽修的聲望,一定也多所取法。

後來敘釋散佚,撰寫解題書目的人,當然會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 《直齋書錄解題》做範本,體例上儘管愈見周密,例如:重版本的記載、比較。 可是《景文總目》對後代的書目,在題解的撰寫上,近似於創始。

如果十六卷的原本還在,可以討論的體例必然很多,可資利用的材料,也就 更豐富。

四、可考古書的完缺

与籍傳也久遠,不乏有缺葉脫簡的情形,《扩文總目》實有記載古書完缺的訳 況。

如《管子》月知章z+本,《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三十卷,《景文總目》原釋 云:「今存中九卷,自列勢解篇而下一一卷」。」

又如《晏子》 書、《漢書・藝文志》著錄八篇、《七錄》作七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作七卷、《崇文總曰》著錄十二卷、原釋云:「《晏子》八篇、今亡。此書後人採嬰行事爲之、以爲嬰撰、則非也、」侗按:今本八卷。

若此之類,不稽考目錄,則傳木是否完缺輯節不可知,《崇文總百》實有此功 用。

總之,目錄學的爲用甚爲廣泛,無論是初步門徑或研究治學,都需要藉以取 資,所以清代學者上鳴盛說:目錄學是治學中的第一緊要事。不過其收效是否豐 碩,則端視學者利用的方法如何。

第三節 《崇文總目》對後世之影響

從漢至唐代,雖已編有不少書目,後入也加以利用,並且給予批評,不過人都很零星。宋代編有書目漸多,也更重視利用與批評,但這都是漸進式的。

《崇文總目》著錄北宋館閣藏書一千四百四十五部,各有敘釋,並由歐陽修 等編修完成,因《景文總目》比當時的其他公私書目著錄豐富,考證精審,不僅 宋代公私書目在體例上作爲範例,在資料上也加以引證,目然受到後世的重視, 從而加以利用與批評。今就文獻可徵的各家書目詳述於後,以資參考。

(《禁文總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是宋代的「部解題書日,在時間上,分別記載了北宋中葉、南宋初期和未期的藏書。在體例上,使晁公武、陳振孫兩目有所遵循,在資料上,也加以直接或間接的徵引。而有出入的地方,也可視爲對《崇文總目》的訂補,或表達不同的看法。如《郡齋讀書志》卷五上〈傳記錄〉《古列女傳》八卷云:

右漢都水使者尤祿大夫劉向撰,又一卷莫知其爲誰續,然亦載於《崇 天總日》,王曰、曾鞏肯序之。

又如《直齋書錄解題》卷, 〈神代類〉《列仙傳》 卷云:

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本書,西漢人文章不爾 也 《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百海》係輯錄體,所徵引之《亭文總目》,據錢侗小引稱,在所據以 輯錄的資料中,是最多的一種。如《玉海》卷一上六載:

《崇文目》《周易甘实正義》三十卷,任正一撰 · 以孔額達爲本甘 棠者,正一爲陝州司馬,故名其書。

又如《 海》卷 〈星經〉條載:

案《崇文總月》《天文星經》五卷, 农陶弘景校。合三坦列宿中介 官三百十九名,各設圖象著巫, 咸甘德石申所记。

王應麟的其他著述,如《困學紀聞》、《「家詩考》、《漢書藝文志考證》等諸書,也曾引用過。如《困學紀聞》卷十二載:「《崇文總目》《史雋》」卷,漢雋之名本於此。」

倩章學誠《文史通義》,對《下海》屢有褒辭,評價遠在《文獻通考》之上。 E氏學識高,對資料的選取,自具眼見,能重視《景文總目》,也可見其考訂精密。

1.《文獻通考》採用輯錄體,所引《崇文總目》,爲《錢輯釋本》所據次 多的資料。可惜馬瑞臨未能多加徵引,如《直齋書錄解題》一樣。如《文獻通考》 卷一八一《「禮義宗》三十卷載: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其書合《周禮》、《儀禮》、二載 之學,數述貫穿,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行獨深,有名前世云。 大致馬氏貴近而略遠,這有所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數量,介於《景文總目》 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間,從而得知。

(四)《群書考索》引《崇文總曰》,如《群書考索》卷十一載:

《說苑》漢劉向撰。采傳記百家,所執行事之跡,凡二十篇。案《崇文總日》今存五篇,餘亡。後曾輩得十五篇,與舊合二十篇而爲之序。

但此部類書在體例上,也不甚完備,而錢東垣等市未加注意。趙七煒輯《中興館閣書目》,更有不少資料出口於《群書考索》。其所校《崇文總目》,必有採自《群書考索》的。如有人補工《錢輯釋本》,正可利用這些資料,不過卷帙甚多,體例不善,版本不佳,需要有細緻的耐心才行。

五,朱舜尊所編成《經義考》一百卷,是歷代書目中卷帙最豐富的,真是 博極群書 所採用的書目甚多,其中有些傳本甚少的。如《景文總目》的一卷本 簡目,明天 閣有抄本等 朱彝尊訪求原本未獲,所徵引當據《文獻通考》或《玉 海》所引,惟朱氏對資料來源,完全沒有注明,但標《景文總目》,不易覆據。如 《經義考》卷二四五《亡名氏授經圖》載:

《崇工總月》不著撰人名氏、敘易、詩、書、禮、春秋三家,論語、孝經之學,師承相第系而爲圖。

錢侗小哥中徵引書目,列有《經義考》,當是別有所得,然必不能多。

(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間引《宗文總目》,條目頗多。當時雖有《永樂 大典》輯本,然而撰寫提要時,輯本未必完成。以提要引用晁公武《郡齋讀書書》、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多從《文獻通考》轉引例之,對《崇文總目》也當如此、

(七)《隋書經籍志考證》對《崇文總日》作選擇性的引用,對《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則充分利用。如《隋書經籍志考證》卷:〈雜史〉載:

《吳越春秋》十卷,唐皇甫遵撰。《新唐書·藝又志》作《吳越春秋傳》。《崇文總目》曰:遵合趙暐、楊方二家之書,考定而注之。《宋史·藝又志》 人 另,史類 。

姚振宗之《快閣』房叢書》以精審著稱。然重《新唐書・藝文書》而輕先成書的《景文總目》、不免千慮一失。其所引敘釋、全不著出處、當係據《錢韻釋本》。

(八)《四庫提要辨證》對《崇文總目》最爲重視,除常加引證外,並屢次強調具成書早於《新唐書,藝文志》二十多年,注意其時間性,這一點甚爲重要。例如考證《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所收的書有限,《新唐書‧藝文志》成書在《崇文總目》之後,在時序上便很值得重視,又如考證《未史‧藝文志》。《崇文總目》是宋代書目有傳本中最早的一部,也是今存北宋所編書目唯一的一部,有這雙重身份,更顯得更加重要。

(九)《僞書通考》對《宁文總目》中的辨僞資料,利用得頗爲充分。如《僞書通考》、經部,春秋類/載:

《春秋世語》一卷,晉杜預撰。《崇文總日》曰:不著撰人名氏, 凡七卷。起黃帝至周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 唐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啓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 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執不可,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 此乃啓期所撰。

所採文獻,按時代先後排列,顯示日《崇文總目》的敘釋在時序一的領先地位。 現今有鄭良樹的續編,附有《偽書通考》所辦各書引用資料的簡表,更可以一日 瞭然。

(十)《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宋代史籍既多,史料更加豐富,本書博採史

傳、書日、方志、文集、筆記等,引證之豐富,尤過於姚振宗之《隋書經籍 ē 考證》 等。

此書著重於下列數端:

- (1)辨《宋史·藝文志》史部各書之存佚情形。
- (2 止《宋史・藝文志》史部之謬誤。
- (3) 據歷代公私藏書目錄,論其二佚之約略時代;其有輯本者,則考其輯佚 所據之書及諸本之異同
- (4) 探究佚書撰者之緣由及其內容,俾略知原書之情況。

鈞稽排此,闡幽發微,很見工夫。充分引用《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和《宋史·藝文志》;《景文總目》則 如姚氏·未能多加徵引。不過因徵引其他資料既多,而《景文總目》所著錄的書籍,多見於《宋史·藝文志》。所以,祇要是史部的佚籍,先查考這部佚籍考,便可轉錄於《景文總目》考釋。

本文所取材料, 又所引《崇文總目》敘釋, 多採自《玉海》載《文獻通考》, 而不從輯釋本轉引。

有志於考釋《崇文總目》者,對《隋書·經籍志》所收的各書,能利用姚氏的考證,經部利用朱彝尊。對《宋史·藝文志》史部的佚籍,能利用本書,藉此就能達到事生功倍之效果。

總而言之,《崇文總目》既然是 部重要的書目,更可以利用四庫所輯《永樂 大典》本,錢東坦等輯釋本重加考釋,並參考《山堂考索》、《隋書經籍志考證》、 《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等資料,採用趙上煒《中興館閣書日輯考》的方式, 心能超越《錢輯釋本》,而能與趙氏的輯考此美。其中《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 尤爲重要,不僅將其所收的史部佚籍可利用。而這些佚籍的作者任乎,也可廣徵 史傳、文集等;可供經、了、集二部考釋的參考。

而研治者對宋代書目的考述,如《晁志》、《陳錄》、《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經籍考》,《王海·藝文》等,都時見專文或專著訂論,相形之下,《景文總目》和《遂初堂書目》便被人忽略。《遂初堂書目》僅有書名,偶著版本,連卷數和撰人姓名也從缺,還不如明代的《文淵閣書目》,沒有冊數和完缺字樣。《景文總日輯釋》,輯得的原釋不多,且甚簡略,因而都不爲人重視。

宋人刻書、校書、考訂書籍,成就斐然。其所編的書目,也最爲重要,可說是僅次於清代。如能就今存的書曰,加以綜合考釋;亡佚的書目,加以輯錄,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必入有助益。

《崇文總目》雖然得到許多目錄學家的讚許,但也遭到一些人的譏諷,但是

《崇文總目》對後世補缺圖書、辨別書之眞僞、卻引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朝崇文一館和秘閣曾多次天火,而補缺圖書全靠《崇文總目》。其次,它的分類著錄的方法,對後世的圖書分類和著錄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崇文總目》以後所著晁公武《郡齋讀書之》、陳振孫《貞齋書錄解題》等私人目錄,都是做效《崇文總目》的分類著錄方法。而且直到《四庫全書》還是沿用此法,只是更完善而。

因此,《景文總目》所引起的作用以及它的分類體系和新創的類目在目錄學史上所引起的影響,我們應該給予恰當的許價,在我國目錄學更上應給予應有的地位。

附錄

書影一:(清)《四庫輯本》《崇文總目》十二卷〈儒家類〉

五子七卷 母子二卷 母子二卷 母子二卷 母子二卷 母子二卷 人来要行事為之以為題 妻子入為今亡此書盖後人來學行事為之以為題	共四十四部計三百二十卷 共四十四部計三百二十卷 共四十四部計三百二十卷 共四十四部計三百二十卷 共四十四部計三百二十卷 共四十四部計三百二十卷
---	--

書影二:(清)《四庫輯本》《崇文總目》十二卷〈總集類〉

泉美文颐三千基 總日云因五臣而自為注非是	授扶東柳條倫云文選等善注在五臣前景文	文選六十卷	文館訓林撰事四卷	原文總自发十一 不 五克臣等 投票人 大 五百五十九米以下原本
-------------------------	--------------------	-------	----------	---------------------------------

書影三:(清)錢侗等輯《崇文總目輯釋》五卷(詩類)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或二卷 原釋吳太子中庶子鳥 程令陸幾拱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自為音人本不 程令陸幾拱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自為音人本不 東垣接書錄解題通效鳥獸二字並在草木上 東垣接書錄解題通效鳥獸二字並在草木上 東垣接書錄解題通效鳥獸二字並在草木上 今本標題與此同 全本標題與此同 多本標題與此同	東東晉梅頤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王唐孝明不喜糅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世鬼歐陽文明不喜糅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世鬼歐陽文明不喜糅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世鬼歐陽文明不喜糅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世鬼歐陽文明不喜糅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世鬼歐陽文明不喜糅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世鬼歐陽文明不喜糅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世鬼歐陽文明,其中一
--	---

書影四:(清)錢侗等輯〈崇文總目輯釋〉五卷〈正史類〉

史記一百三十卷	夢文練日卷二	県文總自	東垣按以上原卷八
1 年 百六十二卷 二十一百六十二卷 二十一百二十二卷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 三十二卷 三十二卷 三十二卷	嘉定 鏷 懌 輯釋 宋 王堯臣等 編次	潭際玉生覆校	入

參考書目

一、史料部分

- 1 : 漢 班周撰、唐 顏師古汪、《漢書藝文志》一卷,《中國歷代藝文志》,臺 北市:遠東圖書,民國 45 年 11 月 。
- 2: 采 阮孝緒撰,《七錄》序目一卷,《叢書集成續編》第三冊, 臺北市:新文曹,民國77年。
- 3 後馬 劉的撰,《舊唐書經籍志》二卷,《中國歷代藝文志》,臺北市 遠東圖書,民國45年11月。
- 4: 唐 杜佑撰,《通典》二百卷,《景印工淵閣四庫全書》第六,三至六 五 册,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5 : 唐玄宋御撰、 唐 李林甫等注,《唐六典》三十卷,《景印四文淵閣庫全書》 第五九五冊、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 6:唐 長孫無忌、魏徵等撰,《隋書經籍志》四卷,《中國歷代藝文志》,臺北市:處東圖書,民國 45年 11月。
- 8:宋 王堯臣等撰,《崇文總目》十二卷,《景印文湖閣四庫全書》第六七四 冊,史部,日錄蘋一,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9 宋 王欽若筆撰,《册府元龜》一千卷, 臺北市:臺灣中華,民國 56 年
- 10: 宋 王稱撰,《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景印文淵湖四庫全書》第三八二 册, 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 72年。
- 11: 宋 王溥撰,《唐會要》一百卷,《景印艾淵閣四庫全書》第六 八至六 七 册,(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12: 宋 王應麟撰,《王海》二百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九四三至九四八

- 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13: 宋 王應麟撰,《困學紀聞》二十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五四冊,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14: 宋 王應麟撰,《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中國歷代藝文志》, 臺北市, 遠東圖書, 民國 45 年 11 月 。
- 15. 宋 九袤撰,《逢初堂書日》一卷, 臺北市:廣文,民國 56年 12月。
- 16: 宋 江少虞撰,《事實頸苑》六十三卷,《景印又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七四冊,〈孑邪,雖家頗五,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17. 宋 沈括著,《夢戾筆谈》二十八卷, 長沙市 岳麓書社,1984年4月, 頁330
- 18: 宋 汪藻撰,《子溪集》三十六卷,《景印文剧 閑四庫全書》第一一二八 册,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19: 宋 宋敏永撰,《春明退朝録》三卷, 北京市·中華,1980年9月,頁58。
- 20: 宋 李攸撰·《宋朝事實》二十卷,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57年3月臺 一版。
- 21: 宋 周煇撰,《清波雜誌》十二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九册, 臺 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22: 宋 周密撰·《齊東野語》二十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子部·雜家縣 三 ·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 23: 宋 共邁撰,《客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 十六卷、《五筆》十卷,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68 年 6 月臺一版。
- 24: 宋 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四卷, 臺北市:廣文,民國 56年 12月
- 25: 宋 是公式撰,《郡齋讀書志》二十卷,影印清阮元進呈本,宛委別藏所收, 此衢州本。
- 26: 宋 孫逢吉撰·《職官分紀》五十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九二三冊,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27 宋 張邦基撰、《墨莊漫錄》十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六四册, 臺 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28:(宋 黃伯思撰,《東觀餘論》二卷,《景印 Z 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五 冊,、子部,維家類二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 29: 宋 陳振孫撰,《直齊書錄解題》二十二卷, 臺北市,廣文,民國 56年 。
- 30: 宋 宵聲撰,《亢豐類稿》五十卷,《景印文尚閣四庫全書》第一,九八 册,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 31: 宋 葉夢得撰,《石林燕語》十卷,《景印 Z 淵閣四庫全書》第八六三冊, 子部,雜家類三/,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 32: 宋 楊萬里撰·《誠齋揮塵錄》一卷,《百八學海》, 毫北市 新興,民國 58 年 7 月新一版 。
- 33: 宋 歐陽修撰,《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一/ 二至一一 三册,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34: 宋 歐陽修撰,《歐陽修全集》一百五十二卷,臺北市 世界,民國 50年1 月。
- 35. 宋 歐陽修撰、《歸田錄》二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 三六冊,臺 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36: 宋 鄭樵撰,《通志》二斤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二七二至二八一 册,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37: 宋 薛居正撰·校勘《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 二卷, 臺北市, 洪 氏, 民國 66年。
- 38: 宋 釋文瑩撰、《玉壺清話》十卷, 北京市:中華,1984年7月,負117。
- 39: 宋 蘇洵撰、《嘉祐集》十六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一^{个四、}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72 年。
- 40: 宋 不著撰人,《楓窗小牘》二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 三八,(子 部,小說家類一,,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41 宋 李熹撰,《續資治視鑑長編》五百二十卷,《景印又淵閣四庫全書》第二 一四至三二二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42 宋 程俱撰,《麟臺故事》五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九五冊· 史 部,職官類一/,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43: 宋 程俱撰,《麟臺故事殘本》三卷,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55年。
- 44: 宋 陳騤撰,《南宋館閣錄》十卷、《續錄》十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五九五冊, 臺北下: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45: 元 馬鴻臨撰,《文獻淺考》三百四十八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六一 一至六一六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46: 元 脱脱等纂,《宋史》四百九十六卷,臺北市:鼎又,民國67年9月。
- 47: 兀 脱脱等篆,《宋史·藝文志》八卷,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55年3月 臺一版。
- 48: 明 方以智撰、《通雅》五十二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五七册, 臺 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49: 明 胡應麟撰·《少室山房筆叢》三卷,《景印又淵閣四庫全書》第八八六 冊,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50 明 焦茲撰,《國史經籍志》五卷附錄一卷,《粵雅堂叢書》第五集, 臺北市 臺灣華文,民國54年5月。
- 51、明 解縉撰、民國 郝慶柏輯,《水樂大典書日考》四卷, 臺北市:世界,

民國 51 年 2 月 。

- 52:(清) 「丙撰·《善本書室藏書日》四十卷、对錄一卷, 臺北市:廣文,民國 56年。
- 53:(清)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権》一百卷, 臺北市:樂天,民國 61 年 5 月 。
- 54 (清) 玉聞遠撰,《孝感堂書日》一卷,《觀古堂書目叢刻》 臺北市:廣义, 民國 61 年 7 月
- 55.(清)水路、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日提要》二百卷、臺北市:臺灣商務、 民國72年10月初版。
- 56·(青, 水溶、紀的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 臺北市: 河洛圖書, 民國 64 年 3 月臺景印 。
- 57:(清) 水塚、紀的筝撰,《欽定歷代職官表》七十二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六 一冊,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58:(清)朱彝尊撰,《經義考》三百卷, 臺北市:臺灣中華,民國五十四年據揚州馬氏本校刊影印
- 59:(清)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八十卷、射錄一卷,《景印又湖閣四庫全書》第 一三一七至一二一八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60:(清)朱學勤撰,《结一爐書目》四卷,《觀古堂書目叢刻》 臺北市:廣天, 民國61年7月。
- 61:(清) 沈嘉翰撰,《南宋雅事詩》七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七六 冊,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62:、清) 杭世駿撰,《道占堂文集》四十八卷,清乾隆五十五年仁和杭氏校刊本。
- 63 (清) 芭感柱撰,《天一閣書目》四卷,清嘉慶十三年揚州阮元文選樓刊本。
- 64 (清 徐松鲜,《宋禽要輯稿》十六册, 臺北市:世界,民國 66 年 5 月再版。
- 65·(清) 徐乾學撰,《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三四二至三四五册,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66:(清)章學誠撰,《文史阅義》十二卷,《粤雅堂叢書》第五集, 臺北市:臺灣華天,民國54年5月。
- 67:(清,章學誠撰,《校雠通義》三卷,《專雅堂叢書》第五集, 臺北市:臺灣 華文,民國54年5月。
- 68·(清) 張之洞撰,《書日答問》五卷,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57 年 3 月臺一版。
- 69 (清)陸心源撰,《皕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臺北市:廣 又,民國57年。
- 70 (清)陸心原輯、《宋史翼》四十卷、臺北縣: 辽海、民國 56 年 1 月臺初版。
- 71:(清)陳夢雷撰、蔣廷錫等奉敕重編校,《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目錄四十

- 卷,臺北市、鼎义,民國66年。
- 72 (清,黃虞稷撰,《千頃室書日》三十二卷,《景印又淵閉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73:(清) 黃虞稷撰,《宋史藝又志補》一卷, 臺北下,世界,民國 64年
- 74:(清) 畢元撰,新校《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臺北市:世界,民國 69年 12月二版。
- 75 (清) 葉召熾撰,《藏書紀事詩》七卷, 臺北市:世界,民國 50年 ^
- 76:(清) 葉傅輝撰,《書林清話》十卷, 臺北市:世界,民國50年9月。
- 77:(清) 趙翼撰,《廿二史答 記》三十 、春、、臺北市 樂天,民國 63 年 10 月 再版 。
- 78:(清)錢大昕撰,《潛研堂又集》七十卷,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67年。
- 79:(清) 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45 年。
- 80:(清)錢大昕撰,《二十二史考異》一百卷, 京都 中文,1980。
- 81 (清) 錢大昕撰,新編《兀史藝文志》,《中國歷代藝文志》, 臺北市: 遠東圖書,民國 45 年 11 月 。
- 82:(清)錢侚等撰,《崇文總目輯釋》五卷,臺北市 廣文,民國 57 年 3 月, 二冊
- 83:(清) 瞿鏞編,《鐵琴銅劍樓藏書日錄》二十四卷, 臺北市:廣文,民國 56 年。
- 84:(清) 顧炎武撰·《日知錄》三十二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五八冊, 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國72年、
- 85 陳漢章確正,《索工總目輯釋補正》四卷,《中國歷代書目叢刊》第一輯, 北京市:現代,1980年。
- 86:江南圖書館編,《江南圖書館書目》一册, 臺北市:廣文,民國 59 年。
- 87 河田羅撰,《靜嘉堂秘籍志》五十卷、卷首一卷,日本大正六年靜嘉堂排印 本。
- 88: 趙士煒輯,《中興館閣書日輯考》五卷,《書日類編》,臺北市:成文,民國 67年7月,頁591~638。
- 89: 趙士煒輔,《宋國史藝 又志》,《書日類編》, 臺北市:成文,民國 67 年 7 月,頁 639~662 ^

二、圖書部分

1 - 上 每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雕版印刷原元》, 北京市 印刷工業,1990年9月,500頁。

- 2: E会光著,《中國歷史文獻學》,臺北市:天肯文化,1995年5月,506頁。
- 3 王錦貴主編,《中國歷史又獻日錄學》, 北京市·北京大學,1994年12月, 317頁。
- 4:中國大百科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 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 、北京市:中國大百科,1993年1月,679頁。
- 5 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一輯, 北京市 中華, 1993年9月第一版,497頁。
- 6:《中國古典工獻學》,臺北市:木鐸,民國72年9月,274頁。
- 7 、《中國歷史年代領表》, 北京: 文物,1994年8月二版, 263頁。
- 8:中國圖書館學會主編,《月錄學又獻學論文選》, 化京市:書目又獻,1991年 12月,340頁。
- 9: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圖書館學》,臺北市:臺灣學生,民國 73 年7月再版,566頁。
- 10:申暢編,《中國日錄學家辭典》, 鄭州市:河南人民,1988年,全一册。
- 11: 沈子丞著,《歷代論畫名著匯編》, 北京市,文物,1982年,629頁。
- 12 . 王辟疆著·《日錄學研究》, 臺北市: 又史哲,民國 62 年 2 月再版 · 187 頁。
- 13: 李瑞艮著,《中國目錄學史》, 臺北市,文津,民國82年7月,331頁。
- 14: 李希沁、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 春秋至五四前後》, 北京市·中華,1992年2月,546頁。
- 15 李萬健著,《中國著名目錄學家傳略》, 北京市·書目文獻,1993年6月, 294頁。
- 16: 李玉安、陳傳芸編,《中國藏書家辭典》, 武漢市: 胡北教育, 1989 年 9 月, 374 頁。
- 17:李致忠著、《歷代刻書考过》, 成都市:巴蜀書社,1990年4月,408頁。
- 18 食嘉錫著,《日緻學發微》, 臺北市:藝文印書館,民國 63 年 4 月 , 168 頁。
- 19: 來新夏等著·《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 上海市:上海人民,1990年4月,380頁。
- 20:來新夏著,《古典日錄學》, 北京市,中華,1991年3月,327頁。
- 21 來新夏主編、《清代目錄提要》, 齊南市 齊魯書社,1997年1月,482頁。
- 22: 昌彼得著,《版本目錄學論叢 二 》, 臺北市: 學海,民國 68 年 8 月 , 311 頁。
- 23: 吕彼得、潘美月著,《中國日錄學》, 臺北市,文史哲,民國 75 年 9 月, 252 頁。
- 24:周少川著,《扩籍日錄學》, 鄭州市:中州古籍,1996年1月,243頁。
- 25:周彦又主編、《中國文獻學》、臺北市: 五南,民國 82 年7月 ,467 頁。

- 26:周彥文著·《中國日錄學理論》, 臺北市:臺灣學生、民國 84 年 9 月 , 165 頁。
- 27:洪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三册, 北京市:中華,1995年5月。
- 28:共湛侯著·《中國工獻學要籍解題》, 杭州市 杭州大學,1997年11月,354 頁。
- 29: 施金炎編著,《中國書文化要覽 古代部分》, 長沙市: 湖南教育, 1992 年 2月, 420 頁。
- 30、柳詒微編著,《中國文化史》三册, 臺北市: 正中,民國 37 年 3 月。
- 31 姚名達著,《中國日錄學年表》, 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 60 年 3 月臺二版, 175 頁。
- 32. 姚嬴艇主編,《宋代文化史》, 臺北縣:雲龍,1995年9月,722頁
- 33: 高路明著·《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 南京市: 江蘇占籍, 1997年 10月, 306頁
- 34: 袁詠秋、曾季光主編,《中國歷代圖書著錄文選》, 北京市: 北京大學,1995 年10月,659頁。
- 35: 袁詠秋、曾季光主編,《中國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讀敘傳選》, 北京市: 北京大學,1997年12月,461頁。
- 36 徐規主編,《宋史研究集刊》, 杭州市:新江古籍,1986年4月,410頁。
- 37:徐雁、王燕均主編,《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成都市:四川大學,1990年 7月,751頁。
- 38: 許世瑛編著,《中國目錄學史》, 臺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 71 年 10 月新一版 、234 頁。
- 39: 桑啓超著、《佛學研究十八篇》, 臺北市:臺灣中華,民國 45年 五月臺一版, 全一册、
- 40: 梁啓超著 、《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 , 臺北市 : 臺灣中華 , 民國 47 年 6 月臺 一版 , 61 頁。
- 41: 張秀民著,《中國印刷史》, 上海市: 上海人民,1988年8月,861頁。
- 42:張治江、王輝王編,《月錄學辭典》, 北京市,機械工業,1990年8月,312 頁。
- 43: 張旭九編著,《文史工具書評介》, 濟南市·齊魯書社,1986 年 5 月 ,479 頁。
- 44:張冢璠、閱奈東主編,《中國古代文獻學家研究》, 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 1996年6月第一版,543頁。
- 45:陳登原著,《古今典籍聚散考》,臺北市:河洛圖書,民國 68 年 5 月臺影印初版 ,544 頁。
- 46:陳威禎撰,《北宋之徵書與校理》, 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69年4月 , 126 頁。

- 47:馬店菲著,《中國占籍整理體式研究》, 北京市:北京圖書館,1997 年 2 月,415頁。
- 48·彭斐章等編、《目錄學研究文獻匯編》, 武昌市 式漢大學,1984年12月,744頁,
- 49、喬行珀著,《宋代書目考》, 臺北市:文史哲,民國76年4月,198頁。
- 50 喬好勤編著,《中國日錄學史》, 武昌市 武漢大學,1992年6月,442頁。
- 51: 焦樹安著,《中國古代藏書史話》, 臺北市·臺灣商務, 1994年5月, 154頁。
- 52. 程千帆、冷有富著·《校雠廣義 目錄編》, 齊南市:齊魯書社,1998年4月 第二版,374頁。
- 53. 程煥文著,《中國圖書文化導論》,(廣州市,中山大學,1995年10月,414頁。
- 54: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又獻學》, 北京市:北京圖書館,1989年9月,370頁。
- 55. 趙國璋、潘樹廣主編,《天獻學辭典》, 南昌市: 江西教育,1991年1月第一版,1054頁。
- 56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國歷代經籍典》八册, 臺北市:臺灣中華·民國 59 年 10 月臺一版。
- 57、潘美月著,《宋代藏書家考》,臺北市:學海,民國69年4月,246頁。
- 58·鄭宗榮編著·《社科中文工具書使用》, 瀋陽市:遼寧教育,1997年11月, 447頁。
- 59: 鄧廣銘等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 上海市:上海辭書,1984 年 12月,543頁
- 60.劉兆祐著,《中國目錄學》,臺北市:五南,民國87年7月,434頁。
- 61:劉紀澤著·《目錄學概論》, 臺北市:臺灣中華·民國 73 年 7 月臺四版 , 104 頁。
- 62 劉德清著,《歐陽修論稿》, 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1991年1月,302頁。
- 63:劉簡著,《中文占籍整理分類研究》, 臺北市: 工史物,民國 72 年 2 月增訂 再版 ,364 頁。
- 64 盧震京著,《圖書學大辭典》, 臺北市:臺灣商榜,民國 68 年 10 月修訂臺二版,全一册。
- 65: 謝灼華等著,《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 臺北市, 天肯文化, 1995 年 4 月, 380 頁。
- 66 . 蕭東發著,《中國圖書》, 北京市, 新華, 1991年 12月 , 160頁。
- 67: 蕭東發主編,《中國編輯出版史》, 瀋陽市: 遼寧教育, 1996 年 12 月, 468

頁。

- 68:羅孟禎著,《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重慶市:重慶,1983年11月),236頁。
- 69: 藤島達朗、野上俊靜編,《中日韓對照年表》,(臺北市:文史哲,民國 72 年 11 月), 157 頁。

三、期刊論文部分

- 1:王心裁〈從古典目錄學到現代目錄學——中國目錄學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 《圖書館情報工作》(1999年,第四期),頁2~7。
- 2:王濤〈四部分類法與傳統文化〉,《圖書館理論與實踐》(1997年,第四期), 頁12~14。
- 3:王培聚〈《通志·圖譜略》的價值、意義及其地位〉,《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8年,第四期),頁49~51。
- 4 : 王培聚〈《通志·校雠略》的創見及特色〉,《福建圖書館學刊》(1997年,第 二期),頁 47~49。
- 5 : 王建生〈歐陽修傳〉、《中國文化月刊》第一三八期、(民國 80 年 4 月)、頁 43 ~63。
- 6:王巍、徐星〈諭北宋發達的官府藏書體系及其特色〉,《圖書館學研究》(1996年,第二期),頁83~84。
- 7:王晟〈宋人在分類和目錄編制上有所創新〉,《河南圖書館學刊》(1986年,第 二期),頁33~42。
- 8:公振〈簡論北宋三館秘閣的地位和作用〉,《圖書情報知識》(1983年,第二期),頁47~52。
- 9:江向東〈試論宋代國家圖書館的設置沿革和職能〉,《内蒙古圖書館工作》 (1986年,第四期),頁5~9。
- 10:宋立民〈北宋時期的校雠機構及其制度〉,《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6年,第三期),頁110~116。
- 11:杜文才〈歐陽修藏書題跋略論〉,《福建圖書館學刊》(1997年,第一期),頁 54、15。
- 12: 杜定友〈類例論〉,《圖書館學季刊》第二卷第四期,(民國 17 年 12 月),頁 525~543。
- 13:李圖〈歐陽修與《崇文總目》修撰考〉,《晉圖學刊》(1986年,第三期),頁 56~58。
- 14:李婷〈宋代館職考略〉,《福建圖書館學刊》(1997年,第三期),頁 50~51、 22。
- 15:李婷〈談談宋代館閣藏書的詔求之道〉,《津圖學刊》(1998年,第二期),頁 122~124。

- 16:李婷〈兩宋時期的館閣藏書機構〉,《北京圖書館通訊》(1989年,第三期), 頁71~78。
- 17:李婷〈略論宋代館閣藏書的基本來源〉,《江蘇圖書館學報》(1997年,第二期),頁46~49。
- 18:林範三〈宋代圖書館小史〉,《廣州大學圖書館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國 11 年9月),頁 367~372。
- 19: 邱進友〈對宋代《崇文總目》的探討〉,《圖書館學研究》(1997年,第四期),頁87~89。
- 20:周駿富〈北宋館閣典校圖籍考〉,《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二十二期, (民國62年6月),頁305~347。
- 21:柯平〈史學家與目錄學〉、《河南圖書館季刊》(1984年,第二期),頁51~54。
- 22:袁同禮〈宋代私家藏書概論〉,《圖書館學季刊》第二卷第二期,(民國 17 年 3 月),頁 179~187。
- 23:徐達琦〈我國唐宋時期目錄學的主要成就〉、《四川圖書館學報》(1997年,第一期),頁78~80。
- 24: 翁同文〈印刷術對書籍成本的影響〉、《清華學報》第六卷第一期,(民國 56 年 12 月),頁 35~41。
- 25: 師曾志〈宋代私家藏書日錄淺析〉,《晉圖學刊》(1990年,第二期),頁64~ 66。
- 26:倪士毅〈北宋官修目錄——《崇文總目》〉,《宋史研究集刊》(1986年4月), 頁 331~340。
- 27:許志潔〈《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三書體例之異同〉, 《幼獅月刊》第四十六卷第五期,頁34~37。
- 28:梁容若〈中國歷代佚亡典籍的總合觀察〉,《東海學報》第九卷第二期,民國 57年7月,頁19~30。
- 29:梁啓超〈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上的位置〉,《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民國15年1月),頁3~29。
- 30:黃潮宗〈宋代的國立圖書館〉、《大陸雜誌》第四十六卷第二期,(民國 62 年 2 月),頁 20~36。
- 31: 黃素欽〈試論宋代私家藏書目錄〉,《福建圖書館學刊》(1998 年,第三期), 頁 34~36。
- 32: 張樹華〈中國古代藏書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圖書館雜誌》(1991年,第 五期),頁17~19。
- 33:陳守義〈兩宋目錄學的發展〉、《史學》第十九期,(民國82年6月),頁109 ~126。
- 34:陳垣〈與畢業同學談談我的一些讀書經驗〉、《中國青年》第十六期,(1961年),

頁 2~3。

- 35: 陳樂素〈宋初三館考〉、《圖書季刊》第三卷第三期、(民國 25 年 9 月), 頁 107 ~116。
- 36:陳紅豔〈北宋官府校勘古籍述論〉、《津圖學刊》(1993 年,第三期),頁 125 ~136。
- 37: 曾貽芬、崔文印〈宋代的文獻收集與官方藏書日〉、《史學史研究》(1991年, 第三期),頁54~60。
- 38: 喬衍琯〈《崇文總目》考略〉,《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五十二期,(民國 74年 12月),頁1~29。
- 39: 喬衍琯〈宋代目錄學概述〉,《圖書與圖書館》第三輯,(民國 66 年 4 月),頁 49~56。
- 40: 喬衍琯〈《崇文總目》輯本勘異〉,《故宮學術季刊》第四卷第四期,(民國 76 年,夏季),頁15~44。
- 41: 喬好勤〈試論歐陽修在目錄學上的主要成就及其貢獻〉,《吉林省圖書館學會 會刊》(1980年,第四期),頁111~116。
- 42: 喬好勤〈宋代目錄學思想簡論〉,《圖書與情報》(1992年,第二期),頁 13~ 19。
- 43: 傅振倫〈編輯中國史籍書目提要之商権〉,《圖書館學季刊》第七卷第二期, (民國22年6月),頁223~250。
- 44: 傳榮賢〈論中國古籍分類〉,《圖書館理論與實踐》(1996年,第四期),頁24 ~27。
- 45:傳榮賢〈鄭樵目錄學思想的理論背景〉,《福建圖書館學刊》(1997年,第三期),頁46~48、18。
- 46: 葛光、禹成明〈宋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初探〉、《山東圖書館季刊》(1985年,第二期),頁38~42。
- 47:趙士煒〈宋國史藝文志輯本序〉,《圖書館學季刊》第七卷第二期,(民國 22 年 6 月),頁 340~342。
- 48: 趙士煒(宋中興國史藝文志輯佚),《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六卷第四號,(民國 21 年 7、8 月),頁 21~44。
- 49: 趙其莊〈古代圖書分類體系與我國傳統學術的知識形態〉,《大學圖書館學報》 (1998年,第四期),頁33~35。
- 50:潘天禛〈北宋崇文院的建院目的和藏書利用〉,《圖書館(北京)》(1963年,第一期),頁55~62。
- 51:鄭偉章〈唐代藏書機構考〉、《津圖學刊》(1984年,第一期),頁124~132。
- 52: 鄭偉章〈(續)唐代藏書機構考〉,《津圖學刊》(1984年,第二期),頁116~ 122。

- 53:劉子明〈宋代的目錄學成就及其發展的原因〉,《圖書館學研究》(1988年,第 三期),頁81~85。
- 54: 蕭魯陽〈北宋目錄事業的發展與校勘學的關係〉、《中州學刊》(1982年,第六期),頁118~121。
- 55: 蕭魯陽〈歐陽修在古籍整理上的貢獻〉,《史學月刊》(1983 年,第二期),頁 38~42。
- 56:蕭魯陽〈北宋官書整理事業的特點〉,《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一期),頁77~79、99。
- 57: 蕭魯陽〈北宋校書的方法〉,《河南圖書館季刊》(1982年,第三期),頁 43~45。
- 58: 盧賢中〈我國古代的佛經目錄〉,《江蘇圖書館學報》(1992年,第一期),頁 46~47。
- 59:錢亞新〈我國四種公藏日錄研探〉、《圖書館》(1985年,第四期),頁1~13。
- 60:錢穆〈歐陽修新五代史與新唐書〉、《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三十三冊《中國史學名著》、(民國84年)、頁247~265。
- 61:應裕康〈鄭樵及其目錄學〉,《故宮學術季刊》第十卷第三期,(民國 82 年春季),頁95~131。
- 62:謝德雄〈宋代目錄學的發展及其成就〉,《目錄學論文選》,頁227~235。
- 63:薛志斌〈北宋國家藏書機構——崇文院〉,《河南圖書館季刊》(1982年,第三期),頁28~29。
- 64:羅偉倫〈藏書樓與衙門之間——北宋崇文院淺談〉,《圖書館學刊(輔大)》第 十一期,(民國 71 年 12 月),頁 72~81。
- 65:嚴佐之〈目錄學對古籍整理的功用〉、《圖書館雜誌》(1982 年,第四期),頁 19~21。